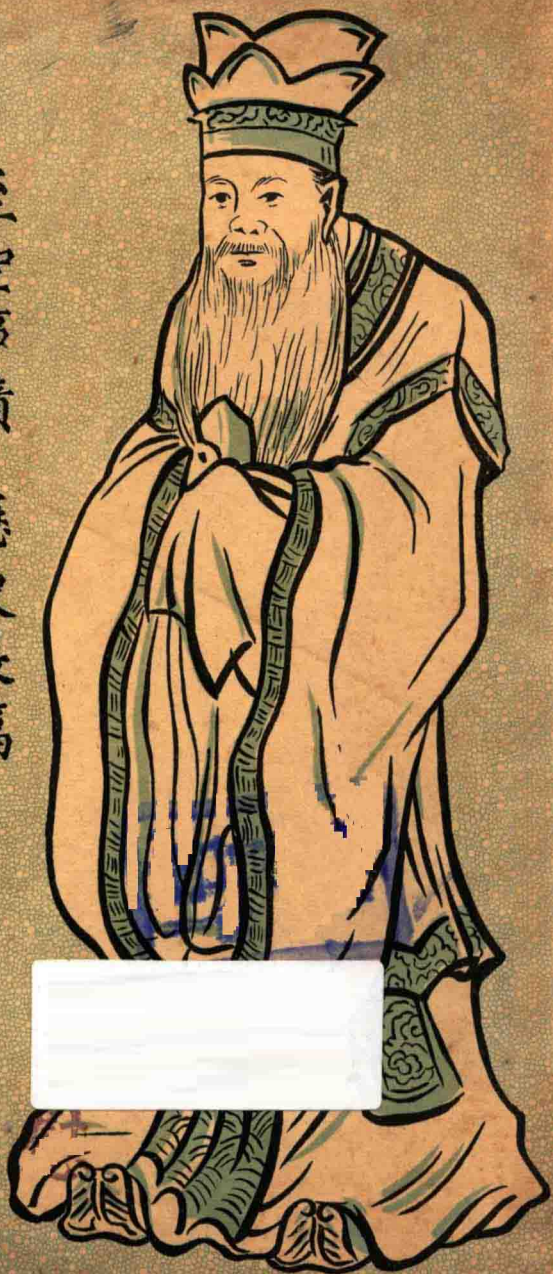


孔子演義

至聖事蹟

歷史長篇



海 上

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

行 發 局 書 西 中

至聖事蹟
歷史長篇

孔子演義卷二

著作者

虞陽丁寅生

第二十六回

誡子蔑治本教民儉

訓無加改妝守姑喪

孔子演義

1 (二卷)

且說孔子聽得子蔑問行己的道理，就很簡明的答道：知道了弗去實力奉行，弗如不知道；親近了弗加信任，弗如不親近；快樂遇到了，弗可以因樂而驕；禍患將至了，弗可以因思而憂。孔蔑問道：行己之道盡於此麼？孔子答道：這不過行己之道的大綱，還有條目咧；能力不及的須要勤求，設備不全的須要補足。弗要拿己所不能的疑人，弗要拿自己所能的驕人。終日出言無遺已憂，終日行事不遺已患，只有智者能够如此。你與宓子同日接任視事，而今宓子

已把單父治理得井井有條，工商以至誠待人，士人以禮義自守，農民以勤勞爲本，婦女以貞節自勵，口碑載道，治績冠全國；你在任的日子也很久了，但是我此次入境留心觀察，並無治績可觀；你有無得意的政績，何不明白道來？子蔑答道：姪到任以來，調查全縣年少失學的男子，占全縣人口總數十分之三，並且因服兵役關係，頗多匿少男而不報的，因是於四鄉添設鄉校，勸導十五歲以下的失學男子，概須自投鄉校讀書。每季調查一次，發見有失學子弟的，罰其家長。這是一件應該提倡的事哪。刁頑農民，抗不繳納田賦，下屆不准耕種，須將所欠田賦，最少繳納半數，方許耕種。這也是一件應該整頓的事哪。遇有盜賊，從嚴處辦，遇有獄訟，秉公判斷。到任至今，不敢收受絲毫賄賂。在姪自以爲無負職守了，民衆們卻沒有稱頌。莫不是誠信未孚民望吧？孔子說道：你辦理工政不曾錯，不過但知治標，不知治本，以致徒勞無功。宓子在單父，專做

治本工作，非但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，並且能得萬民稱頌，士大夫都在吾面前稱譽他賢能，可稱爲當世第一良吏。一二人的揄揚，或由標榜而來，不足取信。無分遠近親疎生熟，人人讚美，這卻名下無虛傳，確實可信的。孔蔑問道：叔父必然到過單父，觀察過子賤的政績，他的治本工作是怎樣的呢？孔子說道：單父尚未去過，因爲在朝的卿大夫都稱他賢能出衆，特地使巫子期前往實地觀察，方知他是用至誠的決心，專做治本工作的。你要明瞭治標治本的政績，很容易的，就拿你告訴我幾件事說：四鄉添設鄉校本，是一件善政，不過你祇知強迫失學子弟讀書，便是治標工作，應該慎選品學兼優，平日爲當地民衆信仰的熱心士人，充任教師，補助束修，拿勸導失學子弟讀書的責任，完全付托他，容易見效，這是普及教育的治本辦法。不許欠賦農民種田，也是治標而收效式微的，要曉得農民欠繳田賦，因爲遇着水旱不時，或則收成不足，或

則籽粒無收，以致無米充飢，不得已欠繳田賦，應該未雨綢繆，預先替農民設計，高區開河鑿井，每遇天久不雨，有河流井水可以灌田，農作物永無枯槁之患；低區修治近田的溝洫，加高圩岸，遇到久雨不晴，田中積水，容易宣洩，農作物不致淹沒而死；這樣設備，農民不會遇着水旱災荒，儲粟漸多，決無欠賦之理，這是整頓田賦的治本辦法。至於嚴辦盜賊，公斷獄訟，也都是治標難守宏效的，應該從根本上解決，使全邑民衆各安職業，戒除奢華，力行節儉，使全邑沒有一個失業游民；常言道：飢寒起盜心，人人有職業，大家有飯吃，誰願意去做盜賊，既無盜賊，盜案竊案自無從發生了，使人人知禮義，重廉恥，不取非義之財，不幹沒廉恥之事，口角毆打無從發生，獄訟自然沒有了，這是關於盜賊獄訟的治本辦法。你若能事事從治本入手，一年以後，治績可觀，二年以後，萬民稱頌，三年以後，能與宓子並駕齊驅，好自爲之，我將往蒲費單父武城等四

邑，觀察四人的治績，來朝就要動身的。子蔑誠懇挽留道：姪聽得叔父一席話，得着不少益處，自當實力奉行，屈留叔父多耽擱幾天，使姪多得著些益處，不獨姪一人的造化，全邑民衆都沾得着叔父恩惠的。孔子說道：爲政不在多言，祇須謹記吾言，一切設施，能够認清標本，事事從治本上實事求是做去，莫說治這一邑，就是治一國也足够的了。子蔑當日用盛席款待，孔子同二三子入座，就向子蔑問道：爲什麼不奉行吾的教訓呢？你說俸祿少，不够分贈親戚，吾教你戒絕奢華，力行節儉，不獨於自己有益，並且以身作則，能使民衆奉行儉樸，改革奢華習氣，關係很大；要知盜賊並不是生就的，就因平日不知節儉，喜歡奢華，把家產揮霍盡了，飢寒交迫，挺而走險，流爲盜賊，所以戒奢侈，關係消弭盜賊的起因，良有司可不以身作則呢！子蔑答道：姪平日自奉甚儉，今日因叔父到此，且有同學在座，破例備此盛席，卽以此席爲力行節儉的誓酒，來日

起當書教言於座右，奉行節儉，爲民衆表率。說罷大家進食，興盡而罷，殘肴自有人收拾去。時值子蔑胞妹無加也來鄒邑省親，特請孔子入內堂相見，那無加貌美麗，善修飾，現在服姑喪期內，裝飾得猶如白色花朵兒一般，當下和子蔑夫人一同向孔子行禮，叫應叔父。孔子自小視同己出，當下向他說道：敬叔喪母纔滿百日，你在姑喪期內，不應該這樣修飾，髮髻不要挽得這樣從從的高，扈扈的大，居喪當以榛爲笄，不可以用玉簪束髮的。無加答道：君姑未曾終七時，姪女是用榛束髮的，現在已過百日，兼之在哥哥家裏，所以改用白玉簪，回去再行換簪。接着閒談了一回家常，孔子便叫子蔑引入臥房中安歇一宵，來朝便同弟子們駕車動身，子蔑送至城外而別，回衙辦事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坐車前進，直到單父城內，沿途觀察，祇見店鋪林立，市面繁盛，七八歲的童子，也有提籃買東西，交易公平，老少無欺。正行間，瞥見道旁一童子，年紀約莫

十多歲，一手提筐籃，淚痕滿面，一手提着一錠銀子，向一鬚髮皆白的老翁，嗚咽嗚咽不知在說些什麼。孔子卽命御者停車，便同顏回下車，上前觀看，祇聽得白髮老翁，向那童子稱讚道：可敬你小小年紀，懂得孝奉親娘，因爲你親娘貧病相連，病勢甚重，你到名醫公孫亮面前，哭述原因，公孫先生憐你純孝，隨你到家，替你親娘診脈處方，臨走反贈你一塊碎銀，以供配藥之用。這一席話是公孫先生到我藥店中談起的。公孫先生去後，你就提着筐籃到我店中配藥，交出一塊碎銀除付藥資，賸餘無多。見你放在筐籃中急急而行，不料我家的黃狗，向你狺狺狂吠，嚇得你一交栽倒，我就將黃狗驅入裏邊，轉身向外，你已經走開去了，瞥見地下遺三錢多碎銀，曉得是你所遺失的，我卽拾起，走出店來尋你，祇見你立在炭店門前嚎哭，我知你因爲無銀買炭而哭，想把原銀還你，旣思三錢多銀兩，怎够醫治病人，所以我換一錠三兩整銀，只說是你遺

失的還給你，不料你不取非義之財，問我此銀何來，我推說是從店門前拾得的。你說是他人所遺的，自己遺失的，只有三錢多，不能够冒取他人所遺多金的。你小小年紀，竟有這樣的高尚智識，可敬極了。現在吾已說明了，連你的原銀一併給你，這錠銀子，是我送你備作你母親病中需用的，不是非義之財，儘管收受。說着把整銀碎銀都放在童子筐籃中，逃也似的走開了。童子還想追到藥店中還他，孔子急命顏回將他拖住，向他說道：走開的那位藥店老板，樂善好施，送你一錠銀兩，助你醫治母病，成全你的孝道，不可以不收的，不過你心中不要忘卻這位老板，有德澤你面上，將來你想法酬報他，纔是君子。童子唯唯答應，走入炭店中去了。孔子便向顏回道：回，十齡童子有這點孝義，白髮老翁有這樣的慈善心腸，若不是宓子用至誠至仁來化民，單父地方那裏會有這一對老少呢！因爲童子與耆老，一則穉氣未除，一則倚老賣老，非但不易

教化，簡直不肯受教，唯有至誠可以感動點化，不是易致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中國戀愛
的 故 事

歷代古典

三厚冊實售洋五角四分

本書集取古今男女戀愛之故實。上自秦漢。下迄近代。多共數百則。事事皆有根據。不僅可當軼史觀。且具有文學之價值。凡欲描寫美妙情愛之詩歌文章者。本書取材獨多。大可左右縫源也。



中國戀愛
的 故 事

民間傳說

三厚冊實售洋五角四分

本書搜集關係民間傳說的各種戀愛故事。如杏花天。耶蒲緣。繡榻野史等三十種小說。擷取其精華。彙編而成。資料豐富。饒有情趣。

第二十七回

至誠化民兒童知孝義
副業生利役吏兼工商

且說孔子在單父城中，一路觀察，直到邑署前，子賤先得到御者報告，故爾已在門前守候恭迎，孔子見面就笑容可掬的說道：吾黨有你這位良有司，丘也有光榮了。子賤謙遜了幾句，將孔子接到客室，分賓主坐定，孔子見室中陳設全無，只有書籍桌椅，好像貧士的書室，這時正值午飯時候，子賤和夫子談了一回閒話，向孔子說道：衙中不用廚司，飯菜向由內子烹煮，只怕烹調失宜，待不齊入廚下爲夫子設饌。說着，離座入內去，隔了一回，引着一個使女送飯菜到客室中，子賤便請夫子和三個同學入席進餐；桌上祇有五簋的家常菜，孔子面前放着一碗肉籠鬆，一盆生薑絲，這兩色東西，是夫子愛吃的，尤

其是薑絲，每食必備，沒有了薑，簡直不能吃飯，這不是著者的武斷，有書爲證的。論語鄉黨章云：「孔子不撤薑食，撤薑食不食之矣。」按薑有解毒祛寒，開胃止嘔等功效，孔子極注意飲食衛生，所以每飯必食薑絲，子賤親入廚下，就爲設備薑絲的。當下孔子讚美道：這幾樣菜烹煮得精美可口，而且色色是吾愛吃的，接着向公良孺問道：子正，你以爲子蔑衙中的盛席可口呢？還是這裏的家常菜肴可口呢？子正答道：各有好處，鄒縣衙中的盛席，好比繁華市場中的滋味；這裏的家常菜肴，好比山林清靜的風味。夫子以爲對不對？孔子說道：你的話不錯，不過我喜歡山林清靜的風味，厭惡市場滋味的。說罷，大家撤談進餐。原來孔子平日起居必中禮，席不正不坐，菜肴不及時的不食，割得不正的不食，變色變味的不食，買來的熟肉熱酒不食，無薑無醬不食，飲酒不及亂進食不過多，進餐不講話，臨睡不出言。這是孔子以動靜作則，所以門下弟子，

把夫子在鄉黨時的一舉一動，一一記載得詳詳細細。且說孔子今日心中愉快異常，所以子賤斟酒相敬，並不推辭，飲盡三壺，方纔進飯，飯罷，殘肴自有使女來收拾去。子正說道：身爲邑宰，衙中不用男僕供使喚，這樣的儉樸，只怕當世找不出第二人吧？子賤答道：衙中役吏是有的，各有專司，並且各有職業，衙中沒有訟事，用不着他們伺候，由他們去各幹各人職業，生利以供日用，免得在公事上收受陋規；至於我私人的使喚，豈可勞動公家雇用的役吏呢？不齊本是寒士出身，慣常由內子操作家事，雇用一個使女供奔走，已覺自奉太奢，怎敢再用男僕呢！孔子聽了，愉快異常，就把問孔蔑的話，向子賤問道：自你到任以來，有什麼得着？有什麼失去呢？子賤答道：自接事以來，並未失去什麼。得着的卻有三件：一件是從前向夫子討教的學問，現在得以施諸實行了，這是學問上得益。二是每年所得俸祿，足夠分贈貧苦的親戚，這是骨肉上的得益。

三是政簡刑清，雖有公事裁答，儘有餘暇弔喪問疾，這是朋友上的得益。孔子笑容滿面的說道：你可稱得魯國的君子，從前吾避居齊國的時候，齊景公會對我說：丘是宋人，魯國沒有君子，只有攘奪權利的小人。單父與齊國的邊界接壤，你治單父的政績，早已傳遍齊國，若說魯無君子，把你當做何等樣人，爲什麼要使大夫喬裝來觀政，並且命兵士扮着寇盜來搶麥，這算什麼呢？鄰國有君子在位，難道妨礙齊國的，否則何用他念念不忘呢？子賤問道：夫子何從曉得搶麥的齊寇，是奉君命假扮的呢？孔子答道：事實已足啓人疑心，豈有寇至而搶麥即歸，不想奪取田地的，兼之老友高昭子密地遣人送信給我，詳告上述情形，卻是相國晏嬰授意景公行使的。子賤問道：晏平仲是夫子的朋友，他的爲人，究竟如何？孔子答道：平仲爲人，善與人交，永遠不會絕交的。子賤暗嘆服夫子不愧稱爲聖人，背後談論友人的過失，本屬小人，夫子在齊時，屢

受平仲的沮阻，弄得無興歸魯。直到現在，不曾聽他說過。晏嬰不够朋友。大聖人的德行，那裏效學得來呢！他正在座上默想，子正忽然向孔子問道：子賤子蔑同出夫子門下，同爲邑宰，夫子向他倆的問話也屬相同，他倆的答語得失絕對相反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孔子答道：僅僅差得奢儉兩個字，以致得失相反，優劣相去得不可以里數計了！子正說道：子賤這樣力行儉樸，剛纔我已說過，當世找不到第二人。但是子蔑雖然不能力行儉樸，日事奢華浪費，也不至於的。孔子說道：身爲邑宰，乃屬全邑百姓的表率，比諸全邑百姓的父母，事事要以身作則，方孚民望。現在子蔑衙中雇用廚司，跟班，傭婦，婢女等共有七八人之多，專供他夫婦倆的使喚，平日每飯八簋，時或用盛席宴會，他一己的供養這樣厚，豈不是奢侈呢？不責自己浪費，反怪公家俸祿太少，不够他一人的消耗，豈能潤恤親戚，以致親戚疎失，自身不能力行節儉，安能革除奢華風俗。浪

費乃是爲盜爲竊的原因，地方上盜竊案衆多，終日辦理，忙得不得交開，何來閒功夫研究政治學識，以致學問疎失。訟案罪犯多了，日夜料理，還怕不戴事，何來功夫弔死問疾，以致朋友疎失。這個三失，都由他不知力行節儉而來的。子賤能够至誠力行節儉，能够化及全邑百姓力戒奢侈，風俗敦厚，獄訟稀少，所以能够有三得而無一失了。做官安可不力行節儉呢！子賤說道：子蔑仰承夫子衣鉢親傳，向來自奉甚儉，現在日用不能節省，諒必是眷屬同居衙中所致，不齊的父母兄弟都在曲阜，每日要開支日用，這裏有內子任家事，所以較子蔑節省得多了。孔子說道：能治國，必能齊家，子蔑治國本來能力不足，家事全憑姪媳做主，叫他怎能治理一邑的政事呢！子賤答道：子蔑時常和我有公文私函來往，他的政見和設施，都是根據夫子平日的教訓，與不齊的行政如出一轍的，絕無錯悞，政聲也很好，衙中用人太多，這是小疵，況且未必是他的

主意，必是他夫人愛奢華所致，夫子宜加原諒爲是！孔子道：你這一席話，卻是實情，所以我當面沒有責備他，你和他既屬同寅，又是同學，交誼很深，何妨隨時通函，匡正他的不逮。子賤唯唯應命。孔子在單父衙署中，就擱了三日，子賤見衙中並無重要案牘，又無訟案盜竊案，便陪着夫子遍游名勝古跡，每日游到傍晚回來，看過幾件例行公事，批行覆文，發交書吏連夜繕正，來朝交驛卒送遞，所以日間衙署中清靜得不見役吏出入的。孔子很詫異的問道：役吏們日間到那方去的？單父地方不爲小，怎麼衙署中空閒得好像廟堂呢？子賤答道：不齊初到任時，一天要審理數十起獄訟案子，衙署中門庭如市，出入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直到今春纔覺政簡刑清，衙門中少人出入了。孔子問道：你用什麼至誠的設施，收此絕無僅有的大好政績呢？子賤答道：紳士們見我不領情，不喜作無爲的應酬，沒有重要公事，不到衙署中來了。一班移交下來的差

役書吏，因爲竊案訟事難得發生，沒有進項，不能養家餬口，全體向吾要求發給工食，吾對他們說：向無此例，公家何來這筆經常款項支配你們呢！不過要你們枵腹從公也說不去的，祇可兼做商業，以謀補助。一班差役，各人發給小資本，叫他們各去做有利可賺的小本生意，每日祇須留一人在收發處輪值，倘有非常事變發生，須全體急急到來伺候。還有一班書吏辦田賦的殷實居多，勸他們集資本開設商店於邑署近處，遇有公事，可以傳喚卽至。一班辦刑名的，貧苦居多，薦他們到商店中做夥計，每到傍晚時候，最少須有兩人到署輪值，由是役吏都有了副業補助，可以養家餬口，衙署中日間少有人出入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牧民牧馬意義相同 行德行法治績美備

且說孔子在單父游玩了數日，便與從行弟子駕車逕來費邑，觀察閔損的治績。子騫得報夫子親臨，慌忙出迎。著者趁他們未曾接談時，先把子騫爲費宰的來歷說明。按費邑當然是魯君的土地，無如公室衰微，三家侵佔公室的土地，而且極其容易，只要由那一家派心腹去做邑宰，把田賦收繳那一家，就算他的私產了；尤其是季孫氏自以爲有擁戴定公的大功，自己本屬先君的子孫，拿幾邑土地也不算過分，好得事前並無痕迹的，打定主意，便叫家臣冉求薦舉孔門中能勝邑宰的賢士。冉求便以閔損推薦，季氏素聞其名，立刻加札委任爲費邑宰，子騫初入仕途，只道費邑是魯君的土地，所以並未推辭，即日謝委到任，不久以後，才曉得費邑早已當作季氏的私產了，他就決意辭

職。下文自有交代。且說子騫把孔子接入客室中坐定，並和顏回等招呼一旁坐下，然後向孔子問道：請問夫子從那道而來，現將何往，可能多屈留幾天？孔子答道：此行專爲觀察二、三子的治績，到過鄒縣，今從單父到此。不齊治績優良，諒你必然也有所聞，他用至誠來化民，十歲的童子也知孝義；又拿至仁來教民，所以政簡刑清，衙署中清靜得和寺觀差不多。一班靠山吃山的差役，卻被他安插得不擾百姓，不起恐慌，這卻是最爲難能可貴的。子騫答道：損時常通函向他討教的。損的才能，本來不及他遠甚，況且初入仕途，格外望塵莫及了！今幸夫子駕臨，請賜教訓，行政當拿什麼做主旨的？孔子答道：該用德去化民，用法去儆民。子騫又問道：法是國家的法制，容易明白的；至於德的圍範廣大，損簡直認不清楚，還請夫子詳細見教。孔子說道：德就是正大光明的行爲，尚書大禹謨云：「九德，寬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亂而敬，擾而毅，直而溫，簡而廉，

剛而塞，強而義。」這是大禹用以治天下的德。你做邑宰，就邑宰的德說，就是惠。所以尚書洪範篇云：「施實德於民。」不過既飽以德，還須善教之。德的釋義，就是心地正直。不過單行德惠，祇能够服柔弱，須與法制並行，方能兼服剛強。德與法，那是御民的要件，好比御馬的銜勒。官吏，猶如鞍轡，刑法，猶如鞭策。人君委任官吏，好比御馬執着鞍轡，鞭策彷彿的。子騫問道：古時官吏行政是怎樣的？孔子答道：古時天子以內史作左右手，以德法當作銜勒，以百官當作鞍轡，以刑罰當作鞭策，以百姓當作馬匹，所以統御天下，經過數百年而不會失亡。善能御馬的，扣正銜勒，配齊鞍轡，隨帶鞭策，平均馬力，領悟馬心，所以能够口不出言而馬應，鞭策不動而奔馳千里；善能御民的，修明德法，整飭百官，愛惜民力，安平民心，所以能够令不再行而民順從，刑罰不用而天下平治。這是天地助其德，萬民感其惠，政績美善，至今還令人稱道景仰咧！子騫說道：

德法的意義經夫子比例解釋，損已領悟了。請問現在一般人談及三王五帝，總是說：「盛德無疆，威儀若存。」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孔子說道：因為德澤深厚，法制完備，善能御民，所以後人念念不忘，形容如在，朝晚頌禱，上聞於天，使三王五帝後裔，世世昌盛，這也是感德所致。子騫又問道：不善御民的怎樣呢？孔子答道：不善御民的，放棄德法，專用刑辟，好比御馬不用銜勒，專用箠策，不闖禍必然受傷。不用銜勒，專用箠策，馬必傷，車必壞；不用德法，專用刑辟，民必逃，國必亡。治國沒有德法，使萬民茫然不知遵守，那末在下愚魯，容易犯刑，在上殘暴橫施刑罰，於是萬民畏刑而逃避他國，國亡可以立待咧！所以今人談及暴君，必拿桀紂作比例，就為桀紂不修德，不守法，百姓受盡殘虐，怨憤冲天，上帝震怒，降以禍亂，江山易主，宗社覆亡。子騫又問道：請問古帝王怎樣統御天下？孔子說道：古帝王御天下，用六官佐治的，冢宰治官以成道，司徒養官以

成德，宗伯教官以知禮，司馬治兵以成聖，司寇掌刑以成義，司空職工以成事。御四馬的正六轡，御天下的正六官，善御馬的正身執轡，領會馬心，迴旋曲折，能如人意，可以飛奔遠道，不傷馬力，善御天下的，設三公，執六官，以德化民，以法勸民，百姓誠服，惟命是聽。御民御馬，豈非是如出一轍的麼？子騫問道：這個比例，諒來不是任意取譬的？孔子說道：不必問我是不是任意取譬，你只要自省做的不是牧民之官麼。治御百姓的叫做牧民，駕御馬匹的叫做牧馬，古人早已先吾說明，我不過拾古人的話，以作證明罷了。子騫又問道：天子分設六官，各官分掌些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吏治不修，分職不明，法政不一，百事失度，這叫亂，亂則命冢宰整飭田地荒蕪，財貨缺少，百姓飢寒，逃荒流散，教訓不行，風俗敗壞，這叫危，危則命司徒補救，父子疎遠，長幼失序，夫婦離異，上下猜忌，這叫不和，不和則命宗伯修明禮教，賢才不舉，功勞不賞，士人怨恨，兵卒無用，這

叫不平，不平則命司馬校閱任能；刑罰濫施，姦邪衆多，這叫不義，不義則命司寇整頓；度量不較準，水旱不預防，都城不修理，倉庫無積儲，這叫貧，貧則命司空開源節流。按歷朝同是設六官，何以有的能够平治天下，有的反爾擾亂天下，因爲進退緩急的不同。御者同是駕車馬，何以有的能日行千里，有的不及百里。也爲進退緩急不同的緣故。所以古時天子例定於季冬十二月考德正法，以觀一年的治亂，大抵德盛者治，德薄者亂，德盛則法與政皆修明，德不盛則法與政皆不明備了。所以古時天子又必於孟春正月考查百官的德及功能，能知德法的稱爲有德，能行德法的稱爲有行，能成德法的稱爲有功，能治德法的稱爲有智。故云天子論官，德法行，事治而成功。吾這一席話，雖則是舉古天子爲例，實則做官的當重德法，已經包括在內，你想官吏考績，以能成德法爲有功，直以官吏的德法，與戰將的汗馬功勞作一例看，你道重不重呢？你

在任爲官，但求能够力行德法，不必去問收效的遲速大小，你的能事總算告終的了。子騫緩緩答道：承夫子諄諄教訓，損得着很多益處，不過損平生立志，不做權臣門下的爪牙，當初奉委時，以爲費邑是魯國的土地，當然屬諸公家，損世居魯國，理當替公家盡力，所以卽日到此接事，直到近時，方知費邑爲季氏私產。孔子問道：你何從知道的呢？子騫答道：前幾天季氏特派心腹家臣陽虎到此，催繳賦稅，我回答尙未收全，且等收全了，損當親自投交主管官廳。陽虎很怪異的答道：怎麼你不曉得這是季氏的私邑，賦稅應當繳付季氏的。損問他此邑何時賜給季氏的？他說季氏與定公同屬先君的子孫，公家的田地，本屬大家有分的，兼之有擁戴大功，故可不待君賜，取爲己有，你祇管把田賦繳付季氏，一切責任，自有吾主完全負擔，你背後有這座靠山，還怕位置動搖不成？當下損含糊回答，賦稅收到不及半數，且等收齊後，送繳季相國便了。陽

虎被我唐突過去，現在損決計辭職，不願替私家出力了。孔子說道：既然奉委接事，何必辭職呢！況且定公以弟繼兄位，也不合理的，論季孫斯的支派，也可做得魯君，簡直是讓他的，就是定公也知道是季氏擁戴之功，所以國政大權，盡付諸季氏，季氏索取公室的田賦，只好允許，故爾二三子願爲季氏宰，我不加阻止，你何必矯同立異要辭職；況且現在私家當國，公家衰弱，不但魯國，晉國也是韓趙魏三氏當朝的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何必辭職呢！要知子騫辭職與否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孝思迫閔損辭職養親
客游逢師襄學琴請益

且說閔子騫聽得孔子勸他不要辭職，心中默想季氏目無魯君，陽虎攔收田賦，口稱可負全責，季氏不來復查的，亦然目無家主；季氏還怕清議，未必敢作亂，那陽虎小人得志，驕傲已極，只怕不久要作亂，果真謀反。我是季氏的私臣，脫不了嫌疑，豈不要身敗名裂，甚至玉石俱焚；急流勇退，那是明哲保身之計，不過夫子既然誠意相勸，猶未便違拗他，還是推托養親吧。轉念之間，向孔子回答道：損非敢違拗夫子的教訓，祇爲父親年高體弱，老病纏身，臥牀不起，舍弟幾次來信，叫損請假歸里，請名醫診治老父，損曉得邑宰職務繁重，不能擅離職守的，忠孝不能兩全，只有辭職讓賢，方可回里，爲父親侍奉湯藥，以

全孝道。孔子素知他純孝性成，既然乃父有病，只好辭職的。就向他說道：忠孝本來不能兩全，你生性純孝，當然以養親爲重，整備辭職吧，不和你空談論了。就此耽擱了一夜，來朝便駕車動身，取道向武城而去，暫且把他擱在路上。再說子騫送過夫子，回到衙中，馬上繕就告歸養親的辭職書，專差送往曲阜季相國府中。季孫氏披閱一過，卽請敬叔來，把子騫的辭呈給他看過，便向敬叔道：手下有君子相助，是有益處的，有了小人，倒要去當心他們招權納賄，作惡害主，所以我只信用孔門弟子，不料閔損任事未久，忽然辭職了，他父親究竟有病沒有？敬叔答道：前天遇着他很清健的，不見得有病吧！諒來別有事故，推托養親罷了。季孫氏說道：決計慰留，除非有勞你走一趟，方有效力，差家臣去只怕徒勞往還！敬叔只好答應。敬叔駕車登程，一路並無耽擱，直到費邑逕赴衙署請謁，子騫迎入客室，分賓主坐定，敬叔道：令尊大人很是康健，爲什麼要

告養親，相國倚重方殷，特使我來面加慰留，說時遞過公事，子騫披閱一過，說道：相國的盛情，心領弗忘，我在壯年，圖報待諸異日，我父年高，好似風中之燭，父在，忠孝不能兩全，決不做官。托你善爲吾辭，若然再差你來慰留，我只好避到汶水上去咧！敬叔說道：你既然堅決辭職，當然不能相強你留任，不過話要說明的，季氏以國士待你，況且他忠於定公，且有親賢人遠小人的思想，對你頗加倚重，他就不過自恃擁戴大功，索取費邑作私產，論他的行事，就錯在攘奪權利，逼走昭公，對你卻以君子相待，也是難得的知遇，你爲什麼避之若浼呢？我想你必然另有別情，不然我和你雖不能稱管鮑之交，卻也可算得知己老友，有什麼苦衷，應該老實見告啊！子騫說道：人非草木，相國以國士待我，損豈有不知，故爾我已說明在先，圖報待諸異日，此次告歸養親，家嚴雖無疾病，而父母在，不遠游，爲人子的應該在膝下承歡，這是辭職的近因。我見相國雖

然大權獨攬，缺少強毅心，雖說親賢遠佞，依舊被一班小人包圍。我見陽虎生着鷹爪鼻，水蛇眼，趾高氣揚，居心刁惡，不久的將來，禍季氏者必是此人。損辭職歸里，當留心訪察他的舉動，倘然有不利於季氏的密謀，損當在暗中助季氏一臂之力，除卻這負義之徒，以報季氏的知遇。這幾句只可以你知我知，千萬不可在季氏及我夫子面前露風，爲防隔牆有耳，被陽虎曉得了，豈不釀成大禍呢？敬叔說道：我固知你有苦衷，現已說明，等回去替你轉請季氏另委他人到此，你準備移交吧！說罷作別而去。隔了幾日，季氏委公山弗擾來費接任，子騫移交清楚，竟歸故里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從費邑動身，取道向武城前進，行抵臨城地界，覺得飢腸轆轆，即命御者驅車入市，至一家有名客店門前停車，孔子同隨行弟子下車入店打尖，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。孔子素知這家客店中的家釀遠近馳名，便叫跑堂的煖着兩壺酒，和子淵子正冉有等正在

飲酒，霍地傍室中走出一人，向孔子抱拳招呼，孔子識得是魯樂官師襄子，慌忙起立讓坐。襄子說道：「襄已吃過酒飯，不能再飲，請問夫子現將到那裏去？」孔子說道：「孔丘訪過你數次，皆沒有遇見，今日不期而遇，快慰得很，請坐了。」丘還有請求咧！襄子便在傍邊坐下，問道：「有什麼吩咐？若然是襄有此能力，無不惟命是聽。」孔子說道：「丘於操琴一道，略知一二，未能深造，幾次尋訪，欲求指教，現在於客途巧遇，願隨夫子還家求教。」襄子答道：「襄雖以擊磬爲官，有時兼司操琴，自知也不能算作高妙琴手，怎能充得琴師。況且客途相遇，我雖然故里不遠，行將歸去，你必然有要事趕赴前途，豈可以半途終止呢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丘此行專爲考察二三子的政績如何，已經到過幾處，現將往武城去，這種不是重要事，儘管緩幾天去，不過丘有三人隨行，攪擾尊府，斷無此理，當投旅店安頓車馬；丘但求指示古人的操絃派別，諒來兩三日功夫，就有頭緒了。」襄子問道：「何

必這樣的急急？且等武城回來到我家裏，也不爲晚哩。孔子說道：夫子居家時少，出游時多，丘感覺不易尋訪，不得已只好緊隨逼教；叨在是多年老友，不怕你揮諸門外。襄子大笑道：你這樣逼教，不防我不願意盡心指導麼？孔子答道：魯樂官都能够彈琴，因爲他們都視爲奇貨可居，所以不請教；與你結交多年，知你是守忠信的君子，我從君子學琴，安得會受欺呢！襄子素來曉得孔子是講話時候不飲食，飲食時候不講話的，當下說道：酒菜冷了，吃飽了肚子與襄同行，襄到門前去閒看等你。說罷離席踱步逕出店門。子正忙向孔子說道：只怕他避着我們登車而去！孔子說道：他是君子，不該以小人之心去測量他，我們罷飲進食，免得他久待。說罷，命跑堂進食，大家吃飽，孔子付過東道，走出店門，不見襄子，子正很得意的說道：不出我之所料，果然逃避了。孔子說道：胡說，他的車子還在道旁，難道他棄了車馬走嗎？豈有此理！話聲未絕，祇見襄子帶

着兩匹馬走來，向孔子說道：因爲急欲趕路，連你們的牲口一併帶來了。子正上前接過馬匹，駕好車子，大家登車，襄子前驅引路，直抵家門口，停住，大家下車，孔子跟着襄子走入客室中，向襄子說道：孔丘今日到府是學琴弟子，應該奉贄敬行師生禮。說着，命冉有整備贄敬，襄子推辭道：你要實行師生禮，只好用閉門羹相餉；若敝老友交情，則用八簋替你洗塵，請你自擇。孔子一邊叫冉有不必預備贄敬，一邊說道：既屬老友，用不着備八簋洗塵，應當兩便啊！丘專誠來學琴，就要請教了。操琴的指法，從前已蒙周萇、弘、吳、季札詳明指示，並知五絃琴是神農所創，周文王加二絃爲七絃琴，相傳舜作五絃琴，實在是舜操五絃琴。作字即是操字之悞，對不對呢？襄子答道：是啊！既精指法，還有什麼請益呢？孔子說道：不曾知道造琴的用意所在，敢請明白賜教。襄子答道：神農氏創造五絃琴，所以禁制淫邪，匡正人心的，削桐作琴，面圓法天，底方象地，龍池

八寸通八風，鳳池四寸合四氣，琴長三尺六寸，象週年三百六十日，廣六寸，象六合，前廣後狹象尊卑，上圓下方象天地，五絃象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大絃爲君，小絃爲臣，父王加二絃，以合君臣之義。孔子說道：尙有遺義，再請申說，要知襄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現行法規
自治標準

區政大全

實售洋四角五分
寄費五分

本書關於區政之各種法規，各種文書，薈集而成，凡組織功令法規等一切區自治應辦事宜，莫不應有盡有，區政爲公民所不可不知之常識，宜人手一編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三十回

入境聞絃歌言偃改良風俗
讓火惜寶噐子產獨矯衆論

且說師襄子聽得孔子請益琴藝，就口若懸河似的說道：琴第一絃配宮音，第二絃至第五絃依次輪配商角徵羽四音，這是五絃琴的古法；琴除絃以外，還有徽，有首，有尾，有唇，有足，有腹，有背，有肩，有腰，有越。琴唇名叫龍唇，琴足名叫鳳足，琴背名叫仙人，琴腰名叫美女，越長的叫龍池，短的叫鳳沼；臨岳，那是琴首繞絃的，岳山，是琴尾高起緜絃的，雁足，是肩下繫絃的，軫，是足下轉扭調絃的。這許多名稱，不可輕視他無關重要，實則要成操琴高手，全在這個上面用功夫。安可不逐件明瞭他的名稱與作用呢？講談了一回，不覺時已傍晚，襄子就請孔子等在家便飯，飯後下榻相留。次日，孔子又向襄子請益道：琴爲

什麼例用桐製呢？襄子說道：無非取桐是陽木，且能知閏年，無閏生十二葉，遇閏則生十三葉，並能知秋，遇立秋時至，桐葉必落；其他樹木，皆無此靈異。你可記得造琴之桐，就生在我們魯國，有書爲證的。孔子經他一言提醒，隨口答道：尙書禹貢篇云「嶧陽孤桐」，相傳魯境嶧山特生的桐樹，是製造琴瑟的良木。是不是麼？襄子答道：足見你胸羅萬卷，豈有不是的呢！孔子說道：惶恐！丘好似兩脚書櫥，要人抽取展看了纔會曉得哪。請問古琴著名的有多少？襄子道：琴名最古最雅的，當推嬰磬，貢粹，相傳是伏羲所造的。其次名丹維，祖牀，是柏皇所造。電母琴，帝俊所造。菌首琴，白民琴，是晏龍所造。國阿琴，伊陟所造，七絃琴，文王所造，嚮風琴，周宣王所造，青翻琴，楚無虧所造。臥冰琴，崔駟所造。以上皆是可寶的名琴。學琴能得古人手製名琴，模仿他的指法與歌調，加以練習功夫，便可成名家。孔子問道：若然覓不到著名古琴，不能學成名家呢？襄子

道：像你這樣天賦聰明，肯用功學習，不必定要有古琴；祇須認定一古人，常常練習他的指法歌調，也可成名家的。孔子說道：謹受教，許我於空室中靜坐操琴，若有疑點，再來求教。襄子唯唯答應，引入後軒中，任憑孔子靜坐習琴，襄子與子正等隨來三弟子，在傍室中飲酒消閑，讓孔子靜坐終日，直到吃晚飯時候，襄子悄沒聲兒走入後軒，祇見孔子低着頭，呆呆思想，忽然昂起頭來，張目直視，瞥見襄子兀立在傍邊，就說道：丘剛正想像得一古人，面黑有威，身長十尺，目光如電，瞻顧四方，不是周文王那個有這樣的威儀呢？襄子拱手相賀道：不愧稱作聖人，苦思一日，竟然被你想像得到創造七絃琴的文王，自愧不及你。說罷，引到客室中，吃過晚飯，襄子便以文王的節操，指示孔子，孔子連操幾調，襄子拍案驚奇道：初來指法生疎和絃不準，現在指法純熟，高低合度，疾徐中節，非但前後判若兩人，老琴師也不能勝過你了。孔子停琴，避座立正說道：

這是仰仗夫子教導之功，所以要學才藝，非先訪得名師不可，不遇名師，好比常在暗中摸索，一遇名師，如得明燈照耀，就能捷足先登了。丘不虛此行，來朝要告辭了。襄子說道：你有正經事，不屈留你了。來朝要趕路，請安睡罷，於是各歸寢室。一宿無話，等到來朝，吃過早飯，便告辭動身。那臨城距武城路程很近，坐着車馬趕路，格外來得快，趕到武城，太陽很高咧！按武城是魯國的下邑，管轄的地方不廣，風氣素來很鄙陋，所以季氏看不中，不想奪爲己有。當下孔子坐車進城，沿途觀看，市面比較以前繁盛得多了，街道也修理得寬廣了，一路聽得絃歌之聲，孔子微笑說道：這種小縣城，竟用禮樂來教化百姓，割雞焉用牛刀呢！行不多時，已到邑署前停車，顏回跳下車來，入署報告；子游聽得夫子駕到，卽行出接，迎入署中坐定，冉有心直口快，劈口向子游說道：夫子沿途聽得了絃歌之聲，說你割雞焉用牛刀。子游便向孔子說道：偃從前聽得夫子說：

君子小人，都不可以不學，君子學道曉得愛人，小人學道容易使用。武城雖然
是小縣，豈可不拿禮樂來教民呢！這地方的風俗，本來鄙陋得很，偃接事以來，
對於四鄉的農民，勸導勤耕種，修溝洫，以防旱災荒；對於城市中工商士庶，
提倡節儉，教以禮樂；現在的風俗，比較初來時，稍覺有些改良了。孔子便向冉
有說道：偃的話說得不錯啊！邑境雖有大小的不同，人口雖有多少的分別，民
衆須受教訓是一律的。古帝王設官治民，一視同仁，大邑委宰官治理，小邑也
委宰官治理，設官相同，行政當然不可分等，我剛纔所說的話，那是無心說出
的戲言，不足爲憑的。現在偃的所說，確爲很有價值。接着向子游問道：一個人
的才力或有不足，所以從政要得人才相助，你到任一年多咧，可曾得着人才
呢？子游答道：只有同學澹臺滅明，品行方正，行路不走曲徑，沒有公事，從未來
過。只有這一個是有才能的君子，無如難得能見面，得不着他的助力；但願夫

子與他見時，面勸他時常來署，以便借重。孔子說道：他遇有公事肯來往，你委他有益地方的公事，決不會得推辭，用不着我相勸的。當下子游命廚下烹調幾色夫子愛吃的菜肴，殷勤款待，並下榻相留。次日談及當世士大夫，子游問道：夫子從前極言鄭子產施惠於民，那末子產可與管仲並稱麼？孔子答道：管子乃天下才，能致齊國於富強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用兵車，皆是管仲的能力呀！子產只曉得愛民罷了，那裏比得上管仲呢。子游說道：愛民就是德教，足以包括一切爲政之道，再好沒有了！孔子說道：子產猶如衆人的母親，只曉得愛惜兒子，不曉得教訓兒子的。子游說道：偃知鄭是弱小之國，夾在齊楚兩大國之間，虧得子產做了十二年相國，鄭國不曾經着強國的征伐，這不是子產的能力麼？孔子說道：子產當國，齊楚不曾加兵於鄭國，這不過能盡他國卿的職務，能够事奉兩大國罷了。秦國僻處西陲，秦穆公用一百里奚得成霸主；子產不

能以鄭侯圖霸業，就爲他好行小惠；拿自己的車子，在冬季時候，渡百姓過河，不知道教民的緣故。鄭國雖小，一輛車子那裏渡得盡冬涉的百姓呢！子游問道：應該怎樣辦理呢？孔子答道：身爲國卿，職掌全國的政令，爲百官之長，國內一切工程，應該及時下令舉辦，十一月裏各河道的小橋，一律修成，十二月裏各處的大橋梁一律修成，全國的百姓都能安步渡河了。子產不舉辦這種緊要工程，卻拿自己的車子去濟渡，豈不是好行小惠，不知大體嗎？子游說道：據夫子說來，子產無足稱道，爲什麼魯國士大夫都稱他賢能呢？孔子說道：一個尋常百姓，尙且有能有不能，也有長處足令人羨慕，何況他是堂堂的國卿，當國十二年，歷聘齊楚晉魯等諸大國，與我國卿大夫訂交的也不少，豈可因他好行小惠，其他好處一概抹煞呢！論他不信讓火一事，已足使我國士大夫稱道的了。子游說道：請問怎樣不信讓火？孔子答道：時在我國昭公十七年冬季，

有彗星見於大辰之西，光芒東向及天漢，魯大夫申須說道：彗有掃帚之象，光現於辰西，諸侯將有火災吧！鄭大夫裨竈也懂天文，即向子產說道：宋衛陳鄭，同日將有火災了。子產問道：彗星見於大辰，屬房心之宿，何以見得四國要有火災呢？裨竈答稱：宋屬大辰墟，陳屬太皞墟，鄭屬祝融墟，皆列火房，陳屬瑞瑣墟，其星爲大木，木能生火，故知四國同日有火災。子產答稱：彗星現於大辰，與祝融墟之鄭國何干呢？裨竈答稱：若用瓘斝玉瓚等祈禳，鄭國可免火災。子產以爲天災流行，斷非玉器所能祈禳，不聽裨竈的話，這是他的見識高人一等。不料次年五月，火星黃昏即出現，丙子月起大風。魯大夫梓慎說道：東北風大作，是稱融風，融風屬木，木能生火，這是火兆，七日後，必見火災。挨至第七日，果然宋衛陳鄭四國皆告火災。裨竈說道：不用我言祈禳，鄭國再有火災咧！鄭國的士大夫都請玉器禳火，惟有子產不肯用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觀治績入境讚仲由 慕賢名問政論宓子

且說鄭國的士大夫，都信裨竈的話，欲用寶器釀火，獨有子產弗許。子太叔是鄭國的老臣，去見子產說道：國家的寶器，專備保護百姓的，若再有大火，國將亡，你爲什麼重視寶器而輕視國家呢？子產答稱：天道遠，人道近，遠的怎樣看得見；裨竈怎能逆料天道，分明是多說多話，所以不信。以後四國都沒有火災，因此魯大夫皆佩服子產的才能。孔子說到這裏，瞥見一人闖然入室，把手中的書信授給子游，子游接來披閱一過，向孔子說道：子路得知夫子在這裏，特地差人來迎接的。孔子說道：本來要到蒲邑去看他咧，接著吩咐再有駕車，說罷，踱步向外，子游直送到門外，立待夫子登車遠行，方纔回衙辦事。且說孔子行至半路，巧遇子貢攔路說道：賜往單父尋夫子不遇，在這道上相遇，殊

出意料之外，不知夫子現在到那裏去？孔子答道：將往蒲邑去看子路，你願意同去麼？子貢一邊口稱願意，一邊跨上車來，替代冉有執轡驅馬前進，那匹馬四蹄騰空，拖着車兒飛也似的趕路，不多一回，已抵蒲邑邊境。孔子說道：專爲觀察治績而來，宜緩緩而行。子貢只好扣緊絲韁緩行。孔子沿途觀察，忽然說道：好啊！由能够拿恭敬取信咧！隔不多時，已到城中了。孔子又說道：好啊！由能够拿忠信行寬和咧！直到衙署庭中下車，又說道：好啊！由能够明察決斷咧！子路恰巧因公外出，子貢下車問道：夫子沒有見到仲由的行政，三次稱好，敢問什麼緣故呢？孔子說道：吾已見到政績咧！入境，田禾茂盛，野草盡除，溝洫深廣，這是恭敬行信，所以農民肯盡力；入邑，牆屋完固，樹木興旺，這是忠信行寬，所以民衆不偷懶；至庭中，訟庭清閒，屬下用命，這是明察有決斷，所以衙署安逸不擾。由此看來，雖則三次稱美，還嫌未盡咧！說到這裏，正遇子路公畢，步行回

署，疾行到孔子面前，鞠躬行禮道：夫子駕到，由有失迎候，罪重難辭。接着向跟來弟子一一招呼，那才引導孔子等走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，孔子見兩壁間排列着不少武器，微笑說道：由不脫武夫氣，室中陳列這許多武器，難道你還在這裏練習戰陣不成？子路答道：由才能淺薄，擔任這一邑的行政，既要安頓工商事業，又要爲農民謀豐收，預防水旱災荒，還要設法子弟受教育，妥籌游民生計，簡直忙得不得交開，那裏有習武的功夫，這種武器，用以捍衛地方的。倘然有寇盜攻城，就可召集民衆，各執武器，上城頭耀武揚威，不必定冲鋒陷陣，也可把敵寇嚇走的，也是預防地方治安的一策。孔子便向子貢說道：我三次讚美他，可不是未盡麼？這種預爲地方治安設計，他人往往忽略，實則極關重要。假使各種政績，辦得色色皆好，只缺少武備，一旦敵寇冲來，無能力抵禦，百姓遭殃，所有政績，全功盡棄，如此說來，武備是不可缺少咧！接着把三次讚

美的話，向子路略說一遍，子路說道：由本是個莽夫，只會舞劍射箭，做官的道理，一些兒不懂的，幸蒙夫子諄諄教訓，不厭不倦，由獲益非淺，到任以來，還蒙夫子隨時賜教，纔有今日的成績。怎敢忘卻夫子，自以為由的才能呢！孔子說道：先聖先賢的學識才能，都是從師長處學來的，求學時代，能夠好學不倦，做官時代，能夠把所學施諸實行，這叫做不負所學，與師長不涉的。顏回攬言問道：夫子觀察四邑的政績，比較起來，是那個最優？孔子說道：當然宓子居第一，由居第二，言偃居三，子蔑最劣。子路說道：原來夫子此次出游，專為考察門下治績的，今日從那裏出發到此？孔子答道：從武城到此，言偃能以禮樂教民，治績尚有可觀，不過他和我論及子產，可與管仲並稱，足見他也是好行小惠的。子路說道：古人云：蓋棺論定。惟有管仲死後，說好他的也有，說壞他的也有；夫子批評起來，究竟是好還是壞呢？孔子說道：不查考他的一生行事，祇就他力

致齊國富強，能助桓公不用兵車，九合諸侯，可稱得功高望重的人臣；在吾批評他器量太狹小，像他的權位時勢，應該力行王道；況且他幾次受過周王禮遇，祇爲他不明王道的措施，只能成功霸業，豈不可惜。子路說道：據由批評起來，非但器量小，還有幾種失德咧！管仲諫齊襄公不要立無知，襄公不聽，這是他無辨才；同公子糾奔魯是不智；家破於齊而弗憂，是不慈；走入囚車而不慚，是無恥；反事所射的桓公，是不貞；召忽死難，管仲不死，是不忠。孔子說道：管仲的過失，不在這幾件事上，他諫齊襄公，公不聽，是襄公之昏庸；欲立子糾而不能，是不遇時機；家破於齊而弗憂，是知天命；走入囚車無慚色，是達權；事所射的桓公，是通變；不死子糾之難，因子糾未立太子，並無君臣之意，是審輕重；召忽雖死，愚而取仁，不足取法。管仲不死，束縛而立功名，不可爲非。子路問道：管仲可稱知禮麼？孔子答道：桓公設屏風於門，管氏也設屏於門，桓公爲兩君宴

會，設反坫於堂隅，管氏也有反坫；管仲怎能稱知禮。子路問道：管仲器量小，可稱節儉麼？孔子說道：管仲一身兼三職，怎能稱儉呢！子路又問道：賢君治國，最要緊的是什麼？孔子答道：最要緊是尊敬賢人，賤惡不肖。子路說道：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，仍舊滅亡爲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尊賢賤不肖，不是徒托空言的；晉中行氏雖知尊賢而不信用，雖賤不肖而不能去，賢者知他不用，不免有怨心，不肖者知他賤視，不免懷仇恨，怨仇並存於內，隣敵構兵於外，雖欲弗亡，那裏能夠呢！子路又問道：由聽人說：男子生在世上，富貴不能有益於社會；貧賤不能屈節以求伸，便成虛生人世的俗儻。這話是不是呢？孔子答道：你說得太簡單了！君子立身處世，必求通達，對於自身，可以屈則屈，可以伸則伸，這就是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的道理呀！爲什麼要屈節呢？便是守待知己；爲什麼要求伸呢？便是遇着時機，不容錯過，所以雖受屈而不受節，雖求達而不犯義。這

就是君子立身處世的根本。子路又問道：夫子所說：做官能够把受教於師長的學問，施諸實行；不過受教的學科很多，怎能一一施諸百姓呢？孔子說道：教百姓和教弟子是不同的，做官但求事事以身作則，使百姓是則是効；所以我此次赴四邑觀察政績，每到一邑的境界，沿途審察邑宰的教化，便得一目了然，百姓溫柔敦厚的，這是詩教；流通溝渠，知遠有備的，這是書教；民心廣博，美良，這是樂教；好潔靜，尙精細，這是易教；民知恭儉莊敬，這是禮教；屬辭比事，循規蹈矩，這是春秋教。受詩教的不愚而多口才；受書教的不貧而多設備；受樂教的不奢而多儉樸；受易教的不粗而敬鬼神；受禮教的不蠻而多忠孝；受春秋教的不亂而知守法。天有四時，春夏秋冬，風雨霜露，也都是教；地載山川，高低燥濕，吐納雷霆，滋生五穀，也都是教。子路問道：子賤治單父，諒必如夫子所言，把詩書禮樂易春秋，一一施諸實行的吧？孔子答道：我在單父向他問過治

單父用什麼設施得到這種優良政績？宓子答稱：不齊治單父，猶如父恤其子，子恤諸孤罷了。我說：這是小節，能使小民歸附，不足盡你的責任咧！宓子答道：不齊在單父，得所父事的三人，兄事的五人，友事的十一人。我說道：得父事三人，可以教孝哩；得兄事五人，可以教悌咧；得友事十一人，可以舉善咧，中人歸附咧，還嫌不足！宓子說道：這裏有賢於不齊者五人，不齊敬以師禮，遇事稟商，皆拿正道教不齊。吾就長嘆道：大者止於此咧，從前堯舜治天下，必求賢人以自輔；賢人乃是神明之主，百福之神呀！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聖母飾終哀榮盡禮 權臣將死逆料無差

且說孔子往蒲邑觀政，被子路留住，今天談論政治，明天舉行宴餐，後天游玩名勝，耽擱了十幾天，子路只是誠懇相留，把夫子的車馬，移到屬吏家中寄存，使孔子欲往不得，光陰像箭一般的過去，計算在蒲耽擱了三十多天，路日日想出解悶的方法，使夫子樂而不思歸去。一日，孔子在子路署中操琴，子路好勇不好學，對於琴向來不學的，直至做了蒲邑宰，偶遇空閒無事，便鼓琴以消閒，這時聽得夫子操琴，不覺技癢，守待夫子停琴，走出琴室，他即走入，把琴一陣亂操，孔子精通琴藝，聽了子路的琴聲，忍不住向坐在傍邊的冉有說道：古聖王制音，奏中聲以爲節，入於南不歸於北，因爲南是生育之鄉，北爲殺伐之墟，所以君子發音，溫柔居中，以養生氣，憂愁不加心，和洽出於指，這叫

做治安之風。小人發音則反是，亢厲剛強，以象殺伐之氣，溫和不存心，強硬出指上，這叫做倡亂之風。虞舜手操五絃琴，口歌南風詩，「南風之熏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」音調柔和無比，所以勃然興發，至今王公大人還稱道不忘。殷紂好操北部之聲，性嗜殺伐，所以霍地滅亡，至今王公大人還舉以爲誡。由不過一匹夫罷了，雖然不能和舜紂相比，現在卻習亡國之音，怎能保全昂藏七尺身呢！冉有說道：夫子既然替他擔憂，應該替他設法，調到他邑去，免得在此危險！孔子說道：這是我的預測，要有危險，不在這時，卻在他年咧。隔不多時，子路停琴走來，孔子向他說道：琴雖小道，琴音也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別。子路問道：怎樣分得出呢？孔子答道：古時君子的音調，大抵溫柔中和的；小人的音調，都屬北鄙殺伐的。子路又問道：由的音調如何？孔子說道：因爲你所操的音調，帶有北鄙殺伐之聲。所以我正在和冉有談

論你。子路微笑道：由得列夫子門牆多年了，雖然學不像君子，斷不至於會成小人的。夫子何必過慮呢？孔子說道：不是論人的說法，那是說音調像君子小人呀！古人云：君子強氣，不得好死，小人強氣，刑戮加身。由相去君子雖然不遠，不過太覺強氣，很爲危險，以後當注意涵養，做事不要操之過急，尤其是自己出處，更須審慎而行，後悔是來不及的啊！子路說道：由當牢記教言，終身不忘。說罷，便請孔子及諸同學到飯室中進午餐。尙未終席，瞥見冉求急急入室，因爲來過幾次，所以不待通報，闖然入室，子路起立問道：子有急急到此，必然有特別要事？冉求答道：祇爲孔太師母病在垂危，伯魚不能離開左右，特地命我騎着快馬，趕往鄒邑單父武城並這裏，請訪夫子，必須兼程回去。孔子聽到這裏，食不下咽，一面命子貢速速駕車，一面向冉求問道：我母患的什麼病症？請過醫生診治沒有？現在病得如何模樣？冉求答道：初起是濕溫病，太師母爲節

省起見，不願請醫服藥，直到變成傷寒重症，神志不清，始由伯魚延請醫生診察。醫生說：爲什麼不早日醫治，現在熱入心包，人已終日昏迷不醒，無法可治的了。初意不肯定方，伯魚央求再四，免強打定一方，臨行對伯魚說：速卽煎服，隔一週時後，神志稍覺清醒，方有回生希望，若是依然昏迷不醒，可不必再來邀請，還是整備後事吧。伯魚一面命人配藥煎湯，一面托敬叔來找尋夫子，敬叔因有政事，特地把他的快馬借我騎了，趕來找尋的，今日是第二天。說罷，孔子帶着諸弟子，急急行至中庭登車，子路送至街坊回轉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命子貢加鞭趕路，再求跨着快馬，揮鞭向屁股上唰的一下，喝一聲馬來，那匹驥騮駒發開四蹄，逐電追風似的在前開路，子貢向馬身上連連鞭撲，無如馬年已老，還加拖着一輛車子和二個人，那裏趕得上再求的單放馬呢？況且是午後動身，當日趕不到曲阜，只好在客店中安歇一宵，來朝黎明就動身，趕到

下午，方纔到達故里。孔子在門前下車，就急急趕到母親房中，祇見伯魚夫婦等都坐在病榻前，見他們起立叫應，把頭點點，趨至牀前，叫喚三聲母親，不見張目答應，一陣心傷，眼淚像泉湧般奪眶而出，此所謂母子天性，淚出痛腸，並無哭聲，眼淚像雨點似的流個不住，卻巧全滴在病人的面部，霍地張目直視。孔子又喚兩聲姆姆不應，祇見雙目緊閉，喉間閣落一聲，竟然壽終了！人生七十古來稀，聖母今已八十有一歲，曾孫都有了，可稱得福壽全歸。當下房中一片哭聲，伯魚也哭得像淚人兒一般，敬叔夫婦倆走來，把伯魚勸住了，同孔子到客堂中辦理喪事，好得弟子多，由孔子派定顏回原憲購置一切喪事用品，敬叔公冶長爲會計，宰我子貢冉求子正公西華爲招待，子夏漆雕開爲贊禮，以外弟子爲各人助理，所用衣衾棺槨，由敬叔子夏商酌定了，取得孔子同意，然後備辦。魯國士大夫皆知孔子三歲喪父，全賴這位賢母教訓成功大聖人，

所以人人敬重，盡來送殮，定公本則也要來弔奠，孔子因爲自己是司職吏出身，母喪不敢受國君拜祭，特叫敬叔入朝辭謝，等到百日設奠舉殯，送禮的約莫有五六千人，魯定公齊景公都派大夫代祭，備極死後哀榮，最難得的三千弟子一律執紼送棺，比國君的母喪，更覺光榮，靈柩合葬於防地父塋，當下門下弟子主張墳墓要築得高廣。孔子說道：古時墓而不墳。現在有封築四方形像高堂的，有築成像坊形的，又有築成像夏屋的，最簡單築像斧形，吾從斧形。於是封土高四尺，孔子廬墓二十五月，顏回子貢，子夏原憲常侍左右，以外弟子，仍居孔宅，一日，有季氏家臣往訪孔子，說道：季氏將大饗國內，夫子曉得麼？孔子答道：丘沒有聽得，若然曉得了，雖在母喪中，也要前往的。等到家臣去後，子貢問道：賜知大饗是國君之禮，季平子豈能僭用呢？孔子微嘆道：季氏慣常僭用天子禮的。家祭用八佾舞庭，外祭旅於泰山，這都是僭用天子的祭禮，現

在竟然僭用天子饗士的典禮咧，莫不是天奪其魄，昏昧更甚，行將不祿吧！隔不多幾日，平子因喘病復發，過量多服了猛烈藥丸，便爾身死，子貢曉得了，向顏回說道：夫子簡直是個神聖。顏回問道：怎見得是神聖呢？子貢說道：季平子在很健康的時候，欲行大饗禮，夫子說他僭用天子饗士典禮，行將不祿吧。現在平子果然暴病身亡，夫子若不是神聖，怎樣曉得活潑潑的人要死呢？顏回答道：這就叫做先知先覺。本來人的知識分三等，第一等是生來就能知道一切的，就是大聖大賢；第二等是學了纔能知道一切的；第三等經過困難以後纔能知道一切的，就是俗語所云，吃一次苦學一次乖的人。且說再求是季氏家臣，因見魯大夫一律穿了朝服去弔喪，便向孔子問道：士大夫朝服弔平子，合禮的麼？孔子不答。又問道：求奉派爲招待弔客的陪賓，可否也穿朝服呢？孔子說：初死送殮你已經過多了，天寒羔裘玄冠，天暖更換棉服，何用疑問呢！魯

大夫子罕向孔子問道：始死設重。是什麼道理？孔子答道：是尊重之意。殷朝喪制，作木主連重懸諸祖廟；周制，用木主不用重的。子罕問道：爲什麼喪葬要先朝於廟而後舉囊呢？孔子答道：這是順死者的孝心，所以將葬必先朝祖考之廟。殷制周制都是朝後殯葬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繡虎
生著

滬濱神探錄

全四冊實售洋六角

寄費一角

上海包探出奇制勝。破獲各種離奇無頭案件。不下數百件。有福爾摩斯之神妙。且皆係滬上近事。入情入理。經繡虎生生花之妙筆。演爲長篇說部。寫來有聲有色。百讀不厭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三十三回

饋豚肉謝禮遇陽虎

識贖羊博學服季斯

且說春秋時代，禮尚往來，孔母死後，季平子親來弔奠，現在平子死了，孔子雖則不願趨奉權臣，也不能不去送喪。主辦喪事的家臣陽虎久有二心，平子目無魯君，僭用天子禮制，陽虎看在眼裏，便想趁此喪亂的當兒，奪取季氏政權，由他做相國，素慕孔子是名聞列國的聖人，便想聯絡借重，當下見一班有名望的弔客，有的坐着和孔子談話的，有的趨前與孔子行禮的，只恨自己辦喪忙碌，不能够去和孔子接談，瞥見孔門弟子冉求在旁相助，便向他說道：虎久慕孔子大名，也願拜列門牆執弟子禮，托你先行代虎聲明，等待主人喪事終了，虎當謹備厚重的束修，到夫子門下拜見。冉求素知他是個跋扈小人，不願替他介紹，本想直言拒絕，猶覺難於啓口，只好含糊答應。陽虎快活非常，

以爲得列孔子門下，有三千賢能同學，可以收爲己用，儘可暢所欲言，無人敢議論我的不是咧。不料冉求當晚就對孔子直說，請他留意避匿，不可以和陽虎見面的。當時陽虎很得意辦理喪事，有心主張用璠璵寶器入棺殉殮，一班卿大夫雖知非禮，因爲是陽虎的主張，不願和這小人做對，都不作一聲。大殮時候將到，璠璵已由冉求到宮中去取來，孔子方纔曉得，慌忙歷階登堂，向季桓子說道：用國家寶器殉殮，猶如暴尸於中原，示百姓以僭禮的過失，害得死者不安，何必要用他呢。況且孝子不逆禮以危親，忠臣不犯姦以陷君，璠璵是國家的寶器，世世相守，備以供典禮之用，若然入棺沒土，將來遇到饗祭大典，沒有寶器便怎樣呢？桓子也知不合禮，不用璠璵殉殮，送還宮中，一班卿大夫格外敬重孔子，陽虎不敢反對，向冉求說道：虎因不知古禮，辦事容易錯誤，不得不投夫子門下求學咧，來日當往拜見，有勞先容。冉求唯唯答應，到了來朝，

陽虎專誠到孔門求見，司閹答稱不在家，陽虎回轉。守到午後，再去求見，司閹仍稱不在家，陽虎回家思量，我去伺候他犯弗着，還是引他到我這裏，來得便當。打定主意，便叫人入市買豬腿一隻，送給孔子，孔子不受，命人交還來使，不料來人早已去遠哩。原來這時候大夫有禮物送給士人，士人例須親到大夫家拜謝，陽虎素知孔子是守禮君子，便用禮物反引孔子到家可以接見，孔子也知他的刁計，在禮上卻不能不去拜謝，只好先差人密查，等到陽虎出外公幹，急急回來報告，孔子馬上前往，陽家司閹人答稱主人不在家，孔子留着名刺，禮數已盡，很快樂的步行還家，不料行至半途，卻巧與陽虎劈面遇見，只好止步拱手說道：昨日大夫枉顧，有失迎候，今日又蒙大夫見贈豚蹄，孔丘專誠到府拜謝，適值公出，不料會得在這裏遇見的，丘要往孟氏訪懿子，大夫有什麼見教，緩日再談吧！說罷欲行。陽虎見他避之若浼，諒想不肯收爲弟子，還是

用官爵來誘他。轉念之間，伸手拖住了孔子的衣袖，說道：「胸中藏了道德，不救國家的迷亂，可以算仁的麼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不可以的。」陽虎又問道：「喜歡替國家辦事，幾次失掉時機，可以算智的麼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不可以的。」陽虎說道：「歲月像流水一般過去，不肯等待人的啊！」孔子說道：「是啊！吾將要出仕爲官咧！說罷，作別分道各歸。」且說季桓子繼任相國，因見國家貧弱，強鄰侵奪土地，很覺可危，特地召集一班卿大夫，商議救亡之策。孟孫無忌說道：「魯國在這內憂外患交逼的當兒，不有撥亂反正的賢臣相助，難以圖存。」孔丘爲博學聖人，現屬魯國，若欲安內攘外，非用他不可。」桓子說道：「斯從前奉命聘齊，那時孔丘也在齊國，齊景公在吾面前稱道孔丘博學多能，無所不知，正是天下奇才，晏嬰卻說孔丘是個食古不化的迂儒，只合用於堯舜時代，國君以位讓賢，大臣薦賢自代，和春秋時代不合式的。」據我思想，孔丘今年約莫有五十多年紀，依舊不曾執着國

政，可見得他的政見，不合時宜。無忌說道：治天下的大道，無分今古的，若然說孔丘政見不合時宜，何以他門下弟子必不齊，現任單父宰，治理得四民安居樂業，隣國都派大夫到單父去觀光；還有言偃爲武城宰，本來是個極鄙陋的下邑，現在遍地絃歌，文化開通，治理得井井有條；還有鄒蒲兩邑的邑宰，也是孔門弟子，治績也很可觀。足見孔丘的教化，見諸實行，能够造福百姓，有益地方的。若說他年老未仕比較太公遇文王，還少三十歲，不算晚咧！當下還有幾個賢大夫也勸桓子用孔丘爲大司空。桓子素知敬叔歷事兩朝，人頗忠直。當下向他說道：大夫何故一言不發？究竟孔丘當用不當用呢？敬叔答道：韜是孔門弟子，且爲孔子姪壻，雖然知他是天下才，無書不讀，無所不知，無藝不精，不過既屬親戚，在這政議席上掄揚薦舉，知道的說是爲國薦賢；不知道的就說說標榜聲華，汲引私人，所以不敢出言。現在既承下問，韜以爲聲聞不如目見，

何不召孔丘來面談，他胸中有無學問和才能，就能一目了然。季桓子說道：往召不來，奈何？冉求說道：求請命往召，能勝此任。桓子許可。冉求又請駕車前往，以禮延聘。桓子稱善，冉求退席，駕車來召孔子，直到門前下車，入內向孔子說明來意。孔子初尚不願應召，對冉求說道：丘不願附權臣門下，回去善爲吾辭，叫他奉君命來召，丘必往見。冉求說道：夫子曾言聖賢處世，經權並用，爲什麼執之一見呢？魯君備位已久，也在那裏渴望夫子出仕掌權，能够強公室，抑私家。況且求此來，是奉卿大夫的公議，不是桓子的私見，那是爲國求賢，出仕公家，並不是阿附權門。況且夫子已過知命之年，及時出仕，不爲早咧。子貢、子夏、子淵、子游一律相勸，孔子應召，冉求力保不做季氏私臣，只任公家官職，孔子方允與。冉求驅車前往，及至季氏門前下車，門前車馬全無，方知一班卿大夫都去了，冉求卽引孔子走入客室，桓子很至誠以賓禮相待，桓子問道：魯國積

弱已極，先君當國，未能振作，斯自知才能聲望都不如先君，忝居高位，恐怕隕越，請問爲國行政，那一樣是最要緊的總綱呢？孔子答道：德便是國家行政的總綱。以德行政，譬如天空中北辰，許多的星四面旋繞歸嚮，永久不變的。桓子說道：夫子議論高深，斯簡直莫名其妙，敢請明白申說。孔子答道：政就是正，行政，那是修正百姓的不正。所以職掌行政的長官，持躬要正直，居心要正大，那末己身正，可以不令而使人服從；若然己身不正，雖然出令，百姓不服從。德就是得，拿心得來治國教民，就是爲政以德。桓子又問道：爲什麼拿北辰來作比呢？孔子答道：北辰，就是北極，常在天空北面的，好比天子端居其位，許多星四面環繞北辰，猶如四面八方的百姓拱衛天子，衆星拱北辰，出於自然的，百姓拱衛天子，也出於大自然，不能強制的。桓子聽了說道：行德兩字，仍舊不明白。孔子答道：能够拿德來教化百姓，可以不行命令，天下的百姓，自然而服從。

你。所守的很簡，却能御繁；所處的很靜，卻能制動；所管的不多，卻能服衆。孔子很詳細的解釋，無如桓子學問淺薄，依舊不明瞭。問答多時，好比在江海中，望不見邊際，聽得厭倦，起立入內更衣，忽有費邑人來報稱：穿井人得土缶，內有小羊一隻，不知何物，特來奉獻。斯因知孔子是無所不知的博物君子，得遇這個機會，欲加面試，叮囑來人不許告訴他人。他即踱步走出歸座，向孔子向道：費邑人穿井，於土中掘得一狗，這是什麼東西？孔子答道：以丘說起來，不是狗，那是羊。桓子很驚異的問道：怎見得是羊呢？孔子答道：丘聞山中有木石之怪，叫夔，魍，魎，水中之怪，叫龍，罔，象，土中之怪，叫羴羊。今由穿井人從土中所得，必爲羴羊無疑。桓子問道：怎樣叫做羴羊？孔子答道：非雌非雄。徒具羊形，桓子命費邑人獻羊驗看，果然不雌不雄，僅具羊形罷了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萍實甜如蜜浮生水面
骨殖大盈車久埋土中

且說季桓子有意將羊當狗問孔子，及聞孔子說是羶羊，并說非雌非雄，句句相符，不覺起敬道：人稱夫子爲博物君子，足見名下無虛傳，斯當請君命，暫時以中都宰相委孔子欣然告退，再求向桓子問道：既知孔子多才，爲什麼委他做邑宰呢？桓子答道：試試他會不會治民聽訟，若然勝任愉快，就可陞任大司空，你去對他說好自爲之，不要辜負我爲國求賢的苦心，再求很樂意的退出，駕車送孔子還家，把桓子的話直說一遍，孔子說道：他既抱有爲國求賢的決心，魯國又是我父母之邦，不問他官職的大小，我盡我心，竭力爲地方整頓，替百姓謀幸福，求你教季桓子等着考查中都的政績如何，再求笑逐顏開。

的說道：若得如此，夫子不久要做大司空，門下弟子皆可彈冠相慶了，不知夫子何日赴中都接事。孔子答道：門下這許多弟子，怎好買買然拋了他們去接事呢！有的叫他們回去，有的設法安頓，惟有顏回、原憲，立志不肯屈膝權門，家貧又不能叫他們回去，只能帶着走。子貢、子夏久未歸里，打發他們回去，最快要隔一月功夫，方能到任哪。求回去轉請桓子暫緩加委，冉求應命而去。孔子精通易理，現在得遇大好機會，可以發展胸中的抱負，但不知能否青雲直上，捏得着大權呢？不是想爭權奪利，祇爲做小官太麻煩，要遂我的生平志願。實行王道，這卻非大權在握不爲功的。先來占卜一課，探探從政的結果如何。轉念之間，離席滌手，然後焚香於爐，取過課筒，肅立香案前，單單拆，拆拆單，三搖成課，查得賁卦，面上頓變不快樂的神氣。子張在旁說道：師每見卜筮者占得賁卦，都稱吉兆；夫子反現不愉色，這是爲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江湖術士，能有幾

個有真本領，懂得卦義的呢！此卦有離邪之義，按周易山下有火叫做賁，不是正色卦呀。一切質地，黑白宜正，今得賁，在吾不是吉兆，要曉得丹漆爲什麼不加文，白玉爲什麼不加雕，就爲質有餘，不受飾的緣故呀！子張說道：師不甚明瞭教言，敢請明白指示？孔子說道：直截了當的解釋此卦義，分明說我的質地，不受雕飾的，怎能算吉兆呢！子張說道：夫子已經整備作宰，難道因占得此卦行將作罷麼？孔子答道：大丈夫做事以信義爲重，丘既然答應在先，縱使赴湯蹈火，也只好勇往直前，不願畏縮後退的了。況且賁卦之義，並非凶兆，不過始興後敗罷了！子張退到邊廂裏，向子夏道：方纔夫子爲自身出處，卜得賁卦，以爲不利而不樂，一般術士解釋此卦，都稱興旺之兆，貿易栽種，皆屬有利益的。你是精通經史奧義的，究竟此卦是吉是凶，必然一目了然，請爲申說，以解我疑。子夏說道：山下有火爲賁，賁屬離上艮下，火是發旺之象，故經商種田得

此卦，皆有利益。夫子爲自身出處，占得此卦，可望扶搖直上。換句話說，可以得着卿相的祿位；不過走到了山頂上，山下有火，不免危險，實則火可山下，決不會殃及山頂上人，燒得焦頭爛額的，祇怕危懼逃避，依舊走到山下來，應驗離上艮下的卦義。總而言之，夫子今番出仕，那是青雲直上的大好機會，必能够幹一番烈烈轟轟大事業，就算達到了最高位置有危險，這叫做位高多謗，那是宦海中常有事。況且夫子是通經達權的聖人，涵養功深，豈有不能先事預防的呢！吾黨應該公賀夫子啊。子張極表同意，卽向及門諸子說明備盛筵公賀夫子榮任。伯魚曉得了，告知孔子，孔子申斥子張不該多此一舉，阻礙二三子的歸期，公賀就此作罷。再說季桓子召請孔子論政，是在平子舉殯的後一天，因爲平子生前與各大國的君相都有往來，所以喪葬時，齊、晉、吳、楚、鄭、衛等國，一律派大夫來弔喪，季桓子特派孟懿子、南宮敬叔、弟兄兩人，招待各國使

臣，孔子在季氏面前辨識羶羊，各國使臣都在賓館中，由敬叔告知了他們，吳國使臣說道：寡君久聞貴國有孔聖人，此次奉使時，命臣訪孔聖人，請問在土中獲得的巨骨是何物咧。楚國使臣說道：敝國昭王近時渡江獲一鮮紅可愛，形似果實的東西，在朝卿大夫都不識是什麼東西，也因久慕貴國孔丘是當世聖人，命臣帶禮前來，等待公事畢，要去請見孔丘請問咧。敬叔說道：免得兩位大夫勞駕，待韜設法招致孔子到季氏家作陪客，可在席上向他問明，豈不便捷呢？吳楚兩使齊聲說道：有勞大夫，先行道謝，敬叔答稱好說。說罷，匆匆向外來，逕行來見季桓子，說明自己的主張，季桓子說道：好啊，待我也得增加些學識，只怕他忙於料理私事，沒空閒來作陪客，這便如何？敬叔說道：派冉求去邀請，索性以直告之，決無不來之理。桓子即傳冉求至面前，把吳楚兩國使臣的話，略說一遍，命他駕車前往請孔子即來陪客。冉求說道：且緩設席。桓子訝

然問道：「讌謝各國送葬的使臣，是喪禮上該行的，爲什麼要且緩設席？難道孔子向來不贊成此種宴會，不願做陪客不成？」冉求答道：「不是的，因爲吾們夫子飲食時不講話，講話時不飲食，等他來對答了吳楚使臣的問話，然後設席宴會，好讓他說得詳細，求也得長些學識。」說罷，自去駕車迎接孔子，敬叔便同桓子到賓館中迎迓各國使臣讌會，以伸謝意。桓子先歸，由敬叔弟兄兩人引導各使同至季氏客廳，桓子殷勤招待，分賓主坐定，祇見冉求扶着一個紫臉黑鬚的長者，緩步登堂，敬叔首先離座抬身迎接道：「夫子這裏坐吧。」桓子和各國使臣一齊起立相迎，吳楚兩使都和孔子素昧生平，當由敬叔居間介紹，孔子又向相識的使臣，一一拱手招呼，然後就坐。敬叔就向孔子說明吳楚兩使的疑問。孔子道：「古今來有一物，必有一物的名稱和作用；不過耳聞不如目見，若然物不得見，形狀和來歷，必須說得確實而詳細，方能決定名稱。」楚使起立將

禮弊送到孔子座右的茶几上，說道：寡君因事渡漢江，瞥見有物余江面，形圓若柿，大小相等，色紅如朝日。命水手撈起帶回朝中，遍問羣臣，大家瞠目無以對。寡君素慕夫子大名，命臣趁弔唁之便，致薄敬於夫子，請問江面所得的是何物？孔子答道：這個叫萍實，是芡實蓮實一類的水菓，不過難得結實的，所以比較蓮實芡實名貴。楚使問道：是不是生長在江面上的？孔子答道：就是浮萍結的菓，所以叫做萍實，可以剖食，味甜如蜜。楚使說道：浮萍水面上多得很有什麼名貴呢？孔子答道：浮萍雖多，結實卻難得有的，因為萍屬浮泛不定的植物，開着花在波浪中逐流，一定要被風浪打落，或被魚兒吞食，雖經數百年不易結實，物稀爲貴，豈不要名貴呢？楚使又問道：既然不易結實，這一枚萍實從那裏來的呢？孔子答道：適逢其巧，這一顆開花浮萍逐到江邊的凹處，不復受風浪的激動，纔得結成菓實經過百日，漸漸由青變黃，由黃變紅，成熟以後，若

被鷗鷺鴻雁等瞥見了，立刻啄食乾淨。有此種種原因，所以難得遇見了。楚使又問道：夫子何從得知的呢？孔子答道：丘少時游楚，在江邊聽得有人唱歌道：「萍實大如拳，紅如日，風吹浪打無定根，味甜如蜜鳥啄食，經過千年不易得。」因是得知此係瑞菓，有散而復聚，聚而復興之兆，昭王得之，請大夫代丘致言道賀！接着吳王夫差的使臣，也以禮幣奉敬孔子，并取出一節巨骨，向孔子問道：這個是不是人骨？怎麼一節有車軸大小呢？要知孔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原壤太放浪蹲踞受杖
子張慕虛榮詢問入官

且說吳王夫差伐越，大獲全勝，囚越王勾踐於會稽，并拆毀城垣，於土中掘得巨骨一節，粗重異常，用空車一輛載歸，詢問伍子胥等一班文武官，皆不識是什麼骨殖，這次使臣來弔季氏，奉命請問孔子。當下吳使向孔子問道：這是什麼骨殖？孔子仔細看過，答道：是人骨。吳使又問道：古人的骨殖，怎麼有這樣粗大，可知道是什麼時代的人骨呢？孔子答道：夏朝的禹王，召集衆諸侯於會稽山，防風不至，再召方來。大禹將他正罪殺卻，棄尸山下，以儆諸侯；越數日，暴露骨殖，粗如車軸，土人掘土埋於會稽山下。吳王毀越都，獲得巨骨，必是防風的骨殖。吳使問道：會稽山誰守爲神？孔子答道：得山川靈氣降生，足以紀綱

天下的便爲山川的守神。守社稷的是公侯，守山川的是諸侯，皆屬於天子；生時守祿養，死後守祭祀。吳使又問道：防風守什麼？孔子答道：防風是汪芒國君，守封嶠山的，原姓漆，在虞夏商時代號汪芒氏，在西周時代號長翟氏，現在又號火人。一個諸侯之國，名號有三個哪。吳使又問道：人身最長有多少？孔子答道：焦僥氏身長祇有三尺，再短沒有了；身高六尺七尺的最普通；最長不過十尺，那是數之極度。一丈以外的人，當世少有的了。敬叔見問答已完，便招待各使讌會，孔子列席相陪，直到傍晚，賓主盡歡而散，次日各使分道各歸本國，就此孔子的博物聲名，遍傳列國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回家，得報故友原壤母死，家貧，不能棺殮，孔子將助以木槨，子夏不以為然，因爲原壤是放於禮法以外的滑稽家，時常要和孔子開玩笑，門下弟子都看不起他的。當下子夏說道：商從前聽得夫子說：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原壤有過不知改，理睬他

則甚！孔子說道：知道百姓有喪，尙須急往救助，何況故舊呢！雖則不和牠交友，也須去送喪。遂以木槨送往，原壤攀登木槨說道：長久不曾放歌咧，接着作歌道：「狸首之斑然，執女手之卷然。」孔子聽得歌聲，急行退避。子夏說道：夫子屈節到如此，失卻體統咧！難道還不可以不理他麼？孔子遂不往弔。那知原壤已經瞥見孔子隱身在那邊，他就蹲踞在要路中間等候，全無半點哀容，孔子看得怒氣直冲，踱步走來，厲聲向原壤說道：見友不遜，喪母不哀，老而不死，正是賊！說時，用手杖撲他的脛骨。原壤倏的跳起身來道：仲尼你是名聞當世的大聖人，一言一動爲天下人作法則的，要傳三皇五帝的道統的，那末出言辱罵故人，是不是神農伏羲堯舜的王道呢？用手杖撲責故人，是不是禹湯文武的遺教呢？孔子不作一聲，踱步逕歸。子夏攬言道：母死不知哀，作歌以取樂，見友施傲慢，悖逆人倫，違反禮法，人人可以辱罵你，撲責你，吾夫子不恤教誨你，

從此和你永遠絕交，說罷，疾行而歸，就此孔子不與原壤往來。這時有一部分
的弟子，已經歸去，有的薦給子賤，子騫，子蔑，佐理文牘，子張是個熱中人，面請
夫子薦給子路，孔子說道：仲由不久要離開蒲邑了，你去做什麼？子張只道夫
子因他沒有從政才，不薦他，接着請教求祿。孔子說道：多聞多見，出言謹慎，不
會招惹災禍；行事謹慎，不會發生後悔；那末學問廣博，疑難闕少，官祿就在這
個中間，何必要利祿薰心，想去干求呢！子張說道：這就是學優出仕的說法吧？
孔子答道：師你既知學優出仕，何必要學求祿呢？子張答道：師以為求學和做
官是不同的。請問古君子學古入官是怎樣的？孔子答道：安身取義最難，子張
說道：師愚笨，不明瞭安身取義的意義，還請夫子明白教訓。孔子說道：安身取
義包括六事，一、自己有美行，應該與下民共有，弗可以自專；二、做官教民，弗可
以懶惰；三、他人有過失，無傷公衆的，弗必去揭發；四、聽得他人失言，弗可以借

重；五、自己有良好的習氣，弗可以不改；六、當行的政事，弗可以留滯。君子入官，力行此六事，那末身安譽至，民衆沒有違反政令的了。還有忿怒，惹起官獄的；拒諫，阻塞遠慮的；傲慢，疏失禮節的；懶惰，錯過時機的；奢侈，虛耗財用的；專獨，難成大事的。君子入官，除此六事，那末身安譽至，民衆沒有違反政令的了。所以君子爲官，秉公治理地方，運用智能，擇舉要政施行，還怕一人的心力不足，聯合有忠信的紳耆，考察守孝悌的百姓，保護良民，懲罰莠民，開發利源，革除弊害，不想求報，民心自然愛戴不忘。君子治民，絕無抗民的心思，也無觸犯民衆的言論，使用民衆，不妨礙時期。（註：不妨礙農忙時候。）愛民不廢刑罰，這樣恩威並用，那末政無廢弛。所見在近，故能明察無遺，所求不遠，故能不勞而得，力行節儉，民知積聚，財用猶如源泉之常流不竭，民衆皆得安居樂業，誰肯作亂呢！子張問道：爲什麼世亂紛紛，難道當世做官的，都不是君子麼？孔子說：

道亂有大小的分別，君子入官，所治區域小，只能止小亂，欲止大亂，責在國君。至於當世入官的，君子小人都有，小人入官，只圖自己富貴，敲剝民脂民膏，於是萬民怨恨，挺而走險，發生小亂，小亂生，附和紛爭，日漸增多擴大，便成大亂。所以明君在位，對於百姓，是慈愛寬和的，對於官吏，是整飭嚴厲的。官吏廉明，百姓不變；施行仁政，百姓不變；自身正直守法，百姓則效；明察利弊，百姓悅服。若然自奉不儉，財用自然缺少了；貪則無厭，善政不會舉辦了。不納忠告，善言不會入耳了。換一句話說，應當日聆善言，立刻施行，日行善政，竭盡能力。要曉得君上是百姓的儀型，臨民的官長，是百姓的表率，君側的近臣，是羣衆的公僕。儀型不正，民失瞻仰；表率不端，百姓昏亂；近臣失職，良官貪污。人主安可不深察這三事呢！所以女子必須自擇絲麻以紡織，良工必須自求大木以建築，賢君必須慎選左右以佐治。用人謹慎於先，必能得良好治績於後，這是造物

構成的公理，古今不變的。在上位的譬如懸木，越高則畏懼下墜的心思越深。六匹馬的奔散，必在四達的路口，萬民的叛道，必爲君上的失政。君上雖尊，最多危險，百姓雖卑，猶如神聖。愛民者存，虐民者亡。入官爲什麼要學古？就是要學吾所說的種種要道呀。所以君子南面臨官，貴而不驕，富而能恭，知本且能圖末，修治舊事且能建立新功業，親近且能不遺遠，察一人且能顧及旁人，治一物且能安頓萬物，這是以身爲本的效果呀。君子臨民，必須週知民性，暢達民情，萬民自然從命了。還須不導民以高遠，不責民所不爲，不强民所不能，欲行明王的道理，不順民情而硬幹，百姓畏懼不歡迎；設計久遠的事業，不問民力能否負擔，百姓推委不從命；若然責民所不爲，强民所不能，民感痛苦，便生邪僻之心。子張問道：不爲和不能，怎樣分別的呢？孔子說道：分別很容易的，譬如叫你去拿泰山搬到這裏，你不去搬移，這是不能。又如叫你到園中去折

一枝梅花來，你不去折，這是不爲。這樣比較，不爲不能的性質，絕然不同，師啊！學古入官還有幾句要言咧！常言道：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明察則無信徒，枉而直之，使自得之，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，揆而度之，使自思之。」所以民有小過，君子必責他改善而赦過；民有大罪，君子必推原起因以仁教化；若民犯死罪，猶必宥情而赦他一死。那末上下親而不離，道化行而無阻。德是政治的始基，行政不以德，百姓不從教化，怎能使用他們呢？所以君子欲求出言見信於民，必先直道而行，大公無私。欲求政令速行，必先以身作則，欲求百姓誠服，必先以道施民。若無忠信，內外不相應，怎能使百姓親信呢？這是治民的要道，入官的大綱。子張退而記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以鳥名官 邾君詳言祖制
獻玉失禮 邾子不諳聘儀

且說子張因老父壽終，回家奔喪，請公明儀爲贊禮。孔子往弔，儀問啟顙之禮？孔子答道：拜後啟顙，取其順；啟顙後拜，出於至誠。三年喪禮，當從至誠。儀卽照辦。孔子弔喪還家，子貢迎着說道：冉子有奉季氏命來請夫子，來朝到朝上相禮，因爲邾隱公、邾子來聘，相禮本屬相國的專司。桓子因爲父喪未終，不能參加，特請夫子代行。子有去得不多時咧。孔子說道：本則我的私事已告一段落，所請一月假期，今日已滿，應該去謝委到任，來朝去見定公，可稱一得而兩便了。子貢問道：夫子行將赴中都接事，整備帶幾個弟子同去？孔子答道：顏回、原憲、子夏三人同行。賜願去不願去，聽你自己。子貢說道：賜三年沒有歸里，

家裏有許多事情等我回去料理，暫時要和夫子分別；快到三月，遲到一年，賜到中都來求見。孔子回答道：我如有用得着你助理的時候，派人送信給你吧！你在齊衛兩國的名望，丘自知不及你，若然在衛得官，或者復仕於齊，預先要送信給吾，免得要你相助時候撲個空。子貢說道：顏原卜三子，那是夫子門下第一等人才，學行都出賜上，既有他們隨侍左右，何用賜呢！孔子說道：賜很直道。論三子的學行，卻在爾之上；不過造物不生全才，三子都有一樣不及你，就是口才。現在游說之風盛行一時，吾門下具有辯才的，只有你一人，簡直三千弟子中選不出第二人。子貢說道：宰我子華的口才，也不弱於賜啊。孔子說道：他倆只有應酬賓客的普通口才，你卻有隨機應變，借物譬喻的游說才，可稱爲當行出色的一種天才，丘自知不及你。子貢說道：賜無一藝擅長，當世能言博辯之士，車載斗量，會說幾句游說話，算得什麼呢！賜自知不及子夏好讀書，

不及子淵重德行，不及原思能安貧，賜自知比不上及門二三子，怎敢與夫子並論。夫子猶如日月之光，賜乃螢火之明，怎好同日而語呢！孔子讚道：賢哉賜啊！多能不傲，率直自謙，難道算不得君子麼？論你入官的治績，至今信陽建有生祠，民衆還在那裏思念你，論你的從政才，堪與宓不齊稱伯仲，將來能傳丘衣鉢的，除了你還有誰呢？子貢問道：仲由治蒲，成績很好，夫子爲什麼對子張說，由不久要離蒲？季氏很爲倚重，斷無撤任之理，夫子怎見得他不久要離蒲呢？孔子答道：這是我的個人意見，因爲他性急率直，勇於任事，毫無顧慮，季文子遇事三思而行，由遇事一思不加而行，很替他擔憂，兼之他常操北部殺伐之音，這卻關係不會有好結局的。他待我極有忠心，所以我不放心他獨當一面，打算薦他到季氏跟前，密囑冉求隨時保護，或可免卻危險，你以爲如何？子貢說道：夫子愛門下士，好比慈母愛子，可稱計出兩全。桓子用仲由，得一忠勇

之士，勝比用衛士三百；子路與子有並爲季氏家臣，相得益彰，子路卻可以免除意外危險。不過由立志高尚，只怕不願調充季氏私臣，如之奈何？孔子微笑說道：我早爲設計，在季氏方面，荐人必用，不成問題。在仲由面前，只好說丘受桓子知遇，因見他左右有居心險惡的家臣，恐遭意外，特地荐他去留意保護的，由素來聽我的話，決無不遵，我替他安排的。子貢唯唯而退，到了來朝，孔子整衣冠駕車來訪季氏，子貢爲御，行抵季氏門前，正遇桓子自內走出，登車入朝，孔子下車趨前招呼。桓子拱手說道：有勞代行相禮，邾郯兩君已在朝房，我們同行吧。說着與孔子各自登車，逕到朝門上停車走下，入朝以品級爲次序，孔子跟隨桓子走到朝上，孟懿子先和孔子招呼，接着對邾隱公說道：這位就是昔年替公解釋冠禮的吾師孔丘呀。邾隱公便向孔子拱手稱謝。不及談話，定公已經臨朝，桓子上前奏明邾郯兩君來聘，並說明以孔丘代行相禮。孔子

見過定公，然後贊引兩君相見。邾邾兩君行過聘見禮，捧呈玉帛，定公鞠躬接受，自有內監接去，孔子贊定公行謝聘禮，禮成，孔子向邾邾兩君道：「寡君深感兩國殿下玉趾親勞，行聘修好，兩國邦交，益臻鞏固，謹備讌饗於偏殿，聊伸謝意。」接着說道：執意引導先行，陪禮官隨護兩君登偏殿行讌饗禮，樂官各司其事。說罷，贊引來賓先行，定公在後，踱步登偏殿，樂官奏樂，禮節煩瑣得很，總括說：賓主走到門外，樂作，定公向兩賓作揖請升堂，兩賓謙讓升堂，再奏樂，執事陳列食器食牲，陪禮官請兩君入座，三奏樂，獻爵三次，獻食三次，每次所奏樂器不同，且歌讌享詩篇，既畢，定公送邾隱公，邾子至階前，作揖而退，由陪禮官孟懿子送邾邾二君到賓館中稍息，邾子被季桓子邀到家中吃便飯，桓子曉得孔子食時不講話的，所以分賓主入座，桓子不言不飲，賓客也不飲，祇吃飯，既罷，子貢再求導孔子到院中小便，子貢問道：桓子宴客不言不飲，合禮

的麼？孔子答道：不合禮的。吾食於少施氏而飽，少施氏以禮招待，吾食時，少施氏說道：疏食有慢嘉賓的。吾飲酒，少施氏又說道：薄酒恐傷嘉賓之性。主人盡禮招待，客亦盡禮飽食，主人招待不盡禮，客也不盡禮，食不飽。說罷，轉身向外歸座。正遇敬叔從賓館中走來，向桓子報告，邾邾兩君來日要歸去了，有無土物相贈。桓子道：沒有預備咧。敬叔道：邾子貫通禮節，相國失禮，豈不要被他說笑呢？孔子攬言說道：從前邾隱公加冠，特托懿子向我問禮，怎見得邾子知禮呢？敬叔答道：剛纔叔孫昭子向邾子問及少昊金天氏爲什麼以鳥名官。他答稱：是吾先祖，吾曉得的，從前黃帝軒轅氏以雲紀官，百官雲師而雲名；炎帝神農氏以火紀官，所以火師而火名；太昊包犧氏以龍紀官，所以龍師而龍名。是一義的。我高祖少皞擊卽位，鳳鳥飛集，因此以鳥紀官，而爲鳥師鳥名。自從顓頊氏以來，不能紀遠，乃紀於近，改爲民師，這是注重民事的意義。孔子讚嘆道：

禮是創自聖王，經周公修訂而益覺完備，不料傳到現在，各大國的諸侯，那一個懂得禮制呢！正應着古語所云：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，那句話了。敬叔問道：夫子何出此言？孔子答道：邾是少昊之後，傳世甚遠，國也小極了，邾子尚能知禮，不至於滅亡。魯爲周公之後，論世甚近，國境甚大，祇爲在上的不及邾子知禮，邊境屢被鄰國削奪，能不太息呢！子貢說道：賜方纔遠觀夫子贊禮，邾子獻聘禮捧玉太高，面容上仰。定公受玉低，面容下俯，以禮測度，兩君將有死亡之兆！孔子說道：兩君都在少年，怎見得會死亡呢？子貢答道：禮是生死存亡的主體，祇須於朝聘祭享時候，在左右周旋，進退俯仰等動作上，細心覺察，即可預知。現在兩君行禮，皆不合法度，這叫做嘉事失體。何以能久？邾子失於高仰，便是驕；定公失於卑俯，便是廢。驕近亂，廢近疾，君爲主體，難免死亡。當時都不相信，不料，次年邾子出奔，定公隔了二年也爲得病而死。此所謂話好不見，說壞即

見，當時孔子誥誡道：賜以後出言，宜加審慎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吾記得在周京參觀明堂，見有一個金人，心口上加着三道封條，背上刊着很長的銘文，銘語無非教人慎言，少說話，多吃飯，自有好處。說着，即向桓子告別而歸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百勝
▲百戰
中華國手
象棋譜

象棋爲高尚遊藝，極有研究價值。本書上編，全局着法。如炮頭棋、象頭棋、虎眼炮、馬後炮、車炮等各種編法數十種。後編局勢着法百種。乃第一善本也。

▲全一冊 實售洋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三十七回 朝廷作則敬禮高年 中都爲官採風紳士

且說魯定公遣使送青魚於孔子，以慰相禮之勞，孔子拜受君賜，並往宮中叩謝，行過謝禮，侍坐一邊。定公問道：寡人見國勢日漸衰弱，幾次向羣臣諮問救國要道，有幾個大夫勸寡人行隆重敬禮於高年，這算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主公問及此言，天下皆利賴之，豈但一魯國呢！定公說道：個中意義，可能明白道來？孔子說道：隆敬高年，在古禮上叫做尙齒。尙就是尊敬，齒就是高年。古時虞舜重德而尙齒，夏禹重爵而尙齒，商湯重富而尙齒，周文武貴親而尙齒。虞夏商周是天下的上王，沒有遺忘高年的。高年久已爲天下所尊貴，等於奉事親長。所以朝廷尙齒，猶如官爵之有定制，七十歲扶杖入朝，君有問設席賜坐，八十歲不仕不朝，君有問到他家裏請問。那末孝悌通於朝廷咧，與高年不敢

並肩行路，父輩隨行，兄輩雁行，白髮老人，例不擔物行道上，那末孝悌通與道路咧。居鄉尙齒，窮老頭兒不憂凍餓，強壯的不欺侮老弱的，那末孝悌通於里巷咧。古制，五十歲始稱老，不充田獵之徒，不幹力役之事，賜獵得的飛禽於高年，那末孝悌通於蒐狩咧。軍旅五什同齒，推尊年長的，那末孝悌通於軍旅咧。聖人以孝悌教化天下，發諸朝廷，推行道路，兼及州巷，放於蒐狩，普及軍旅。所以民衆感戴，至死不敢違犯，定公說道：高妙啊！寡人雖然聽得明白，弗能够成功的。孔子說道：平民做事，尙且有志者事竟成，堂堂一國之君，欲行隆敬高年，何患不成！定公微嘆道：三家專政，寡人欲行隆敬高年，三家不肯贊助，如之奈何？孔子恐怕耳目衆多，一言出口，傳入季氏耳中，所以緘口慎言，不曾說什麼。卽用別話岔開，向定公說道：臣蒙君恩委任中都宰，現在私事已料理清楚，卽日可以赴任接事，爲此入宮謝恩。定公說道：寡人擬以大司空相委，季氏不允。

拿邑宰有屈大賢，何謝之有！孔子說道：官職雖有大小分別，所受君恩是一例的，兼之臣毫無從政經驗，到中都去實地試驗，出於自願，叫弟子冉求代向季氏要求的，不就司空也出臣意，弗要錯怪了季氏。孔子深感桓子知遇之情，因見定公是由季氏一人之力所擁戴，從未吐過一句感激的話，孔子有些不贊成，所以特地以身作則，自己總算是桓子汲引的，在背後不說他壞話，無非調和君相，常言道：家和萬事興，國強君和睦，要望魯國轉弱爲強，非求君相和睦不可。季氏雖然跋扈，咎在季平子逐走昭公，與桓子無涉。況且定公若無平子擁立，萬萬輪不到做魯君，富貴由季氏而得，理當與季氏同享，所以孔子不輕視桓子，就爲這個原因。閒話少說，孔子從宮中退出，來見桓子辭行，桓子問道：斯見你到宮中去的，直到這時候出宮，君臣談些什麼呢？孔子以直回答道：君因諸大夫諫行隆敬高年，與丘問答了一番尚齒的古制，末了卻說弗能够實

行的，還說相國不贊成此舉。桓子說道：正是胡說，隆敬高年，就是斯第一個主張，斯因見君在少年，不明瞭仁義的真諦；主張隆敬高年，好使者老常把古帝王的仁義去教導他，不料他厭惡和老人接近，及聞你的論調也叫他敬老，他不便直說自己不願意，反說斯不贊成，豈不可笑呢？孔子說道：匡君更難於教民十倍，相國只好耐性待時，拿明王的德政，隨時進見，既種良因，決無不結善果的。桓子說道：這個良因是先父所種，要望結善果，只好有勞你的了。定公對你更加倚重，極力主張大用，斯祇因相當位置，都有人踞住，毫無過失，不便憑空易人。除非起斯的位置相讓，又料定你決不答應的，不得已大材小用，暫時以中都宰相屈，苟有位置，馬上調陞內任。孔子唯唯稱謝。桓子即命冉求把預備的委札交孔子，孔子收了，揖謝退出，順道到至親好友處辭行，爲防人家送禮，推說後天動身，實則當日回去，即命顏回原憲子夏收拾好了行李，到明天

天剛發白，就動身趕路，當日到達任所，前任早已整備移交，當日就把印信案卷，移交清楚，孔子於署中接任視事。派原憲專司錢穀，子夏專司刑名，子淵專司文牘，面諭原有書吏差役，留署試辦一月，辦事勤慎，自守廉潔的留用。藉端斂錢，懶惰貪鄙的革除，把帶來的傭人，派充收發等要職，是年孔子五十一歲，老成練達，遠非做司職吏時可比了。當日有一班地方紳士來道賀，次日孔子一一親往謝步，向各紳士詳詢中都的風俗民情。梁材是公正紳士，素慕孔子重名，及見孔子去謝步，手中握着頭上的散髮，急急奔出迎接，表示十二分尊重賢宰官的敬意，向孔子額手稱慶道：久慕夫子是當世聖人，天下英才盡列門下，萬不料會屈高賢來宰敝邑，這是中都全邑百姓居心純厚，修得賢有司來做父母官，子民將有幸福可享了！孔子說道：言過其實，孔丘那裏當得起。况且丘一人的心思耳目難周，欲爲百姓謀幸福，全賴當地公正紳士推誠相與。

出力相助，時賜南針，使孔丘有所遵循。邑宰對待當地百姓，看做自家子弟一般，所以孔丘下車，首先舉辦三事：第一件改良地方風化，第二件實施預防水旱災荒的設計，第三件提倡節儉，革除奢侈惡習。梁紳說道：請問這三事有什麼好處呢？孔子說道：地方風化不良，遺害不可勝言。例如幼年子弟失學，青年嗜好賭博色慾，足以失業傾家，這基於不良風化而來；當地游民衆多，無業謀生，飢寒交迫，挺而走險，盜案竊案層出不窮，這也是基於不良風化而來。第二件水旱災荒，雖由天成，然而人力可以挽回天意，祇須低區修溝洫，築圩岸，遇久雨不晴，田中積水，有溝洫可以宣洩，不致成水災；高區開深河道，每十畝田中間，開鑿大井一口，遇日久無雨，用井水河水灌田，農作物不致枯死。有此設計，水旱無患，農民可望年年豐收了。第三件奢侈惡習，最足以消耗民衆資財，變爲窮困，弱着流爲乞丐，強者結黨爲盜，遺害不可勝言；提倡節儉，使士農工

商，皆知蓄積，手頭寬裕了，誰願意去做盜賊，地方上沒有了盜賊，民衆皆得安居樂業了。梁紳說道：佩服得極，若有委托，梁某原爲地方盡力。孔子說道：孔丘初來不知中，都有無土豪惡霸，敢請梁翁詳細指示，以便拿辦。梁紳答道：這裏的紳士，大抵愛惜羽毛，不願管人家閒事的，所以土豪惡霸是沒有的；不過商販詐欺，士人萎靡，富室奢侈，這三項是確實有據的。孔子說道：既然確實有據，請將姓名住址見示，以便整頓。梁紳說道：有沈猶氏以販羊爲業，本是一個窮小販，現在已成小富了。據人說：他用賤價購進之羊，用重鹽滷拌草料餵食，羊食後思飲，便給以多量之水，大羊可以增重十斤，小羊增重五斤，於是牽羊入市出售，買主見羊腹脹滿斤兩重，只道是肥羊，都出貴價購置。三四年來，未經人揭破，直到去冬舍間向他買活羊一頭，宰殺時腹中俱是水，復秤，減少十斤，向人談起，都稱宰殺去毛的豬羊，可以打水，活羊怎能打水，後來市上傳言，買

沈猶氏活羊，豢養五日必死，而且斤兩減輕，足證吾言是實的。還有公愼氏，原是書香子弟，素性懦弱，娶妻漆氏，貌美性淫，未嫁已有面首，嫁後依然來往，欺丈夫懦弱，又結了新面首。醜聲四播，乃夫竟置若罔聞。雖則是公愼氏的家醜，卻與地方風化攸關。還有愼潰氏，那是中都有名的富室，服用奢侈，好比王侯爲子娶婦，竟僭用太子大婚儀仗，俳優戲於庭，樂工奏於堂，簡直和太子大婚無二。這三事公祖以爲該禁不該禁呢？孔子說道：第一件足以助長作偽詐欺之風，市場買賣，以公平爲主，當然有禁止的必要；第二件雖屬家庭間的醜事，卻攸關地方風化。不過這種帷薄不修，清官難斷家常事，不能夠直接干涉，祇可設法諷勸本夫出妻。第三件足以紊亂禮制，攸關國家法度，最爲重大，應該嚴禁，不過要當場查見，才可法辦。梁紳肅然起敬道：足見公祖辦事精細，遠非浮躁官吏所可同日而語的。孔子興辭回署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力行節儉戒奢侈 路不拾遺無盜賊

且說孔子拜客回署，把採訪所得的三事，告知子夏子淵原思，商量禁止方法。子淵說道：只有沈猶氏販羊飲水，可以直接禁止；不過須待拿住實據，方可着手。至於不守婦道，地方官怎能干涉，祇有設法諷勸本夫出妻，士人豈有不知廉恥，他信道家醜未曾外揚，故爾裝聾做啞，及見外人揭發他家中醜事，必然要洗盡這件醜事的。至於奢侈踰法，單獨服用奢侈，似未便干涉，要等發現踰越禮法的舉動，方可執法辦理。孔子說道：回的意見，與我相同，一二兩件，即日就可施行，第一件直截了當的出示禁止，第二件編作童謠諷勸，回即去擬稿送閱。子淵應命退去敘稿。孔子向子夏說道：商你熟習詩禮，旁通申韓學識，慎潰氏係本地的首富，舉動侈奢逾法，足以養成社會上的奢靡習氣，遺害

甚大，吾欲提倡節儉，慎潰氏實爲障礙物，有無強制他首先奉行節儉的良法呢？子夏答道：該氏既屬中都首富，家長愛好奢侈，子弟自小錦衣肉食，養成富並王侯的奢華習氣，根深蒂固，莫說外人不能勸誘他家力行儉樸，就算家長有志欲節儉，子弟過不慣節儉的起居，也不肯聽從。奢侈習氣，事事舒適，人人歡迎，要他改換儉樸，除非要傾家蕩產，化爲赤貧，逼不得已，只好自立生活；若然依舊是祖傳富家翁，平日奢侈慣常，不曉得起家艱難，要他力行節儉，簡直比登天還難！孔子說道：如此說來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！子夏說道：辦法是有的，不過要用些機變；夫子持躬正直，以仁政教民，未必肯用機變欺人吧？孔子說道：在吾的居心，當然正直無私，至於爲謀地方幸福，弄到無法可施的當兒，殺一儆百的威權，也要用咧！何況機變！吾對待門下弟子，正直無私，一例看待，師徒應該如此的。現在出宰中都，掌握一邑的政權，一邑的百姓有善有惡，勸善懲

惡，是邑宰的天職。慎潰氏雖非惡人，祇爲他過分奢侈，障礙儉樸，既不能實施懲罰，用些機變治理他，吾也很表同情的，怎樣的機變呢？子夏說道：祇有嚇得他不敢居住中都，搬往他邑去，不妨礙夫子的行政就得了。孔子讚道：高妙極了！好比辦他一個徒罪，說罷，師徒皆大笑，恰巧子淵擬好了公事送來，隨口問道：爲什麼好笑？孔子以直告之，子淵說道：商的設計很高妙，只怕辦不到。孔子問道：怎見得辦不到呢？子淵答道：慎潰氏既屬本邑首富，祖宗的故墓在此，搬不動的房屋田地在此，他上不欠稅賦，下不欠私債，又未做虧心事，怎能够將他嚇走呢？孔子說道：世間無難事，只要肯用心，不過非比尋常，就拿此事試試你們的才能，各將對於辦理事的意見寫在蒲編上。於是各把意見寫出，放在一起披閱。孔子含笑道說：回的意見與吾同的，商的意見也很高妙，惟嫌緩不濟急，有礙行政，准回的計劃實行。子夏披閱子淵意見，寫着梁紳因與慎潰

氏牽有戚誼，方知他的奢侈習氣，可託梁紳去對他說：他爲本邑富豪，且奉君相密令，勸他捐助十萬金練兵費，預料他決不會應允。那時卽囑梁紳勸他遷居他邑暫避，等到夫子陞任內用，搬回本邑，那末再叫梁紳去對他直說，力行節儉，否則仍須輸捐練兵費的，後效可收。子夏讚道：這個辦法，確爲勝過我的意見。孔子說道：你的意見，也頗合法，等他有婚喪喜慶，奢侈違法，拿他法辦，他必然託梁紳來討情，從寬發落，惟嫌緩不濟急。說罷，看過子淵擬的告示，禁止沈猶氏以後販羊，不准使牠飲水，加重幾斤兩，作欺詐行爲的買賣。所擬的童謠，也是寫實的。告示發給書吏繕寫，發揭市口及沈猶氏門口，這一來彷彿替他發的廣告，賣羊不飲水，主顧紛至沓來。孔子傳兩個差役至面前，把寫正的童謠給他們帶回去，教授鄰里兒童唱熟了，常到公愼氏門前唱歌。一日，公愼氏送客至門口，聽得兒童唱道：「中都邑，風氣劣，夫懦弱，妻失節，公愼氏，面

鐵，要雪恥，快離絕。」公慎氏聽得清楚，惱羞成怒，追撲唱歌兒童，被客一把拖住，向他附耳說道：「老哥的家醜，全邑皆知，否則何來此童謠，此謠必是有人所編成，點醒你要雪恥，快與不賢妻離絕。我與你都屬衣冠中人，妻女不守婦道，顯犯七出之條，應該與他離絕，不離，你的羞恥，雖掬盡水也洗不清的了。你素性懦弱，不敢與尊嫂直接談判，弟願助一臂之力。」公慎氏羞得無地可容，幸遇來客是孔子，託梁紳轉請來的，即把公慎氏拖着，同行回家，由客代表與其妻談判離婚，兩願割絕，就此一班婦女都知道邑宰要管束人家婦女的，都不敢走邪路，有面首的也都斷絕。慎潰氏起家搬往鄰邑別墅居住。原來孔子把意見告知梁紳，重託他辦理的。孔子到任了三個月，地方風氣逐漸改良，市場交易公平不欺。販牛馬的不敢高擡價格，賣魚肉的不敢加飾詐欺，男女行路分途，又因無業游民衆多，設立宏大工作場，委任梁紳爲董事長，收集無業游

民入場工作，每一部聘用工頭教授，專製造民間日用要件，出品精益求精，銷路日漸發達。齊衛吳楚等國的商家，都來批發，出品供不應求，於是擴大範圍，添設分場於附郭，少壯的游民乞丐，盡數入場工作，每日有應得的工資，工作巧妙的，還有陞充工頭，分派餘利之望，幾成爲利藪。非但游民乞丐皆願報名入場，並且工人農人在家謀生不易，也紛紛自願加入工作。孔子又設立養老所，收集一班年老不能工作的貧民，抽取工場盈利，以供老人的衣食。於是全邑民衆皆能自食其力，盜賊絕跡，夜來可以開着大門安睡，走路遺失了物件，無人拾取，仍待原人去尋獲。這是民衆知道廉恥的效果。不過地方上百姓，窮多富少，孔子又爲民衆制定養生送死的應守規則，養成敦厚節儉的風俗，使貧民漸漸有蓄積；中產階級，遇婚嫁喪葬，不再爲奢侈習氣所害，借債舉行，不致變爲貧民。養生送死的規則，分兩章，第一是養生章：「長幼異食，」「強弱

異任，「男女別途，」「路不拾遺，」「器不雕飾。」第二送死章：「棺厚四寸，槨厚五寸。」「擇定丘陵爲坟，不封不樹。」孔子把此種規則，一面揭貼通衢，一面商諸公正紳士，各勸親友實力奉行，並向一班紳士說：孔丘因見貧民過多，所以創設工作場，以爲民衆開發生利之源。這種規則，是爲民衆節省虛耗用費，不過效力還嫌不夠，丘當用一個字來教全縣的百姓，纔可收普及的效果。那梁材爲公正紳士的領袖，孔子極爲倚重。當下，梁紳發言問道：公祖制定這許多的規則，尙稱效力不夠，怎麼又說用一個字教百姓，可收普及的效果，這一個什麼字，倒要請教孔子？孔子說道：是一個修字呀。少年的百姓，一律要叫他們修學，四鄉添設鄉校，以備貧寒子弟入校修學；壯年的百姓，一律要叫他們修業，使人人各有專業，盡能夠於年富力強時，成家立業。四五十歲的百姓，一律要他們修養，使人人能知保養身體，可望長壽。還有修身，那是自少到

老，一刻不能忘掉的。還有修德行，這是諸位仁翁應該奉行的。還有修天爵，那是孔丘應該知道的。由是以觀，這一個修字的效果，不是很大了麼？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國文門徑

文 言 文 作 法 百 日 通

近時學生。只能作白話文。不能作文言文。此書即補救此弊。先述字性實字虛字。進而連句接句。綴法句法。以至起承轉合之文法。審題佈局。文體舉例等……爲文章作法中必讀之門徑書。

▲全一冊 廉價洋一角六分 寄費三分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三十九回 陞司空季斯切隱憂 見相國孔子論內禍

光陰像水一般的過去，孔子在任已有一年了，把整個的中都，治理得百廢齊舉，萬民樂業，男守忠信，女知貞節，儉樸之風，普及社會，交易公平，商業繁盛，貧民皆稍有積蓄，富家格外多財，全邑民衆皆知居仁由義，少壯的力行孝悌，年老的皆知慈愛，民衆相誠若有爭鬪爭訟，對不起這位愛民如子的賢宰官的。中都這樣大治，聲名遠播到隣國，最關心的當推齊景公，因為齊魯國界相連，名爲甥舅之國，實則宿仇未解。魯弱，是齊國的利益，魯強，與齊國有害處，故孔子自齊歸魯，齊景公時常要向晏平仲高昭子問起孔子近狀的，現在經高昭子把孔子治理中都的政績，很詳細的告知景公，景公便向晏嬰說道：相國你已前說孔丘是個食古不化的迂儒，不合時宜的，現在他能够把中都治

理得百廢齊舉，萬民樂業，男守忠信，女知貞節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可見他所抱的政見，並非不合時宜的。晏嬰說道：眼見是實，耳聽是虛，傳來之言，門內和門外，尚且要弄錯，何況魯國傳到齊國呢！並且是三家爭強，季氏當國，仲尼是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的，決不肯與權臣一鼻孔出氣，所以屈居下位，做個邑宰；難道他肯實心任事，把中都整理到古今少有的大嗎？景公說道：相國之言，甚爲合理，高卿報告，未免失實。高昭子說道：臣雖非目覩，卻是誠實人說起的，諒非虛語。現在請相國派一信人，臣派族人高庭，同赴中都，祕密觀察，虛實不難立見了。景公說道：寡人也派田祿同往，平仲派定大夫黎彌。次日，三人扮作商客模樣，駕車同往中都觀察了多日，回見景公，三人會同報告，非但與傳來之言相符，並且還有更多種更好的治績，如全境無一游民乞丐，行路男女分途，買賣童叟無欺，而且城市與鄉鎮，治理得只有鎮鄉的風俗，更比城市中敦厚。景

公嘆息道：寡人早知孔丘是天下才，悔不聽高卿言，早加重用，現在爲魯國所用，早晚吾國必受其害。平仲說道：主公勿憂，就算孔丘真有天下才，做一個邑宰，只能治理一邑，不能干涉朝政，就算魯定公欲加重用，擢爲上卿，季孫斯必然要竭力相拚，卿相爭權，國內遭殃，隣國有利無害的。高庭攬言道：臣知孔丘卽由季氏所特保，出宰中都，不久就要陞任內用的。平仲便向黎彌問道：高大夫從何處探得這種祕密的？黎彌答道：在路上遇見了孔門弟子顏回，同赴客店打尖，談及此項消息，彌也在座聽得的。平仲很不耐煩的說道：吩咐你們喬裝商人前往，祕密觀察，祇可向該處百姓探風問俗，纔能明瞭真相，你們去向孔門弟子探問，自然只說孔丘的好話了。高庭答道：庭等同往，初抵中都，原照相國吩咐察訪，顏回是無意中劈面相遇，是他先打招呼，庭欲避不得，只好還禮，推說是去經商批貨，至於孔丘的出處，是顏回無意中說起，我們並未向他

探問什麼。景公說道：顏回是孔門中第一個賢子弟，向來不說誑，所言較爲可信，相國宜加留意。平仲答道：且等他內用，做了卿相，掌握了魯國的軍政大權，那末待臣算計他。現在還嫌早咧。景公雖則唯唯答應，心中卻悒悒不樂。不在話下，且說孔子在任二年，西方各國的諸侯，陸續派大夫到中都去調查治績，記載帶回，以作法則。魯定公曉得了，先對季桓子說道：孔丘在中都大治，西方諸侯都以爲法，恐被重用，若被他國用厚禮聘去，將若之何？相國爲什麼不加擢陞內任呢？桓子答道：臣早有此心，祇爲相當位置，都有重臣，若然撤換，不免結怨。現在惟大司空叔孫輒，性情暴躁，任職以來，應辦的公事，不能夠如期舉行，有不少人在臣面前說他尸位素餐，臣想擢孔丘爲大司空，不免結怨於叔孫輒，所以遲疑未決。定公說道：任官惟賢，豈可怕結怨而坐誤國家要政呢！寡人當作罷免叔孫輒，改任孔丘了。桓子說道：既生癰，早晚要出膿，主公儘管罷

免改任，臣連夜派冉求駕車往中都，接孔丘來都。說罷，退歸相府，即召冉求至前，把心事直說一遍，叫他速去接孔子入都陞任司空。冉求聽說夫子平地一聲雷，邑宰會陞任大司空，真所謂夢想不到的，快活非常，立刻駕車，踏月趕路，來日午後已到中都邑署下車，入內求見孔子，道：賀喜夫子，已經陞任大司空，相國恐怕叔孫輒不服撤任，特命求駕車連夜趕來迎接夫子入都接任，并商善後，邑政暫交原思代理。孔子聽得是君相同意陞任，自然快樂非常，便叫子淵子夏預備移交後任，叫原憲暫代政事，原憲不願，執意要隨侍同行，只好叫子夏暫代，孔子便命冉求御車趕路，不及向各紳士辭行，吩咐子夏代向公正紳士處辭行，師徒二人在路並無耽擱，直到孔宅門前下車，叫冉求歸去報告。桓子說明朝過定公，即來謁見，冉求自去復命。孔子在家見過家屬，略進飲食，即入宮朝謁，定公面加獎慰，說道：寡人早知卿有平天下的才能，季氏不信，以

邑宰有屈高賢，寡人聞卿在任一年，把整個中都治理得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，西方諸國都來觀光仿效，若然吾魯全國，一律實行卿的治法，將何如？孔子答道：臣之治法，可以通行天下，豈但一個魯國呢！定公說道：現在任卿爲大司空，可以展佈長才，把整個魯國大加整理了。季氏有善後急待與卿磋商，去過沒有？孔子說道：先君後臣古有明訓，尙未去過。定公說道：季氏心懼怕，卿宜速去磋商善後之計，免生禍亂。孔子謝恩退出公宮，來季氏宅請見，由冉求迎入客廳，季孫斯急急出見，與孔子拱手讓坐說道：日月如流水，一別已經兩年了。斯久已欲把司空職委任，祇爲叔孫輒少年氣盛，生性暴躁，祇恐他不服撤任，發生意外事，因此遲緩到現在，雖則是定公手諭將輒撤任，料輒必然要歸怨於吾，不替他斡旋，他曾經說過要強公室抑私家，烈烈轟轟幹一番大事業，只怕他說得出做得出，如之奈何？孔子說道：他自身也是私家，豈能以抑私家爲號

召呢！常言道：物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。相國的憂患不在輒，卻在蕭牆之內。季孫很驚詫的問道：怎見得斯的憂患在蕭牆之內呢？孔子答道：內禍非比外患，不能够直告的。季孫問道：爲什麼不能够直告呢？孔子說道：顧忌衆多，直告了非但無益，反爾速禍。只怪相國素怪太忠厚，忠厚便流爲優柔少決斷，就目前叔孫輒撤任而言，豈不是優柔呢？相國待丘厚，故敢直言無忌的冒犯，還望相國原諒勿罪！季孫氏長嘆道：斯自知優柔寡斷，故以師禮事夫子，並向門下借重人才，無非欲求忠言匡正，冉子有在斯左右的日子長久了，斯以腹心相寄，信用有加，斯既有內禍，他必然知覺，何得無一言向斯直告呢？孔子說道：相國休得錯怪求，孔丘遠居中都，兩閱寒暑，舍間一切，尙且不知，怎能曉得相國府中有禍患呢？就是再求隨時函告磋商，丘囑他謹慎預防，不可以多言速禍，求的守口如瓶，是丘所叮囑的呀。季孫問道：既知斯有禍患隱伏左右，爲什

麼禁止子有直告呢？孔子答道：相國有內禍，好比身上生着癰疽，已經成功，尙未化膿成熟，倘然欲求速愈，買買然請醫生奏刀，非但多受痛苦，並且難望告痊，不如等待化膿成熟自潰，祇須擠盡腐膿毒血，外敷拔毒生肌良藥，那末可望全愈。相國內禍，也當作一例看的。未曾顯露端倪時，一經說破，反足以逼促禍患的暴發，不如緘口預防，或能無形消滅，乃屬幸事；或則預爲防備，等到內禍猝發時，就可一鼓撲滅。應付一切禍亂，當先權度輕重，計劃先後，方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最怕全無設備，先露口風，必致禍發不可收拾，金人三緘其口，古有明訓，相國宜加深思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季斯優柔寡斷禍伏蕭牆
孔子持重多謀計衛相國

且說季孫斯聽了孔子談論內禍，拿身生癰疽作比例，也以爲不錯，就皺眉說道：夫子爲斯設計，周密已極，斯卻常在夢中，可算得糊塗極了。尙不知此禍將於何時暴發，也不知如何釀成此內禍的，務請明白指示，以便設法防避。孔子答道：應該不能漏洩的外禍，一經漏洩，尙能速禍；至於不能漏洩的內禍，一經漏洩，隔牆有耳，窗外有人，更足以促禍的速發。這是理勢使然，並不是丘敢危言聳聽。季孫斯等不及聽下文，發言問道：禍將速發，斯一無設備，如之奈何呢？孔子說道：相國宜守鎮靜，越慌亂越不可收拾，好得丘來朝即可赴司空署接任，當爲相國設計。還怕禍起蕭牆，外援緩不濟急，雖有冉求在左右，無如

他能文不能武，只恐保護難周，蒲邑宰仲由，是丘門下弟子，精武功，有勇力，丘當薦給相國。此人忠勇異常人，可資保衛的。季孫斯答道：子路好勇，斯也素來聞名的，不過他在蒲邑，政聲卓著，百姓愛戴，怎能將他調爲家臣呢？孔子說道：公文上祇說將他內調任用，一面待丘附函叫他速來都，派冉求駕車往接，次日就可到此。辦事以速爲貴，猶其是應變，更不容稍緩的。季孫斯卽傳冉求至面前，書寫公文，冉求一邊寫，一邊向季斯問道：派誰去繼任蒲宰，也須同時發表的。季斯感激孔子，有心提拔他的兒子，就向孔子問道：派令郎伯魚前去吧。孔子答道：承蒙相國盛情，照顧豚兒，無如他福薄體弱，今已臥病兩月了，非但不能夠奉委到任，而且病入膏肓，難望生存人世的了！季斯說道：把孔蔑調任蒲邑如何？孔子答道：任官是相國的專司，非丘所敢預聞的。季斯吩咐冉求準以孔蔑調任，另選自己相識的孔門弟子爲鄒邑宰及中都宰，不在話下。且

說孔子寫好書信，交給冉求連同公文，一併藏好，立刻駕車啟行，逕抵蒲邑署前，停住，下車入衙請見。子路得報出迎，接入客廳，分賓主坐定，啟口問道：「由今日得自中都人傳言，說夫子已經內陞大司空，不在中都了，究竟確不確呢？」冉求說道：「中都人受過夫子二年多教化，安有捏造虛言之理，求即奉夫子同季氏命到此，接你入都去。有公文書信在此，請你閱看吧。」說時取出公文書信，子路接來先看公文，上面寫着：

「據大司空孔保舉蒲邑宰仲由在任三載，政聲卓著，允文允武，堪資內用。准此加委仲由爲大夫，速即來都，赴國卿衙門供職，并着留屬員守候。新任蒲邑宰孔蔑到署，以便移交。」

子路閱罷，認得出是冉求的手筆，便問道：「分明要我和你在一處辦事，私臣而加委公家職銜，這不是你的算計麼？」冉求說道：「你且看了夫子的書信，就可一

目了然；是不是我算計你，也用不着我爭辯。子路取過孔子的書信閱看，上面寫着：

「與汝闊別兩載，彼此爲職位所羈，苦難相見。今我已內調入都，邑宰竟得陞任大司空，破格擢陞，微季氏力曷克臻此。季氏待我及二三子皆目爲賢人，惜乎其親賢人而不能遠小人，以致陽虎居心叵測，禍伏蕭牆。撤任司空，叔孫輒剛愎自用，陽虎之流亞也。近聞二人將合夥作亂，季氏不免危及身家，我亦恐爲輒所傷，爾忠勇冠時，堪資保衛，緣是商諸季氏，將爾內調，猶恐猝起星星之火，燎原不可嚮邇，特派冉求駕車來接，務須同車來都，留令弟仲然在蒲，待我促子蔑來時，以便交代。來書盼望，萬勿挨延。此致

季路硯弟覽。仲尼手啟」

子路看過書信，方纔明白，要他去保衛的，便對冉求說道：夫子命，怎敢違延，不過時將傍晚，不及動身，只好守至天明，趕早登程吧。冉求說道：是啊。你把隨身行李及移交手續，連夜收拾停當了。子路依言，吩咐族弟仲然去收拾，一面備酒款待冉求。酒逢知己，且談且飲，子路說道：陽虎目無家主，我早已聽你在夫子面前說起過的。冉求答道：是啊，還在二年以前，夫子往弔季平子的喪事，反用璠璣殉葬那天說起的。子路說道：子有。你的爲人太覺謙退了！季斯又是優柔寡斷的，以至於弄到禍伏蕭牆，至今還未消滅。若然換了我在季氏跟前，早已把他攆走的了，你明知陽虎的專橫，能够隱忍二年多日子，不向季氏直言忠告，這樣的好耐性，可稱舉世無雙了！冉求答道：你但知其一，不知道陽虎是季平子的信用家臣，並且是平子夫人的內姪，季斯倚重異常，常言道：疏不間親，我若貿貿然說虎的壞話，季斯必然要算我和他爭權，既知忠告不聽，再去

說人家壞話，徒然結怨小人，不智已極。只怕你換了我，陽虎不會被你攆走，你卻被陽虎揮諸門外了。季氏左右盡是虎黨，我祇一人，獨龍難鬥地頭蛇，這句古話的意義，難道你不明白麼？子路說道：佩服佩服，當初敬叔奉平子命，向夫子門下選賢，夫子獨舉你一個，並向二三子說：只有你能够長久爲季氏宰，薦他人去，非但等弗長，還怕鬧出亂子來咧。當時有幾個弟子，還說夫子偏愛你，現在方知夫子對待弟子一視同仁，因材施教，知人之明，當世找不出第二人。不過我聽了你的話，也有些膽怯了。季氏本爲魯先君的子孫，並且兩世爲相，國家臣衆多，若然盡是虎黨，那末我和你只有兩人，終覺寡不敵衆，保衛難周，難道許多家臣中，竟無一個忠於季氏的？冉求答道：祇有一個林楚忠於季氏的，時常和我談論陽虎的專橫，和陽虎面和心不和的。子路欣然說道：林楚既然忠心事主，等我到了季氏家中，叫他助我一臂之力，我到可出其不意，把陽

虎一劍揮爲兩段，那末季氏蕭牆之禍，由一到即可消滅，豈非快事？冉求說道：談何容易，入都須和夫子商議，計出萬全，方可撲滅此獠，切不可冒昧從事。子路勇敢過人，不信冉求的話，說道：一個家臣，到得那裏，怕他什麼！像你這樣畏縮不前，疆場上，還有人敢衝鋒陷陣麼？冉求說道：信不信由你，總而言之，要和夫子磋商進行的。來朝要趕早登程，還是罷飲進飯，早些休息精神吧。子路說道：我在諸同學中，惟有與你最爲知己，這也是夫子指定的，因爲我暴躁好勇，你卻謙退謹慎，與你結爲知己，有水火既濟，剛柔相配，交互得益的好處。現在叫吾們同爲季氏家臣，兼作夫子護衛，正宜同心協力，豈有不信你之理。冉求說道：願你言從心發，始終與吾同官同食，非但夫子可托保衛，並你自身也有無窮的好處哪。話休煩絮，當晚飯罷休息，來朝兩人於東方發白時，就起身盥漱，吃過早飯，冉求喚僕人帶馬駕車，子路一面命人備馬，一面和冉求走至署

前車馬已經駕好，行李塞在車中，冉求瞥見一匹畫眉駒，全身毛色好像駱駝，雙目上有兩道白眉毛，好像畫眉鳥，神駿非常，就說道：吾雖然不是伯樂，也相得出這匹是龍駒，不知化多少代價買來的？子路答道：此馬能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且能黑夜奔馳路上，不必火把照耀，真是龍駒寶馬。祇化八十兩黃金換來，便宜極了。現在和你同行道上，恕不等候，吾先到夫子家中等你吧。說罷，扳鞍上馬，冉求登車挽韁，並行道，子路前行，一路扣緊絲韁，小走出城，冉求的車子相離不遠，等到寬廣的大道上，子路放鬆絲韁，喝一聲馬來，那匹龍駒靈警非常，曉得主人要緊趕路，就緊咬銜勒，發開四蹄，好像逐電追風似的，一個轡頭趕了五十多里，冉求車子落後不知多少里數，子路祇管扣緊絲韁，小走五六里，使馬喘氣平復，再放鬆絲韁快走，行到日中時候，已抵曲阜孔宅門前，駐馬落背，孔宅的僕人走來帶馬到後院中餵料。要知子路與孔子磋商，定計

討平陽虎情形，且閱下回。



二百五十歲
老人李青雲

長生不老祕訣

實售洋一角八分

長生大道。養身治心。長命初基。靜坐調息。安神行功。全身關竅脈絡。寡慾養心法數十篇。閱之天君清泰。長壽可期。



謝石
程省

測字祕訣

實售洋一角八分

測字小道。頗有哲理。且可開發心思。間得神祕暗示。南宋謝石。清初程省。測字通神。言必奇驗。海虞丁氏藏本。刊行以供同好。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四十一回

聞人少正卯挑撥亂謀
邑宰公斂陽編練防患

且說子路跨着畫眉駒，先趕到曲阜，進謁孔子，孔子笑容可掬的問道：由來得迅速極了，求呢？難道他逕歸季氏去了？子路答道：由跨快馬先來，安慰夫子的盼望，求還在路上咧。孔子問道：季氏的委札，同吾的書信，看過了麼？你有無意見呢？子路答道：看過了。由以爲在蒲做公家的宰邑，自問尙無錯誤；季氏忽然命由交卸，雖說是內調，實則是充他的家臣，由本不願意，祇爲夫子內陞大司空，且恐陽虎等作亂，須由在左右護衛，所以應命趕來的。孔子說道：由難道你還沒有曉得，現在魯國的官吏，沒一個不是受三桓支配，受季氏委任，不過三家賜邑的邑宰，大家都曉得是三家的家臣，以外文武百官，那一個是魯

君所委任，也都是私臣呀。非但魯定公沒有主權，已經歷過宣成襄昭四世，都是祭則寡人，權歸季氏的了。子路問道：怎麼叫做三桓呢？孔子說道：季氏的始祖公子友，一名季友，是魯桓公之季子，即孟孫氏、叔孫氏也都是桓公的子孫，因此稱作三桓。子路又問道：季氏專政，是不是由季友創始的？孔子答道：季友有大功於魯，慶父連弑兩君，幾乎弄得不可收拾，所以說：「不去慶公，魯難未已！」幸得季友設計殺死慶父，擁立僖公，以功封上卿，並賜以汶陽田地及費邑，友死由子文子行父增大世業，直到魯文公死後，東門遂殺適子立庶子倭爲君，就是宣公。主張雖出自東門遂，季文子非但附和，並且把應立的太子驅逐，就此奪專國政，歷宣成襄昭四代，那昭公却被季平子逼得出奔齊國，今已死於乾侯，定公猶爲季氏所擁載的，國政全歸季氏，由來已久，安得有公臣呢。說到這裏，冉求走來，見過孔子，向子路問道：你的坐騎快極了，我竟趕不上。子

路說道：現在怎麼辦呢？冉求答道：這是要請夫子示下的。孔子說道：由且慢去見季斯，他雖位居上卿，大權獨攬，却不料他優柔寡斷，姑息養奸，以致禍伏蕭牆，左右盡是陽虎的羽翼，在他面前只好絕口不談，且在這裏議妥了再說。好得來朝敬叔等都要到此，就可磋商辦法了。冉求也不曾歸報季氏。次日，孔子整衣冠赴大司空衙門接事，文武百官陸續前去道賀，這是官場慣例。來賓一恭而退，孔子祇將敬叔懿子弟兄倆留住，吃過午飯，就在內衙中會議。孔子爲防洩漏風聲，派原憲在室外照料，以防有人竊聽。當下孔子首先發言道：丘旣然接任司空，當與季氏同舟共濟，圖個長住久安，那知季氏禍伏蕭牆，據他自己稱：叔孫輒行將謀亂了，丘是初回曲阜，究不知國中真相如何，敬叔你和各方都屬素常往來，必然深悉各方的近狀，怎樣可以消弭禍亂，應該從常計議。敬叔說道：三家專政，列國皆知，也不容自諱，祇爲三家各用家臣爲政，家臣又竊

三家主子的權柄，三家目無君主，家臣目無主子，這也是循環報復的天理吧！我們兄弟雖也是孟氏子孫，因為遵守義方教訓，向不專政，我家的宗邑名成，宰邑公斂陽，叔孫州仇的宗邑名郈，邑宰公若貌，季斯的宗邑名費，邑宰公山不狃，這三個邑宰中，惟公山不狃最爲強橫，兼之陽貨爲季氏家臣之長，專橫更甚，奸謀百出，有力如虎，所以又名虎。還是季平子生前所信用，擅作威福，全不把季斯放在眼裏，斯反被他挾制，竟弄得束手無策，內中還有一個名叫少正卯的。爲人博聞強識，巧辨能言，通國號爲聞人，季斯頗加禮貌，卯陰陽其說，見季斯稱頌他佐君匡國，見陽虎等又用強公室抑私家的話來游說，教唆他挾魯君以令三家，挑撥得上下如水火，季斯還當他好人咧！那叔孫輒素來與少正卯相厚，近來聽卯唆使，暗中與公山不狃、陽虎等計議，打算先殺季斯，然後再除孟氏叔氏，以公山不狃代季斯之位，叔孫輒代州仇之位，陽虎代吾們

無忌之位。孔子問道：謀反非同兒戲，傳來之言，不足取信，究竟確不確呢？敬叔說道：是成邑宰公斂陽親口告訴我們兄弟的，並稱是少正卯代陽虎去與他密謀，幸爾他不肯背叛主子，否則亂事早已發生了，怎說不確呢！孔子說道：這是曲阜居民的積德，賴一公斂陽未遭禍亂，不過陽虎等既懷反意，決不肯就此消釋；公斂陽既具忠心，正好利用他消弭禍亂，叫他陽與少正卯陽虎等附和密謀，暗中以消息密報無忌，以作預防之計。敬叔說道：公斂陽忠於吾家，有密令給他，必肯照辦，不過未雨綢繆，預防方法，應該怎樣設計呢？孔子說道：防亂祇在武備，當叫無忌訓練勇士，詐稱築室於南門之外，立柵聚材，選壯夫三百人爲傭，推說興工，實爲防亂；一面密令公斂陽編練勁旅，倘有人來告急，火速帶隊赴援，不可延緩誤事。敬叔唯唯應命，旋即送信給公斂陽照辦，當下商議終了，再求向孔子說明，欲與子路往見季斯，孔子向子路說道：季斯並無權

臣專橫習氣，就不過只能親賢人，不能遠小人，這是他自己的短處，他很器重你，你去當忠事之；但是季氏左右盡是陽虎心腹，切不可和他談及虎的密謀，這時的密議，也不可向他說明。若然他背着人問及善後，你只說夫子早已替相國安排，儘可高枕無憂。由你素性急躁，現宜力戒，一切當與求商酌進行，謹記勿忘。子路一一應命，即偕冉求辭出，各自乘馬駕車，逕至季氏門前走下，車馬自有人帶去餵養。冉求引子路入客室中，季斯已有人報告，急行至客室中與子路相見，冉求因見客室中站着八個僕役，不言可喻是陽虎的心腹，不敢說什麼，只好把子路的坐騎來敷衍。向季斯道：仲由得着一匹真正龍駒寶馬，一見那渾身的毛色和神駿，就曉得不是常馬，真是當世無雙的千里馬。季斯即命人到厩中將畫眉駒牽至庭中，舉目觀看，讚道：果然是好馬，不知化多少錢買來，可能轉售給我麼？子路心愛此馬，不肯割愛，猶未便直言拒絕，只好諉

婉答道：由既在府中辦事，相國要代步，何妨乘騎。季斯答道：吾打算用他駕車呀。子路說道：此馬能够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只能行遠，不能負重的，相國必須另造一輛輕車，方可用此馬駕御，所以輕車寶馬，四字相連的。季斯卽傳驂乘林楚至面前，介紹與子路相見，子路早知他是斯的心腹，與陽虎反對的，有心和他結交，且知他精於御馬，和他談了幾句，卽同他帶馬到射圃中，林楚跨坐畫眉駒，在箭道中馳驅了一回，季斯也在旁邊觀看，連聲讚美好快馬，等到林楚落背，季斯向他問道：吾甚愛此馬，子路一時不肯割愛，你看這匹馬該值多少代價？林楚答道：千里馬是沒有定價的活寶，化千兩黃金，只怕無處可購。季斯說道：吾以黃金千兩，向子路暫易此馬，你去定製一輛極輕快的車兒，以便駕御。林楚應命退去辦理。季斯回到裏邊，命再求取黃金千兩給子路，子路只好答應，不料次日黃昏，季氏馬廐失火，燒死馬匹六頭，惟有畫眉駒安然無恙。

起火時，孔子正在季氏府中吃晚飯，圍人來向季斯報稱厩房失火。孔子攬言問道：可曾燒死人？圍人答稱：沒有傷人，僅傷了六匹馬。季斯頓足道：可惜畫眉駒燒死了！快傳林楚前來，他身為駟乘，況且畫眉駒是着他保管的，所司何事。話聲未絕，恰巧林楚走來，笑容可掬的向子路說道：楚早已料及厩房要失火，所以於傍晚時把畫眉駒悄悄帶回家中，幸未遭殃。季斯聽得清楚，就說道：吾只道已經燒死，虧得你辦事細心，早已另藏他所，以後更宜格外當心，勿受小人算計。說罷長嘆一聲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陽虎爭權深宵定計 林楚救主半路疾馳

孔子演義

131 (二卷)

且說季氏馬棚失火，孔子固知是陽虎羽黨放的，祇爲耳目衆多，故不曾向季斯說明，旋即辭歸。子路戎裝御車相送，孔子叮囑道：禍亂快要發作了，亂時必始於季氏，你須格外審慎，切不可鹵莽從事，還須密囑冉求、林楚注意虎黨行動，倘有消息，速來報我，事關大局，不可以懈怠的啊！子路唯唯答應，將孔子送回家中，方纔回轉。且說叔孫輒因爲失寵於叔孫州仇，極意和陽虎少正卯等結交，大司空是掌理全國土地，他任職多年，只知斂錢，毫無建設，位置早已動搖，幸得陽虎受了他的重賄，竭力在季斯面前說情，纔能保留到近時撤任。這次撤任，他又懇託陽虎去說項，無如季斯已知虎有謀亂的野心，怎肯聽他的話，陽虎不知自量，只是挾制季斯收回成命。季斯聲色俱厲的說道：國家

設官受職，是君上的特權，叫吾怎能收回君命呢？陽虎冷笑退出，逕來造訪叔孫輒，輒接入客室分賓主坐定，輒問道：仰仗大力，可有挽回餘地麼？陽虎怒形於色的說道：可惱啊！可惱啊！非但你的位置無法挽回，只怕吾的位置也要動搖咧！近來季斯信任了孔門弟子，與我常常避不見面。事已如此，好比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於其事後追悔，不如先發制人，你以為如何？叔孫輒沈吟了一回，答道：先發制人，那是一定的辦法，不過茲事體大，一經發作，不易收拾，最要緊的兵力，曾否編練充足呢？陽虎說道：設備已久，季氏家中的兵卒，是吾弟越所訓練統率的，都是我的心腹，不幫季氏的，還有公斂陽在成邑訓練精兵，與我約定，起事日送信到成邑，他即率隊來助戰。有這兩處兵力，難道還做不倒三家麼？叔孫輒答道：孟氏叔氏也都有家甲，公宮中還有壯勇，已覺寡不敵衆，況且齊國晉國出兵來問罪，怎樣對付呢？常言道：一人沒得兩主義，還是召集心

腹，商酌進行爲妙！陽虎依言，當晚就在輒家召集少正卯、陽越、公斂、陽公若、貌苦越等祕密集議。少正卯問道：費爲季氏宗邑，兵多糧足，邑宰公山不狃亦有貳心，爲什麼不召他來共圖起義呢？陽虎答道：虎和他商議過的，他要挾必得季斯上卿之位，纔肯相助，所望太奢，兼之季斯已派心腹前往監視，只怕漏洩風聲，妨碍吾等大事，所以暫時不與他謀，且等將來再說。少正卯又向叔孫輒說道：孔丘奪取你的官職，是你的仇人，應該先將他刺死，使他門下弟子星散，免生後患。叔孫輒答道：孔丘原爲中都宰，怎能奪取我的官職？都是季斯將我撤任，州仇平日常在他面前說我的壞話，他既不仁，吾也不義，我當殺死季斯。州仇、陽虎攙言道：是啊！孔子乃列國皆知的大聖人，弟子遍天下，而且齊景公非常敬重他，我們若能成事，當用他爲相，使鄰國不敢來問罪。少正卯微笑道：仲尼是祖述堯舜的賢人，你們這種舉動，那裏看得入眼，只怕要用他爲相，他

早已逃遠咧！陽虎說道：就算他逃避，並不妨礙我們，何必去刺死他，落個害賢之名，天下賢士誰肯來歸呢？總之擒賊擒王，當先殺季斯，次及州仇，無忌以外，概不誅戮，那末可以強公室抑私家作門面語；定公肯服從我們的，就戴他爲君，不服從我們的，另立新君。我們因爲看不過三家竊國專權，特行聲討，祇奪取三家的權柄，對於定公非但不加傷害，反爾要力加保護，增強公室，使天下人明白我們不是造反。少正卯說道：起事愈速愈妙，遲恐漏洩風聲，三家合力謀我等，如之奈何！陽虎說道：後天十二爲禘祭之期，定於十三日宴季氏於蒲圃，伏兵圃中，刼殺季斯，歸我弟陽越擔任。接着向公斂陽說道：屆期你須率壯勇，於日中趕到南門，孟氏新室，刼殺無忌，不得延緩悞事。又向叔孫輒說道：三家必須同時翦除，方無後患，屆時你率心腹，趕往叔孫氏，刼殺州仇，不得有悞。說罷，各自散去整備。公斂陽密遣心腹送信給無忌，叮囑他禘祭後一日，不要

出門，倘有亂黨來攻，閉柵堅守，至日中陽必率兵來援，無忌接到這種不幸的消息，當日即來尋訪孔子。把公斂陽的密報，詳述一遍。孔子說道：丘剛得再求來說起，陽虎定於十三日宴斯於蒲圃，季斯恐遭禍亂，命求來問該去不該去？丘早料到陽虎必於是日作亂，季斯不去，他必延期，所以叫他應允赴宴，丘并授密計於子路、林楚等保護季斯，逃到你南門新室中暫避，公斂陽既已約期來援，祇須堅守待援，丘當派子路來接應。無忌說道：陽虎聽信少正卯的教唆，以強公室抑私家爲作亂的號召，難保不入宮中劫取定公，同來討伐三家，那末他攻我等，可稱聲討不臣，我等迎敵，便覺投鼠忌器，如之奈何呢？孔子答道：既有少正卯在中間挑撥設計，挾君上以討權臣，勢所必然，而且定公素來與季斯不甚相得，陽虎若然入宮要挾，定公必然樂從。無忌說道：憑着良心說，季氏雖然佔奪公室田賦，然而定公能够以弟繼兄位，實出自季平子的擁戴，強

索若干田賦，也不算過分啊！現在往事不追，祇論十三日的禍變，季斯既欲避往南門新室，無忌變成衆矢之的，必有一場血戰。近敵既有公斂陽來援，或可逢凶化吉；不過定公方面，無忌不能夠攔阻他莫聽陽虎之言。夫子素得定公倚重，全仗大力維持。孔子說道：丘當然不能推諉，不過祇能順從君意，因勢利導，不能夠諫阻他不要理睬陽虎的。無忌說道：這個夫子自有權衡，無忌毫無主張。孔子說道：請歸新室，預備固守，弓箭越多越妙，若然有居高臨下之勢，那末一百弓箭手，可以射退一千敵兵咧。無忌應命別去。光陰像箭一般的過去，相隔禘祭僅有一天了，定公在朝上向孔子問道：來朝禘祭，缺少贊禮，素知卿門下多賢才，着卿推荐一弟子充司贊。孔子答道：卜商知詩熟禮，能勝此任，臣退朝，卽命卜商入宮朝見。定公說道：寡人嘗聞子夏讀晉史至三豕渡河，知爲己亥渡河之悞，衛人稱爲聖人，可就是他麼？孔子答道：正是。卜商是子夏的姓。

名呀。定公刻不待緩似的，退朝時派內侍隨孔子同歸，召見子夏。子夏很詫異的向孔子問道：魯君何故忽來召商？孔子說道：是我荐舉你去相贊禘祭禮的。若然定公命你天天入值，你當遵命。後日倘遇陽虎入宮劫奪定公，你保着定公同行，如見與孟氏激戰，隨機應變，暗中宜助孟氏取勝，不得有悞。子夏唯唯答應，即隨內侍入宮，以臣禮見定公。定公把各種郊社禘嘗讌饗等相問，子夏對答如流，非但句句有來歷，並且摘出各種祭禮的錯誤。定公讚道：名下無虛傳，莫怪衛國人稱你是聖人，就是你的夫子也說讀書不及你淵博，與你對答頗多益處。自今日起，每日須入宮以備諮詢。子夏應命謝恩退出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次日已是禘祭之日，陽虎命陽越保護季斯陪祭，他卻帶着一班羽黨，名爲到蒲圃中收拾，實則密囑心腹，來朝扮作亂民，埋伏在門口，等待季斯下車，將他亂刀砍死。當日安排停當，來朝派弟陽越跨馬往迎季斯赴宴，並叫苦越率

季氏家甲護衛，陽虎帶着一隊勇士探信接應。再說季斯早知今日不是好宴，本想謝絕不去，因為問過孔子，孔子對他說，這是癰疽自潰的時期，豈可謝絕，儘管命林楚駕車前往，孔丘早有妙計安排，送你到孟氏新室中避禍便了。所以陽越來迎，季斯即命林楚用畫眉駒駕車，并命子路苦越率家甲侍從，吩咐停當，踱步走出，跨上輕車坐定，林楚御車前行，陽越跨馬率隊前後護衛。季斯望見陽越手挺長戈，滿面殺氣，一班兵勇，盡執着雪亮的鋼刀，不像迎接上賓赴宴，好似押解重犯赴刑場，嚇得他面容失色，顫聲說道：林楚救我，速往南門孟孫氏新室避亂去吧。要知季斯能否脫禍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家臣叛主中箭身死 賊首刼君奪路敗逃

且說林楚早已經子路密囑，奉孔大司空命，叫他把季斯送往南門。孟氏新室，孟氏有新編壯勇保莊，足資禦敵。所以聽得季斯呼救，本則向北行，他就帶轉馬頭向南，把鞭兒向馬身上輕撲一下，那匹畫眉駒就發開四蹄，逐電追風似的，拖車向南門而去。陽越只道林楚不認得蒲圃在北門，在馬背上高叫道：走錯了，向北行的呀！話聲未絕，車馬已去遠了，情知有異，也就馬上加鞭追趕，無如常馬那裏趕得上龍駒，一刹那車馬已去得影踪全無。只好帶着兵隊，路上探得相國的馬車是出南門，一路追出南門，一面派人飛報陽虎速來接應。先說林楚御車直到孟氏新室停住，季斯下車，無忌接入室中說道：孔司空早已送信給我，今日爲陽虎作亂之期，果然被他料到，相國受驚了沒有？季斯

恨聲答道：亂賊陽虎，身受我家重恩，竟敢謀害我的生命，賊弟陽越帶着亂黨在後追來，速速整備撲殺此獠。無忌傳令三百壯勇，閉柵防守，如見亂黨來攻，不必出戰，祇須居高臨下，用亂箭射敵。三百壯勇一律手執弓箭，閉柵登高防守，隔不多時，陽越一馬當先，直衝到柵門外，叫道：開柵門，有君命與你們大夫商議。門內壯勇置之不理，陽越見亂謀已露，勢成騎虎，只有進攻，並無後退立足之地，於是率衆攻打柵門，壯勇們見賊黨蜂擁來攻，一聲吶喊，箭如雨點般向賊衆身上飛來，陽越跨馬在前，身着二十多枝，一箭穿喉，墮馬而死，賊黨射死大半，在後的見越已死，轉身奔逃，至半路，正遇陽虎帶着五百名壯兵來助戰，遇見敗卒報告，方知陽越已被亂箭射死，就在馬上長嘆道：出兵未捷，已折一臂，勢成騎虎，有進無退，惟有拚死一戰。接着向部下說道：孟氏已有整備，不可造次衝殺，你們各去收集硫磺煙硝火球火箭，等在南門守候，我將往公宮

請君駕同往聲討三家哩！說罷，帶着一隊衛士，帶轉馬頭，一路向朝中趕來，直到宮門口下馬，帶着衛士闖入宮中，一邊走，一邊喊着季氏孟氏同謀造反，已將吾弟殺死，特來請君駕同往征討亂賊。內侍飛步入宮報告，定公聞言，急得目瞪口呆，幸有子夏在傍，定公向他問道：陽虎竟敢謀反，諒來季斯已逃往孟氏家中，那末寡人若隨虎出戰，未免得罪季孟二氏，不出宮該怎樣拒絕呢？子夏答道：事變臨頭，當權度輕重以從。虎是一個家臣，自知敵不過二氏，故欲挾君上以自保，論理當然拒絕，不過實逼處此，一經拒絕，虎必衝入宮來，擄掠寶器，弄得玉石俱焚；論勢只好隨他同往，商請保駕隨行，季孟二氏跟前，自有吾夫子爲君上辨白，請勿顧慮。定公轉念要保全宮中不遭搶劫，惟有隨賊出宮，便對子夏說道：你的說話不錯，但是虎的野心，更甚於二氏，只怕隨了他去，寡人不得還宮，又將奈何？子夏說道：陽越已死，陽虎如斷一臂，滅亡即在今日，怕

他則甚定公只好帶着子夏出宮，一面吩咐駕車，陽虎見過定公，要求悉出宮中衛士同往助戰，定公只好傳令衛士護駕，由子夏御車，陽虎帶隊開路。行抵半路，正遇叔孫州仇，帶着一隊家卒想來保護公宮，被虎攔住，逼他同往助戰，州仇含糊答應，護駕同向南門行來。陽虎一馬當先，趕到南門，祇見部下壯勇都帶着引火之物，就傳令道：三百人分攻孟氏新室的東西北三面，每面一百人，各把火球火箭射入柵內，使他起火延燒；二百人隨我攻打南面，只用吶喊，不用衝近，引他們放箭，等到敵人箭盡，方可奮勇進攻。賊衆應命，分四面向孟氏新室撲來，這時無忌季斯都在高處督兵防守，瞥見亂黨像蜂擁似的撲來，無忌傳令放箭，無如賊衆相隔一箭之遠站住，只是虛張聲勢，擂鼓吶喊，並不衝，一個也沒有中箭受傷。林楚看得清楚，忙向壯勇說道：慢放箭，等待賊衆衝近些再射。陽虎見敵人不放箭了，下令飛行攻柵，一隊賊兵驀地飛步衝來，

守柵壯勇再想放箭射退，無如賊衆已經逼近柵門猛攻，箭失效用。無忌傳令開柵門出戰，三百名壯勇，猶如猛虎出洞，各執兵器，衝出廝殺，雙方正在肉搏大戰，無忌接報三面柵門起火，是賊黨放的。無忌忙傳命林楚相同僕役人等，灌水救火，壯勇見宅內起火，不免心慌，漸覺敵不過賊衆，步步後退。季斯向無忌頓足道：後面火燒未息，前面壯勇將敗，如之奈何？無忌指着天空說道：日光正中，公斂陽只在這時候來援咧！話聲未絕，望見賊衆後面大亂，一隊兵馬衝殺過來，望見旗幟上斗大一個成字，無忌大喜道：斂陽來咧！吾等可以高枕勿憂了。原來公斂陽是魯國的有名上將，力大無窮，車戰馬戰步戰皆能，善用長矛，當下一馬當先，向賊衆背後殺入，陽虎起事之前，和他要約共圖富貴，許以無忌的位置，這時只道他來助戰，及見他把賊衆亂殺，就拍馬上前招呼道：這班都是虎的部下，將軍何故亂挑亂刺？難道認錯了不成？公斂陽虎目圓睜的

說道：斂陽乃是食君祿忠君事的大丈夫，豈肯助你這忘恩負義，叛主謀反的小人，早知你要危害我主，特地准時來援的。你有膽量，敢和我戰三百合，勝得我，我立刻解甲歸田，勝不得我，速速下馬受縛，憑國人公判你的罪惡。陽虎聽說，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眼生烟，抖動手中渾鐵鑿鋼戈，厲聲喝道：惡賊，休得誇口，我與你主前日無仇，往日無冤，爲什麼用亂箭把我弟射死，我爲弟報仇，有什麼忘恩負義！說時挺戈迎面刺來，斂陽舉矛架過，只當虎是無能之輩，僅用得五六分功勁，竟然擋不開，方知陽虎身大力不虧，不敢輕視，用足十分功勁，架開鑿鋼戈，圈馬再打照面，兩人在廣地上廝殺起來。戈來矛擋，矛去戈迎，一個是久戰沙場的上將，一個是有力如虎的蠻子，正是棋逢敵手，打了七八十個照面，依舊不分上下。霍地一聲吶喊，又來了一隊人馬，原來是子路受了孔子的密命，同苦越帶領一隊季氏家兵趕來，子路在前，望見子夏爲定公御

車，停在後邊觀戰，宮中的甲兵，正在和公斂陽部下混戰，並見陽虎十分驍勇，斂陽一時殊難取勝，想起孔子密授的妙計，就依計而行，先向子夏打過招呼，方在馬背上高聲喊道：陽虎快要敗了。君上身分何等尊重，豈可身臨戰地，此時不走，還待何時！子夏連忙帶轉馬頭，喊道：衛士們護駕還宮，一班衛士，如奉敕命，一律後退，保着君駕，向西取道還宮。這時陽虎瞧見越袖手作壁上觀，自知無人援助，不免心慌，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三十六着，還是走爲上着，緩日厚集兵力再來報仇，不爲晚咧！轉念之間，虛幌一戈，撥轉馬頭，奪路落荒而逃，斂陽並不追趕，向亂黨喝道：你們都是本國的壯丁，何苦助賊謀反，自取殺身之禍，速把軍器丟掉，饒你們一死，數百名亂黨一律解甲棄兵刃，四散而逃，有一部份伏地乞降，斂陽收爲己用，收隊入柵，見過無忌和季斯，這時火已救息，子路苦越同來見過季斯，無忌收隊點名，三百壯勇只賸一百九十人，發聲

長嘆道：惡賊陽虎無端造反，害死了許多人命，放他逃去，天理難容。斂陽你爲什麼不傷他性命呢？斂陽答道：虎賊實力很大，戰法也頗精明，纔能戰鬪八九十合，他始逃去，窮寇莫追，古有明訓，所以放他一條生路。季斯恨聲說道：不殺此獠，孟氏季氏永無寧日，現在只怕他入城劫奪車駕，如之奈何？斂陽說道：他好是漏網之魚，安敢入城劫駕呢？季斯說道：就算他不敢劫駕，不過放他逃往他方，也是心腹之患，大夫須派人打聽，得悉他逃避的所在，速來報告，以便斬草除根，免得再遣後患。斂陽說道：此賊的居心險惡已極，身受相國兩代厚恩，尙且要反叛，現在已成不共戴天之仇，只怕他逃往與魯有隙的大國，便足爲後患了。要知陽虎逃往何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仲由率兵駐費邑 陽虎行詐奪謹揚

且說季斯聽了公斂陽的話，說道：「吾也恐這惡賊逃往齊晉等國，足爲心腹之患，還是大夫從速追而殺之，吾有一匹千里馬，借你跨着追趕如何？」斂陽答道：「祇見他落荒而逃，東西南北，不知他向那一方逃生，簡直無法追趕。」子路攙言道：「惡賊此時決不會出國，只怕他逃往相國宗邑，飽掠些賦稅珠玉，然後逃往他國，以作進見之禮。」無忌說道：「是啊！我們還是入朝去，召孔大司空共商善後吧。」接着吩咐林楚備車。公斂陽說道：「吾有職守，且怕陽虎先吾入成劫掠，急欲回去咧。」說罷告辭先行，無忌同季斯登車入城，逕至朝堂等候，派子路帶隊回轉，駕車去迎接孔子入朝，孔子接得子路報告，曉得陽虎已經戰敗逃亡，就命子路御車入朝，與季孟二氏相見，先向季斯說道：「相國受驚了。」季斯答道：

斯自覺愧對無忌，用個惡賊陽虎，忘恩造亂，累及無忌死亡壯士一百二十多人，新宅被賊用火攻，燒壞一部分，這都是斯治國不嚴，養成今日的大亂，孟氏的損失，應該由我賠償。無忌說道：我們的損失，不成問題，最要緊惡賊未除，不知大司空有無斬草除根，撲殺惡賊的辦法麼？孔子答道：陽虎不會被亂箭射死，此獠惡貫未滿，足爲後患。現在最要緊的相國速派心腹帶甲兵趕往費邑，名爲助守，實爲監視公山不狃，不許他容留叛賊；還有郈邑公若貌處，當由州仇派人前去知照，不可以收留陽虎。一面派人四出探聽陽虎逃往何方，誰先得着消息，到相國府報信，賞銀二百兩，此事宜速行。於是三家各派三人分往各處探聽，既有賞銀，自然人人出力探聽。當下季斯向子路說道：費邑只好你去監視，要帶多少人同往，容你自去挑選吧。子路便向孔子問道：夫子以爲由去得麼？孔子說道：你去也好。現在陽虎好似一隻喪家犬，看見門戶就要奔入，

看見生人就要亂咬，你須多帶甲兵隨身護衛，倘然狹路相逢，務須當心。子路就退去挑選二百名精通戰術的季氏家兵，以苦越爲副，依孔子吩咐，當日就動身趕往費邑，暫攔一邊。且說陽虎在曲阜南門戰敗逃奔，急急如喪家之犬，時時後顧，有無追騎，落荒奔逃了一程，不見有人追來，纔扣緊絲韁，緩緩前行，一邊轉念逃到那裏去呢？奔齊奔晉，苦得孑然一身，毫無進見重禮，誰肯收容我這個叛主的亂賊，祇可就三家宗邑中擇一暫避。那末成邑、郕邑的邑宰，都與我反對，若去投奔，分明是自投羅網。祇有費邑宰公山不狃，是我所荐舉，素有交情，並且他也懷野心，祇爲他要挾吾須以季氏上卿之位讓，所以此次不曾邀他同謀起事。現在捨此別無去處，祇有到費邑去暫避幾天，能够誘勸不狃同奔齊國，以費邑獻給齊君，費是魯國最大最富饒的地方，有這份厚禮奉獻，必蒙優待。打定主意，認明往費邑的路徑，一路策馬前行，不走大道，避人

耳目，由小路穿過蒙陰山及東蒙山，便是費邑地界，趕到費城，正值傍晚時候，逕入衙署，請見不狃。不狃剛正接到陽虎謀叛的消息，所以見面就問道：大夫爲什麼全身戎裝，傍晚到這裏呢？陽虎長嘆道：完了完了！我已弄得弟亡家破，無處安身，特來向大夫托庇，并請助我一臂之力。接着把謀叛戰敗的經過，詳細說明。末了說道：虎好似喪家犬，全仗大夫不忘從前交誼，代虎想一善後良謀。不狃答道：茲事體大，不狃竟一籌莫展，因爲與兄交誼素厚，故敢直言相告。

陽虎說道：從前大夫欲奪季氏上卿之位，趁此曲阜人心未定，大夫何不率領費邑守兵，連夜進攻曲阜，虎願充先鋒，以死力相拚，此乃千載一時的好機會，豈可輕輕放過！不狃說道：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吾兄因爲鹵莽從事，以致半日間弄得無家可歸，難道叫不狃去蹈兄的覆轍不成？不狃雖庸愚，不敢從命。陽虎聽出他語氣不肯背叛季氏，只怕他半夜裏將自己捆縛，解送季氏，可得厚

賞，頓覺不寒而慄。沒精打彩的答道：「足見大夫老成持重；但是虎已成釜底游魚，早晚要供人烹食，於其被仇人擒獻領賞，還是請大夫囚虎送往季氏，必可獲上賞，虎死而無怨，但求保留家產，使妻兒得免飢寒，死也瞑目咧！」不狃說道：「吾兄何出此言，老實說，奪取季氏的政權，不狃早有此心，不過冒昧從事，必蹈吾兄的覆轍，不敢從命，必須養精蓄銳，待時而動，方能成功。至於囚兄請賞，這種狗彘行爲，不狃不願爲，請安心暫居署中，共商善後。」陽虎纔敢留住，不料第二天子路帶着兵隊來監視，不狃接入客廳中坐定，子路劈口問道：「陽虎謀叛敗逃，大夫諒已得報，虎若來投，執縛獻諸相國，並望大夫派人探明陽虎匿跡所在，告由，以便率隊追擒，杜絕後患。」不狃轉念，現在縛虎以獻，天下人要批評我不義，還是將他放走了，以全友誼。轉念之間，就答道：「不狃剛纔得報，陽虎於昨日上午叛主，攻打孟氏新室，失敗逃亡，尙未到此，好得大駕先來，虎若來投，

如魚入網，可以束手就縛，來朝當派人四出打聽，得有消息，立即稟報。接着吩咐設席款待，說罷，推說更衣，走入內室，向陽虎說道：相國防我容留你，特派仲由帶着衛兵來監視。你不能够在此存身，趁此黑夜，逃奔別處去罷。陽虎皺着眉頭說道：費人大半認得我的，只怕半路被人拿住，還怕城門守卒不容出城，如之奈何？不狃答道：派人送你出城便了，接着命僕陳德護送，並向他使了一個眼色。陳德引導陽虎從便門走出，陽虎垂頭喪氣，跟着陳德一路步行出東門，陽虎止步說道：黑夜裏不辨東西南北，叫我望那裏走，還是向客店中耽擱一宵，等待天明趕路吧。陳德答道：是呀！待我送你去安歇。說罷，引陽虎至就近客店中投宿。虎一天沒有吃東西，這時飢腸轆轆，即喚店家拿酒菜來，留陳德同飲，並向德問道：由此東去，可有繁華城市麼？陳德答道：東去便是瀘陽關，那是商賈交易的所在，比這裏還要熱鬧咧。陽虎聽得瀘陽關，曉得也是季氏

的私產，出息與費邑相等，打算到關上去飽掠咧！當下向陳德說道：我竟然糊塗得方向都認不清，譚陽是我常常去催繳關稅的呀。陳德問道：來朝莫非想到譚陽去麼？陽虎答道：東行譚陽是必經之路，你回去不要告稟主人啊！陳德唯唯答應，告別回城。他是不狃的心腹，怎肯不直說，不狃聽說陽虎將往譚陽關，離此不遠，自己難脫嫌疑，且到來朝報告仲由，等他去拿捉。當晚子路和苦越都在署中安歇。再說陽虎心亂如麻，一夜沒有穩睡，等到天色明亮，就起身盥漱，付過膳宿費，懊悔昨晚不曾把坐騎帶來，只好雇坐牲口，一路取道，逕至譚陽關。關員師亮原來相熟的，虎打發過代步，入見師亮，師亮尙未曉得他叛謀敗逃，所以很恭敬的接入關中，分賓主坐定。陽虎轉念他還沒有曉得我敗逃到此，我正好用詐術，奪取此關的權利。打定主意，就向師亮說道：虎奉國便宜行事的命令，到此催繳秋冬兩季賦稅，嚴限隨到隨繳，以應軍需急用，不

得延緩。師亮答道：時在孟秋，本季賦稅正在起徵時候，一時無法借繳，懇祈代稟相國，寬限三個月，措繳兩季賦稅。陽虎假意冷笑道：相國說你是無能之輩，毫無理財幹才，命虎權代你的職務，以便繳取賦稅。接着喝令役卒，把師亮拿下，拘禁監獄。師亮待役卒素來刻薄嚴厲，故役卒都和他不甚和洽；且知虎爲季氏信用的家臣，所以齊聲應命，不容師亮分辨，竟半拖半推帶往監中拘禁。陽虎傳命保管檔案的關吏，把徵收田賦關稅的重要底冊，一律送閱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子路奮勇追賊臣 陽虎放火劫關稅

且說陽虎使用詐術，把關員師亮拘禁，傳齊一班書吏役卒，按冊點名，諭話他們照舊供職。本委員賞罰嚴明，辦公勤慎的，陞職加薪，玩忽公事的，輕則開除，重則嚴辦。關吏成重，與陽虎原係素識，虎即陞用爲管卷書吏，命他把重要的徵收賦稅底冊，一律檢出送閱，又命一班役卒道：現在寇盜衆多，到處冒充官員，逢關搶劫，遇邑掠奪，這裏防禦寇盜的弓箭戈矛，共有多少？役卒答道：弓箭沒有，十幾件軍器，都是鏽舊沒中用的了。陽虎說道：師亮糊塗已極，防寇軍器不設備，倘遇寇盜來犯關，怎樣對付，難道溜逃奉讓不成？役卒答道：謹陽祇有萊門一帶爲最繁盛，商舖林立，所以萊門設有活絡的千斤閘板，遇有寇警，放下閘板，寇盜不能攻入了。陽虎卽令守卒每十人爲一隊，往萊門一帶巡

邏，閱半日更換，見有冒充軍旅的寇盜，火速前來報告，並先放下閘板擋住。役卒應命退去。虎卽鵲巢鳩占，居在關署中，檢點徵起的賦稅，祇有二千多兩，自知在此不能久待，便命成重召集各行商主人，陽虎詐稱相國急欲籌餉練兵，向各行商預借兩季稅銀。說之再三，各行商始允合力共措一千兩稅銀，陽虎限以當日繳齊，剛正收，霍地守關役卒來報：有一股寇盜，從費邑方面來撲萊門，虧得放下千斤閘板擋住，寇盜匿居關外商店，並不搶劫，也不攻關，特來請令定奪。陽虎心中明知必是子路口內，只說是寇盜，便令役卒帶出師亮駕車用的一匹黑馬，他就走到署門口，飛身上馬，帶着幾個役卒，親至關門防守。來的確是子路，今日早起，子路在費邑衙署中，一個衛兵忽向他密報道：目睹陽虎的坐騎現在後面厩中，虎必然也在這裏。話聲未絕，恰巧公山不狁走來，子路就向他追問道：虎賊的坐騎，現在後厩中，快快將虎捆縛交出。不狁答道：虎

昨日到此，不狃與他是舊交，此缺也是他荐舉的，若是貪功將他擒縛，天下人都要唾棄我的不仁不義。爲保全私誼計，昨夜將他放走，一面派人暗中監視，現在得報虎已逃往謹陽關，離此不過四十里，大夫速去追拿，諒來不會遠去哩！子路說道：大夫這種公私兩全的辦法，由很表同情，不過虎賊有力如虎，戰法精通，成邑大夫只能與他打個平手，由自知非他敵手，只好先往圍住謹陽，煩勞大夫速派兩人飛馬分往成邑郈邑討救，請斂陽若貌馬上赴援，不得延悞。不狃立地指派兩人跨馬趕往成邑郈邑請援，子路卽同苦越帶隊急急趕至謹陽東門，向關上守卒說，請關員出見。守卒悞聽陽虎之言，當子路是寇盜，放下千斤閘板，置之不理。子路傳令部下分守兩處關門，但捉陽虎莫驚百姓。旋見陽虎在關廂上防守，傳令部下高喊獻出亂賊陽虎，與關員無干。連喊數十聲，關上置之不理，只是用紙包石灰石子等向下亂擲，子路命衛兵暫避民

房，等待援兵到齊，合力攻關，免被虎賊再行脫逃。無如兩處援兵，相去路程頗遠，一時不見到來，陽虎何等機警，早已料到子路必是待援合力進攻，自知雙拳難敵四手，好得投奔他國的進身厚禮，已經劫奪到手，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，只怕走出關廂，被敵兵圍住，不得脫身，祇有使用刁計，方可脫逃。於是密令兩個役卒，身藏硫磺烟硝，用繩垂下至關外，背着人潛至萊門外放火。一霎時四處民房起火，火光燭天，人聲鼎沸，子路督率兵卒同民衆合力灌水救火，陽虎趁此機會，趕回署中把劫得的田賦底冊和稅銀，打成一包，背上海頭，扮作商人模樣，命成重引至東關，啓門而出，對成重推說趕往費邑討救去的。成重信以為真，故命守關吏啟門放走，就此一去不回。先說子路同部下將火撲滅，正遇公斂陽公若貌各帶馬兵一隊趕到，子路即同兩人合力攻關，高喊獻出陽虎。那成重認得斂陽是成邑大夫，決不會幫助盜匪的。覺悟陽虎來去匆匆，必

然闖了潑天大禍。想到這裏，急急奔到監獄中，請出關員師亮，把陽虎溜逃的經過，和成邑大夫在關下聲明要拿亂賊陽虎的話，略說了一遍。師亮急急奔至萊門，吩咐吊起閘板，迎接子路公斂陽等入關。子路一邊走，一邊問道：亂賊陽虎可在關中麼？師亮答道：惡賊已由東門扮作商人溜逃咧。子路頓足道：怎麼你們將他放走呢？師亮答道：我已被他詐稱奉相國命，說吾無能，拘禁監獄。這時纔由書吏將我從獄放出，方知虎賊已經刼取了稅銀和田賦底冊脫逃了。子路聽說，氣得目瞪口呆，止步不前，斂陽說道：且到關中商量追拿方法，常言道：身長六尺，天下難藏，總捉得住的。子路一壁長嘆，一壁移步同至關署，師亮讓入客廳中，分賓主坐定，子路卽向師亮問道：虎賊是叛主造反的亂賊，怎麼你會被他拘禁，再會被他刼取稅銀賦冊而逃。本則他已成涸鮒，容易就擒，現在好比涸鮒得着了大水，可以游入江海，那裏捉得着呢！師亮就把自己被

拘禁，陽虎用計劫取稅銀的經過，細說一遍。斂陽攙言道：惡賊帶着田賦徵收底冊脫逃，必定逃往齊國去的，將謹陽關獻給齊君，有這份重禮，齊景公必然報以官職；而且齊國不久要出兵伐魯，奪取謹陽之田，後患不堪設想咧！師亮說道：大夫何不分兵追趕，賊是步行，去此不遠，諒來還追得着咧。斂陽說道：東西南北，道路紛歧，越是步行，越難辨識，無從追問他的去處；況且相去不遠，便是齊國的邊境，我國的兵隊，是不能越界追拿寇盜的，追也徒然！子路說道：事情越弄越糟，好比縱虎歸山，那裏去追捕呢！祇有回朝去請吾們孔大司空設法，使齊君不肯收留這忘恩負義的亂賊。斂陽說道：是啊！我們連夜要趕回去咧！預防虎賊乘虛擾亂我們的守地。若貌說道：吾也早計及此，所以火把都帶來的。師亮不及留飯，急速整備乾點心，送給兩隊兵士充飢回轉，不在話下。子路因爲回轉曲阜，路程遙遠，就在謹陽進膳留宿，師亮竭誠招待。來朝留過早

飯，恭送子路到關外，方纔回關理事。子路和苦越帶隊回轉曲阜，逕歸季氏復命。正遇孔子無忌都在季氏宅中候聽消息，孔子見子路沒精打彩的走上堂來，就發言問道：由，虎賊追着沒有？子路答道：兩次追着，仍舊被他脫逃，現在逃往齊國去了。惟有夫子大力，可使齊君不收這個亂賊。接着把陽虎行詐劫奪，讎陽關稅銀賦冊，放火脫逃的經過詳述一遍。季斯聽罷，恨聲說道：該死的亂賊，還敢劫取讎陽田賦底冊逃亡，必然投奔齊國，獻讎陽田賦以作進身厚禮。可惡已極！接着向孔子說道：夫子與齊相晏嬰素有交誼，請速函知晏相國請他執縛陽虎送來，當以黃金百鎰，白璧十雙相謝。孔子說道：晏嬰若貪厚禮，必收陽虎，因為讎陽田賦，足值黃金數萬鎰啦！不如托鮑國、高昭子、高鮑俱屬齊國重臣，俱是正直無私的賢大夫，頗得齊君信用，托他二人，縛虎送來，雖然辦不到，決不會收留陽虎的。季斯問道：縛虎送歸，爲什麼辦不到呢？孔子答道：這

是春秋時代的公例，各國都有罪臣互相托庇，合則收容，不合則揮去，例不得執縛送還該國的。高鮑是賢大夫，豈肯冒此不韙呢！季斯說道：敢請夫子派人函知二氏，以速爲貴，遲恐齊君已經收容，無法挽救了。孔子唯唯稱善，立地寫就兩封書信，分給鮑國高昭子的，函中大意說：「陽虎乃是忘恩負義，叛主敗逃的賊子，盜劫謹陽田賦實徵冊，將投貴國奉獻以求托庇，請煩在貴國君相前力阻，勿收此賊子，保全兩國的邦交戚誼。全仗一言九鼎，不獨丘之幸，魯國君臣民衆均被仁風也。」寫罷，遞給季斯看過，加封粘固。孔子說道：須派一有口才的送去，順便游說高鮑出力沮阻。季斯說道：再求能勝此任，命他去好麼？孔子答道：這次的送信人非比等閒，況且求爲虎賊所相識，殊不稱職。再求攙言道：子華口才出衆，尤擅酬應，並且與虎素昧生平，派他去定能勝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齊君納忠言拘囚亂賊
匡人受苛政謀殺逃臣

且說孔門弟子公西赤，字子華，擅長交際，所以再求荐他使齊投書，孔子表示同意，即命人回去喚子華至面前，把兩封書信授他道：赤，專差你到齊國去，向鮑國高昭子投書，懇托他們力勸齊國君相拒絕陽貨投奔求助，祇爲陽貨劫奪了謹陽田賦實徵冊逃亡，料他必作厚禮奉獻，齊君貪得無饜，只怕見了厚禮，捨不得拒絕陽貨，所以用你使齊，負起兩大責任：一是要兼程趕行，抄在陽貨前先到臨淄；二是要你游說高鮑竭力阻擋齊君不收留陽虎。子華唯唯應命。季斯說道：借一匹千里馬給你騎着趕路，不消半日，就可趕到臨淄，虎賊步行，諒來不會先到齊都。至於謹陽關若被虎賊獻給齊國，又要生出許多

麻煩，要你設法保留的。接着吩咐帶出畫眉駒。子華把書信藏在身邊，告辭退出，跨上畫眉駒，一路由大道向臨淄趕行。冉求便向季斯說道：子華有老母在堂，求代爲請給祿米。季斯向孔子問道：子華並無官職，祿米無定額，應該給多少呢！孔子答道：一釜够了。冉求說道：最小官吏每月的祿米，也不止一釜，未免太少吧？孔子說道：給他一庾够咧。冉求卽往倉庫中，派人送五秉祿米至子華家中。孔子等到回去的當兒，冉求奉命御車送歸，孔子向他問明給子華母五秉祿米，微笑說道：赤並非寒士，看他往齊時服飾華貴，好似翩翩公子；吾曉得君子只肯周濟窮困的，不願增多富足的，何苦要給他這許多祿米呢！冉求答道：子華家計不過中人產，季氏富堪敵國，此番沒收陽虎的家產，又多了幾十萬，他說虎賊的私產，原來是他的，現在天網恢恢，仍歸我有了。所以只有林楚領到賞銀千兩，求不曾出力，當然無分，仲由的功勞，比之林楚有過之無不

及，因爲他放走了陽虎，也沒有獎賞。子華並未受過他祿養，現在叫他趕往齊國投書，朝廷不差餓兵，何必要等吾代請了，還不肯慷慨撥給，要向夫子問給多少。如此鄙吝成性，賞罰不明，莫怪陽虎要叛亂。在他耗去八十斛粟，好比向大海之中，取了一杓水，無損毫末。在子華爲他馳驅遠道，拿他八十斛粟，也屬分所應得。若然替夫子投書，再加遠數千里，求也不替他母親請粟咧。孔子說道：鄙吝那是各人生就的性格；不過不貪兩個字，是吾同二三子應該遵守的。求你可曉得陽虎本爲季氏家臣，長權勢，富厚，和季氏差不多；祇爲他貪得無饜，以致於弄到身敗名裂。你的際遇，和他如出一轍，應該拿他當作前車之鑒，豈可再去蹈他的覆轍呢！再求唯唯應命，御車送孔子還家，暫無書說。且說子華奉使到了齊國，先到高昭子家投書，昭子接入客室中，分賓主坐定，子華說明奉夫子命投書，說時取出書信遞過，昭子接來剖封展閱。上面寫道：

「魯自三家專政，卿大夫目無諸侯，家臣亦目無卿大夫，悖逆相仍，其來遠矣。而今季氏家臣陽虎，竟敢叛主倡亂，戰敗矣，猶敢盜劫讎陽田賦逃亡，料必來投貴國獻讎陽田以求托庇，不獨齊魯兩國又將失好，且恐魯國之內亂，將移轉於貴國。執事爲貴國重臣，當早爲之圖，力阻君相勿貪盜賊，容留亂賊，幸甚幸甚。鮑國老處亦有同辭書信囑托，願執事與彼合詞沮阻，收效較易也。伏維昭子執事亮督，孔丘頓首。」

昭子看罷書信說道：還有一封致鮑大夫信請卽交我，待我附言派人送去，囑托他忠言進諫，比我較爲有力。子華依言取出書信置案頭，昭子卽書函加封，命人送往鮑國家中。然後向子華說道：吾與你們夫子爲老友，通國皆知，若然君相悞聽讒言，收容陽虎，吾若諫阻，諸大夫都要說我依附孔丘，不如托鮑大夫進諫。一則他深得吾君信用，二則他與你們夫子訂交，少有人知，那末托

他諫阻，豈不是比我較爲有力嗎？說着款留膳宿。子華就遵命住下，等到了確實消息，回去覆命不提，恰巧陽虎也於是日趕到臨淄。他和齊大夫黎彌素來相識，所以逕到黎家，請見黎彌，先把自己戰敗情形，略說一遍，然後拿出謹陽田賦實徵冊，托黎彌進獻齊。景公求請收留，并借兵伐魯，另以千金爲黎彌壽。黎彌收過賦冊現金，一力承當。當晚下榻款留，來朝帶同陽貨入朝，留貨在朝房中候召。黎彌入朝，向景公奏道：今有魯國亡臣陽貨，挾謹陽賦稅底冊來投，願主公收受召見，准許出兵伐魯，以收謹陽關爲齊有。景公顧問羣臣道：陽貨叛主來奔，借兵伐魯，收他則傷兩國邦交，不收受他則坐失唾手可得的謹陽田賦。寡人一時殊難決斷。鮑國早已看過孔子的書信，當下首先發言道：魯國方用孔丘爲大司空，季氏深相倚重，故能力平陽貨，不可輕敵。何不拘囚陽貨，將謹陽稅賦歸還魯國，以固兩國邦交，孔丘必然感激吾君。景公素來敬重孔

子，當下聽了鮑國的忠諫，立即傳諭道：有魯國逃臣陽貨現在朝房，着即拿下，發往西鄙囚禁。四個值殿衛士手執繩索，來到朝房，出其不意，把陽貨手脚綑住，用車押往西鄙牢獄囚禁。景公即將讜陽田賦底冊交給鮑國，備文書送還魯國。高昭子退朝，把陽貨被囚的經過，告知子華，子華就謝別歸魯復命。再說陽貨被囚在西鄙牢獄中，想到費着許多辛苦劫得的田冊稅銀，一併拋入流水中，噬臍莫及，深恨黎彌不在齊君前力爭免囚。就寫書信，化小費，托獄卒送往黎彌處，求他在齊君前力求釋放。黎彌報以回書，只有「醉守夜遁」四字。陽貨剖封看過，如法泡製，當晚即出銀托守卒購買好酒好菜，和兩守卒對酒，兩守卒都是嗜好杯中物的，陽貨自己不飲，只是向他倆一杯復一杯的相敬，喝得兩守卒酩酊大醉，殘肴都不曾收拾去，就蹣跚地走入臥室中安睡去了。陽貨守了一回，側耳靜聽獄囚和獄卒，都已鼾聲迭作，深入睡鄉，他就悄悄地

走出獄門，好如驚弓鳥，漏網魚，在月光底下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祇管踏月擇小路而行。走了一程，巧不過迎面來一輛轎車，就喚住車夫，要他連夜送到宋國邊境，論定車資，纔得乘這轎車，一路逃往宋國。次晨，西鄙獄卒見陽貨已經脫逃，急急飛報獄官，獄官入朝奏明，景公因爲不是要犯，不曾追拿，僅將兩守卒革除了事。陽貨逃到宋國邊境，開發轎車，另換驢車，逕抵宋都來見大司馬桓魋，本來有些交情的，見面之下，陽貨就將敗亡經過，詳細言明，桓魋聽了，安慰道：「何不先到敝國，齊景公恐傷齊魯邦交，不容你托庇，應當揮諸境外，不該奪你進獻的譙陽田賦，囚你在西鄙呀！身爲國君，辦事不可以隨心所欲的，所以他雖有良相強兵，不能繼齊桓公以成霸業，就爲這個緣故吧！說着，留貨在家，他即入宮見宋景公道：「今有臣故友陽貨，從魯來奔，臣素知他才幹出衆，有力如虎，像他這樣文武兼全的人才，當世不可多得，臣已許他收容，使居匡地，徵

收田賦，如果成績優良，再加擢用。景公準奏，桓魋回到家中，告知陽貨已得宋君許可，居匡徵收田賦，政績優良，陞任是很容易的。陽貨萬分感激，道謝而別，逕來匡地視事。他生性素來急躁，兼之急欲圖功，使用潑辣手段對付匡人，勒限催繳田賦，逾限加倍徵收，欠繳施以嚴刑；居在匡地不到半年，匡人已個個恨如切骨，合謀刺殺陽貨，以除苛政。陽貨得到了這個消息，就於半夜裏易服而逃，逕奔晉國。這時的晉國，由韓趙魏三家均分執政，趙鞅是趙盾的子孫，權勢最大，陽貨就托庇在趙鞅家中爲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別土性開闢富源 陞司寇攝行政事

且說孔子既平陽貨之亂，專心大司空職務。那司空是職掌全國土地的，常言道：富藏於地，欲圖國家富強，首當整理全國地土，於是帶着子游子華原思子夏一班弟子，駕車遍游魯國全境，到處實驗地土的肥瘦，向來栽種土產的種類，并向各地居民詳察風俗習慣。考察既遍，回轉曲阜，把全魯土地，依着實驗所得的土性，分五等：一號山林，二號川澤，三號丘陵，四號墳衍，五號原隰。本來魯境多山，所以山林之地居首，不過山地不能栽種農作物，只能種植木材桑樹，及梨、棗、栗等各種菓樹。川澤之地，就是黃河黃海流域等水區，近海的取海水煮鹽，近黃河的開闢魚池，池塘等，養魚種植藕芡的各種水田植木。丘陵之地，是稍高於平地的土地，栽種黍稷高粱等各種植物。墳衍之地，專指墳

墓上餘地而言，祇可栽種松、竹、桑、榆，并各種菓樹。原隰之地，就是平原低濕，未曾懇植的荒地，召民開墾，栽種相宜的農作物。這樣的整理，使全魯無一寸荒地，工作既繁，全國也無一游民，百姓收拾增多，國家的賦稅自然也增多，不過增多的盡入了三家的私囊，魯君依然無款使用。一日，孔子被季斯請到家裏，商議國政，正遇定公使內侍來，向季氏告借銀兩，以濟需用。季斯便命冉求如數借給。孔子說道：君取於臣，無所謂借，公宮中一切開支，相國理該提前送去，莫使宮中有庫空如洗的日子，這是相國應負的責任。季斯唯唯稱善，即命冉求將本年度公宮中用度，一起送往宮中，不在話下。再說季斯向孔子說道：昭公出亡齊國，早已死於乾侯，昭公夫人吳孟子，新近死了，合葬於墓道之南，因是出亡之君，不近祖墓，以示貶意。不料國中耆老，都議論的不是，說什麼子彰父惡，敢請夫子明白解釋。孔子答道：昭公出亡，確爲令先君所逼走，死後，相

國又不許合葬於祖墓，分明令先君逐君的罪惡，永遠留存不滅的了，豈非子彰父惡呢！季斯問道：墓土已封，沒來由未便改葬，有無別法，掩滅先嚴的罪惡呢？孔子說道：很容易的。祇須將墓道向南放寬改築，把昭公墓合併祖墓，也歸入墓道中，本來貶君便是昭彰不臣之罪，現在將昭墓合連祖墓，令先君不臣之跡，就得掩沒無痕跡了。季斯謝道：幸得指教，掩沒我們父子二人的罪惡，敢不惟命是聽。當下就派冉求去督工改築，不在話下。季斯深感孔子情誼，卽入宮向定公說道：升孔子爲大司寇。司寇職掌全國刑戮，權柄很大，孔子接奉朝旨，卽日交卸舊任，赴新任視事，笑容可掬，門下弟子齊去道賀，孔子特設盛筵，很快活的招待。子路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看見夫子面現喜色，忍不住啟口問道：由聞君子禍至不懼，福至不喜，現在夫子升任快樂，爲的是什麼呢？孔子答道：是啊！古人確有這句話的。但是我的快樂，也就是古人說的：「君子樂以貴

下人呀！」子路問道：「什麼叫做樂以貴下人？」孔子答道：「喜得高貴的權位，可以向在下的人勸善懲惡了。我既掌刑戮之權，也可以向魯人勸善懲惡，豈不是一樁樂事呢？」子路不再多言，與一班同門弟子入席宴會，盡歡而散。時在魯定公十年。且說齊景公因爲拘囚陽虎於西鄙，脫逃後猶恐孔子怪他納叛，特地派使送書給魯定公，說明陽虎從西鄙獄中脫逃奔宋，并約定公於魯齊交界夾谷山前爲乘車之會，以通兩國的情好，永息干戈。齊使奉命至魯，先來請見相國季斯，延見，問明來意，卽偕齊使入朝謁見定公，呈上齊侯書信。定公披閱一過，向齊使說道：「齊侯的盛意，寡人知道了，明日有覆書交貴使帶回覆命。」接着命敬叔招待齊使至館舍中暫住。等到退朝，卽召季斯、仲孫無忌、叔孫輒等三家重臣，入宮商議。定公首先說道：「齊侯來書相約寡人赴夾谷山前，作乘車之會，修兩國之好，究竟該去不該去？寡人一時殊難決斷，請卿等測度利害，公

同決定，然後具書回答。無忌說道：齊相晏嬰善行詐術，此會未必是好意，不可輕往，還是拒絕爲妙。季斯說道：齊國幾次加兵於我，現既來書約會修好，豈可拒絕他呢！叔孫輒說道：相國的話不錯啊！不過齊侯訓練兵車，常想稱霸中原，繼續齊桓的霸業，只怕臨時使詐要盟，逼我主公認他爲盟主，魯爲大國，既已列盟，以外小國不難傳檄而定了。定公說道：寡人也就是怕他要盟，拒絕猶覺不近人情，答應赴約，誰能勝這保駕的重任呢？叔孫輒說道：諸侯會盟，由相國贊禮，這是春秋定例，保駕當然責諸相國，非他人所得越俎代謀的。季斯說道：此會非斯所能勝任，還是另選賢能，免悞大事。無忌說道：大司寇孔丘，足智多謀，並且是齊國君相素來敬服的，能負保駕全責，不過名位不相稱，奈何？季斯說道：孔丘確能勝任，至於名位不相稱，容易解決的，待臣暫行辭去相事，由大司寇兼攝相事，然後保駕赴會，便覺名正言順了。會議既定，卽召孔子入宮，定

公把議決情形略說一遍，然後命孔子暫時兼攝相事，以便屆期同赴夾谷相禮會盟。孔子答道：「君命不敢畏難推辭，臣當勉力奉行。」當下由孔子擬具復書云：「君侯有意修好，寡人極表歡迎，自當準期赴會，親聽教益，敬復。」即派內侍送交齊使，次日帶回復命不提。宮中會議散後，定公留孔子同三氏宴飲暢談。孔子雖然在進食時不講話，在飲酒時也和人且飲且談，酒量雖然甚大，卻不肯過量多飲的。當下定公在席上向孔子問道：「齊侯來書上，爲什麼寫着乘車之會四字呢？」孔子答道：「這個乃是師法齊桓公不用兵車會盟的遺意，蒞會只帶乘坐的車馬，不能夠帶兵車的。仲孫無忌攬言問道：『這樣說來，這次會盟，由夫子保駕前往，用不着兵車護從的了。』」孔子說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管仲相桓公九次與諸侯會盟，卻是大家不帶兵車的；不過現在齊相晏嬰善行詐術，非管仲可比，來書不可盡信，況且有文事必有武備，文武不可相離，從前宋襄公

與楚會盟於孟，約定不用兵車的，不料臨時楚國伏甲要盟，殺得宋襄公一敗塗地，前車可鑒，豈可以去蹈他的覆轍呢！孔丘既奉君命，自當帶兵前往，以防不測。現在相隔尚有多月，不容多談漏洩的。定公說道：是啊！寡人以全權相委，願卿早爲設備。孔子請設左右司馬，先期訓練兵車，以備屆時保駕赴會。等到席散，即由定公委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，樂頌爲左司馬，命二人加緊訓練兵車，候命出發。光陰很快的過去，相離盟會日期只有一日了。孔子保護定公駕車登程，前往夾谷赴會，命申句須樂頌各帶兵車五百乘，遠遠隨行，又命勇將茲無還帶精兵三百乘護駕。行抵夾谷，孔子保護着定公逕投入預備的幕舍中休息，茲無還隨侍左右，兵車離會所五里下寨，左右司馬的千乘兵車離十里下寨，中間密派連環哨探，臨時發生意外，一千三百乘兵車，立時可以趕到會所援救的。且說齊景公居於發起人地位，所以先到夾谷，帶着相國晏嬰，大

夫黎彌，設立壇位，祇築土階三層，規模簡略，齊侯幕設壇右，魯侯幕設壇左，所帶兵衛甚盛，都在幕後下寨，孔子得報，亦即命左右司馬率兵至幕後紮住浮營。齊大夫黎彌頗得齊侯寵倖，那晚，景公正在幕中休息，黎彌忽入寢幕中叩見。要知黎彌有何密計進獻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大字足本
言文對照

古文觀止

本書依照古本木版，以大號鉛字排印，註解完全，逐篇由吳敬暉先生譯為白話，附印在每篇正文之後，異常醒目，與市售節本不同，購者請認明本局出版庶不致誤。

▲四厚冊一套

實售洋四角四分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四十八回

會夾谷孔子相禮取威
責黎彌齊君歸田謝過

且說齊景公正擬安睡，忽見黎彌至前叩見。就啟口問道：卿深夜來此，有什麼重大事情？黎彌奏道：齊魯雖有甥舅故誼，宿仇固結未解，現在只爲孔丘是名聞天下的聖賢，用事於魯，預防他設計害齊，以報國仇，故有這次盟會。臣知孔丘能文不能武，知禮不知勇，不曾習過兵法，不懂臨陣戰伐之事，主公何不於明日會盟終了以後，請奏四方之樂供娛樂，臣卽命萊夷率少壯三百人，假扮樂工，鼓噪登壇，拿住魯侯與孔丘；臣在壇下統率兵車，殺退魯軍。那時魯侯孔丘的生命，都懸在吾手中，可憑主公任意處分，不怕魯君臣不屈伏，一舉手卽能服魯，這種好機會，豈容輕輕放過呢！景公說道：你的計謀很好，不過茲

事體大，當與相國商議定奪。黎彌奏道：相國與孔某素有交誼，與他商議，必然阻擋，好計謀付諸流水，豈不可惜！臣請獨負全責。景公說道：願卿仔細從事；若然鹵莽失敗，威信攸關，不是兒戲的啊！黎彌應命退出，即去密囑萊兵來朝，假扮樂工行事，又去軍中傳令，來朝候令，逐退魯軍。這叫做庸人自擾，空忙碌了半夜。等到天明，紅日高昇，執事官啟請兩君登壇會盟。齊侯由晏嬰爲相，導君至壇下右邊恭立，魯侯由孔子爲相，引君至壇下左邊恭立，孔子向晏嬰相對作揖，各從國君由土階走上會壇，兩相引兩君相對行禮，由晏嬰聲敍齊魯始封祖周公旦、太公望的遺澤，兩君自當永修舊好，化干戈玉帛，永息爭端，莫負今日夾谷會盟之盛典，說罷，舉行獻酬玉帛之禮，既畢，兩相各導其主歸座稍息。景公說道：寡人有四方樂工，能奏各方夷樂，願與君侯共觀取樂。接着命宣萊人上壇奏樂，一聲令下，壇下鼓聲大噪，三百名萊夷人，雜執旂旄羽袂，矛戟

劍楯蜂擁上壇，口中呼哨不絕，定公急得面如紙灰，孔子面不改色，趨立齊侯面前，高聲說道：今日兩君爲好會，循行中國之禮，何用夷狄之樂，請命有司揮退。晏嬰立在景公旁邊，尙不知是黎彌的密計，卽向景公奏道：仲尼所請，乃是正禮，兩君修好會盟，當然不容萊夷登壇奏樂的。景公差容滿面，急急揮手令萊人退下壇去。黎彌正伏在壇下，等候萊人動手，他便好殺上壇來助威；及見萊人退下，惱羞成怒，一計不成，又想一計，乃向齊國樂工密囑道：兩君讌會席上，召你們奏樂，要歌敝筍之詩，我這裏有重賞。齊樂工唯唯應命。黎彌走上壇來，齊魯兩君正在讌會，卽向景公奏道：請奏國樂爲兩君壽。景公說道：國樂非夷樂，可速召樂工奏來。黎彌奉命召樂工上壇奏樂。祇見一班倡優侏儒，約莫二十多人，裝男扮女，一湧登壇，跳的跳，舞的舞，口中歌着敝筍之詩，演出淫靡醜態，看得孔子怒髮冲冠，一手按着佩劍，張目注視景公，厲聲說道：匹夫戲諸

侯，該當死罪，請齊司馬執法行刑。景公置若不聞，倡優戲笑如故。孔子又道：兩國既然修好如兄弟，魯國的司馬在壇坫之間，可代齊司馬執法的，接着向壇下高聲喚道：魯司馬申句須樂頌速速上壇。二將聞命，掣劍在手，飛步上壇，拿住兩名倡優領班，揮劍斬首，餘衆向壇下奔逃。齊景公駭得不作一聲。孔子向晏嬰說道：會盟禮成，兩君可以下壇歸國了。說罷，扶定公由階下壇。黎彌本想率兵截擊，今見孔子威儀可怕，且見申樂茲三勇將護從魯侯，且有大隊兵車紮住在幕後，嚇得他不敢出頭。景公歸幕後，立刻召黎彌至前，厲聲斥責道：做臣子的應該匡君以正，孔丘不愧稱謂聖人，他相魯侯，舉動皆合春秋禮法，偏有你這不識時務的，妄想在壇坫之間，行詐要盟，用萊夷登壇，使寡人蒙重夷輕夏的譏誚，你何得再囑樂工歌什麼敝筍之詩，全不思量此詩是我先君的污點呀！畫虎不成反類犬，寡人本欲與魯修好，如今反爾成仇，都是你弄巧成

拙，知罪麼？黎彌惟有伏地請罪，無言可答。景公厲聲斥退，即召晏嬰至前。黎彌原是晏嬰所舉荐的，所以未加論罪。景公長嘆道：寡人本欲與魯修好，萬不料會弄到這般地步，不知相國有沒有轉圜的方法呢？晏嬰奏道：臣聞小人自知冒犯了他人，當用謙辭謝過；君子自知冒犯了他人，當取奪得的不義之財，歸還謝過。魯有汶陽田三處，質於吾國，第一處是鮑叔戰勝了魯莊公奪取的；第二處是魯昭公奔齊後，索來供應昭公的；第三處的地名龜陰，是先君桓公仗晉力索來的。桓公在生時，魯大夫曹沫仗劍劫盟，當時桓公許以第一處汶陽田還魯，旋因魯弱齊強，該處田賦仍歸齊有，因此兩國仇結不解。主公果真與魯修好，乘這會盟之日，即以三處田地還魯，以謝過。魯君臣必然快慰，願與主公固結邦交了。景公含着笑容答應，即命晏嬰繕就歸田文書，由晏嬰親送到魯侯幕中。孔子以上賓禮接待，接閱文書，與晏嬰約定派員接收的日期與地

點，晏嬰辭歸，兩君起駕各自還朝，時在周敬王二十四年。孔子護駕還宮，向定公奏問道：今擬派員收還三處汶陽田，這種田地，原本是公家的，當然由主公派大夫接收；若然原屬三家賜產，似未便奪歸公有。定公說道：汶陽一帶的田地，還是先君僖公念季友有大功於魯，一起賜給季友的，現在季斯並無過失，當然不可以奪爲公有，由他派家臣接收便了。接着說道：此次盟會，賴卿事前設備周密，臨時秉禮力爭，威震壇坫，使寡人化險爲夷，光榮一時，那齊侯竟被卿嚇得歸田修好，實出寡人意料之外。論功行賞，還來的三處汶陽田，與季氏無涉，寡人作主，賜卿爲祿田，卿勿推辭。孔子奏道：人臣相君盟會，不爲強權所屈服，這是相禮者應盡的職務，無所謂功，更說不到賜田。臣想勸季氏退還主公，以抵宮中用度，諒情肯聽臣言的。定公說道：原是季氏賜田，仍還季氏，但願他莫再任意築城圈地，公家已覺受益多多了！孔子說道：古制，卿大夫家中不

藏甲兵，賜邑沒有三丈高的城牆。現在三家不遵古制，任意築城，臣請命拆除之。定公說道：且作緩圖，欲速恐怕三家不依。孔子道：謹遵君命，臣當等待機會，進忠告使三家自願墮城。說罷，退出公宮，來訪季氏，季斯滿面春風，殷勤接入，分賓主坐定。季斯拱手稱謝道：三處汶陽田，皆是先君僖公賜給先祖的，被齊所奪已閱多年了，現在仰仗夫子威震壇坫，齊侯竟肯全數歸還，飲水思源，全屬夫子的權威，理當給夫子爲祿田，望勿推辭。孔子微笑道：君臣之言，如出一口，定公已經向丘說過，丘已力辭，要知人臣要有戡亂定國，除奸立君等大功，纔能受賜祿田及封邑。至於相君盟會，能够不被強權所屈服，這是相禮者應盡的職責，無功可言，更說不到賜田。該田本屬令先祖的食邑，物歸原主，理所當然，請派冉求赴寇陰地方，與齊大夫會晤接收吧。季斯心感道謝，等到孔子去後，即命冉求赴寇陰接收，即日於寇陰趕築一座城池，題名謝城，以誌感謝。

孔子力爭收回的功勞。一日，孔子朝罷退出，季斯相邀至家便酌，季斯在席上說道：賊臣陽貨得仗夫子大力，驅逐出國，現在費邑宰公山不狃，又具野心，若不早圖剪除，只恐他暗通陽貨借晉兵以伐魯，全仗夫子設計剋制他。要知孔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
識字
辨正

字通

(辨字必讀)

本書內容分形體相似諸字，同音異用諸字，通假互用諸字，一字數用諸字，世俗誤寫諸字，得此一書，可免誤寫誤讀之病。

▲實售洋二角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四十九回 戡野心定議墮私城 聽唆使戕官奪邑宰

且說孔子聽得季斯說及費邑宰公山不狃具有野心，商量設計剋制。暗想趁此機會，可以把三家的私邑城垣，一律拆除了。當下向季斯回答道：古制，卿大夫不藏兵甲，不築百雉的城垣，使邑宰無所據以爲亂，現在費城過百雉，城內且藏有兵甲，適足以啓邑宰的野心，現在惟有把三家私邑的城垣，一律拆除，使邑宰失卻固守的基據地，自然不敢作亂了。季斯極表同意，立地派使相邀孟叔二氏到家，孔子尙未回去，卽把拆城止亂的意見，告知二氏。孟孫無忌叔孫州仇不約而同的說道：苟利國家，吾等豈敢徇私害公。州仇續言道：吾家弟兄多，郈城爲先祖的賜邑，似未便由我一人作主，當與族人商定拆除。議定各自回去。先說州仇召集叔孫輒等一班同祖弟兄，州仇向他們說道：私家

邑宰坐據高厚的城垣，擁有精銳的甲兵，易生背叛的野心，現在三家公議，各把私邑城垣拆除，撤去邑宰的武備，方可圖個永久治安。關於吾們身家是有利無害的！叔孫輒發言道：在吾無可無不可，只怕費郈郈三邑宰不肯隳城，況且三城皆有守兵卒，一旦合力抗命，如之奈何？州仇答道：邑宰抗命，另一問題，自有三家協力討伐，現在祇論吾的主張，衆位有無異議？一班族人說道：郈邑向歸吾公主持，城垣的存廢，但求有利於吾族，當然由吾公裁奪，吾等決無異議。州仇說道：吾也不敢單獨主張，當與季孟二氏共策進行。族人告辭各歸，內中惟有叔孫輒素來與州仇不睦，又因季斯撤去了他的官職，夙仇未解，現在聽得季斯州仇主張隳城，心想報仇機會來了。連夜往訪少正卯。且說少正卯乃是魯國的聞人，向來季氏頗加敬禮，自從孔子升任大司寇，季氏信用了孔門弟子，少正卯往季氏請謁，常常以公出擋駕，因此銜恨孔子。當下叔孫輒往

訪，把三家一律隳城的主張告知少正卯。少正卯說道：「這個是除草斬蛇的惡計，必是孔丘所獻，你久欲報仇，苦於實力不足，現在正好挑撥費邾郕三邑宰，合謀叛變，卯願助一臂之力。」費邑實力最厚，吾當親往游說，你切不可洩漏機密。叔孫輒應命告辭，少正卯馬上親身到費邑，請見邑宰，公山不狃接入客室中，分賓主坐定，少正卯啟口說道：「因有機密大事報告，請大夫摒退左右，方敢發言。」不狃就揮手命待役遠退。少正卯說道：「季氏聽信了孔丘之言，欲將費城拆除，并撤大夫的武備，并且與孟叔二氏合謀，郕邾二邑的城垣，也須同時拆毀，大夫若不早圖對付，不久便無立足地了。」不狃答道：「自陽貨叛亡以來，季氏遇我十分冷淡，此話必非虛語，依我公高見，教不狃如何對付呢？」少正卯說道：「祇有先發制人，約同公斂陽公若貌各據三邑以叛，若然有兵來征討費邾郕兩邑出兵相援，成郕兩邑被兵征討，費邾立時出兵往援，合三邑兵力以抗

三家，可操勝算了。不狃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捨此便無立足地，只好挺而走險，但是郟郟兩處尙未通訊，吾若親身前往，猶恐此邑被季氏派人來奪去，此種機密事，猶未便任意派使接洽，如之奈何？少正卯說道：卯願效馳驅，管教說得郟郟兩邑宰，即日據城叛變。不狃拱手道謝。傳喚侍役，速備盛筵，款待少正卯，直到黃昏席散，下榻相留。來日少正卯吃過早飯，方纔作別動身，先到郟邑探訪公斂陽，不料公斂陽應孟孫無忌之召，早起趕往曲阜去了，少正卯只好取道赴郟城邑署，請見公若貌，公若貌和他素無交誼，祇爲他是個聞人，未便擋駕，祇命僕役延入客廳相見，分賓主坐定，公若貌啟口問道：大駕枉顧，不知有什麼公事見教？少正卯答道：卯受費邑大夫重託，特來面商機密，請摒退左右，方敢直言。公若貌答道：某爲邑宰，事事公開，吾公若有賜教，儘管直說，在官不言私，無用摒退左右。少正卯聽出話不投機，說也徒然，還是別作良圖，轉念之間，

想定惡計，就冷笑呵呵的自言自語道：古人說交淺不可以言深，洵非虛語，只爲強出頭，弄得討待慢，這也從那裏說起！接着，立起身來說道：告辭了。轉身退出，公若貌送至客廳滴水簷下，一揖退回。少正卯走出邑署，想起該邑馬正侯犯勇猛善射，素爲郈人所畏服，久欲奪取邑宰的位置，與自己又有交誼，不如叫他殺死公若貌，據邑以叛，倒有九分把握啦！一邊走，一邊想定說話，逕登侯氏之門，侯犯殷勤接入，含着笑容問道：難得貴人臨賤地，諒來必有見教？少正卯說道：吾素來知你想做邑宰，現在有大好機會，祇須你一舉手之勞，立地走馬上任，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？侯犯答道：既被你說破心事，豈有不願意之理，不過你說得太含混了，還請明白見教。少正卯向他附耳說道：你今夜就把郈宰公若貌殺了，你爲邑宰，督兵占據城垣，費邑宰公山不狃與你合力同叛，也據邑以叛，叔氏如有兵來討伐，你派人到費邑去討救，他來討救，你也要發救。

兵的。叔氏若然派人來監工拆城，你執而殺之。趁此機會，能够把三家滅亡，你可接任叔氏的官爵哩。侯犯聽說，快活得手舞足蹈，一口應允照辦。少正卯不敢少留，推說要回都城探聽消息，叮囑了幾句，作別回轉曲阜，照舊入署辦理少正職務。且說侯犯職司郈邑馬正，管理馬匹。一班圍人都是他的屬下，當下召集四個勇猛的心腹圍人，密謀倡亂。於半夜裏在邑衙中放火，乘亂將公若貌刺死，公推我爲邑宰，事成必有厚賞。圍人應命，退歸邑衙，守至半夜，兩圍人於內衙堆積馬草，放火燒屋，兩圍人手挾利刃，潛伏內室門外。公若貌在夢中被家人喚醒，方知內衙起火，嚇得手足無措，拿了幾件重要東西，向門外奔出。兩圍人出其不意，將他刺死倒地。一溜煙奔到侯家報信。侯犯得報，公若貌已經刺死，稱讚他倆能幹，當以馬正職司及現銀千兩分賞你們，并叫他們假裝在家聞得火警，趕去同衆人合力灌水，將火撲滅。天色已明，署中僕役發見邑

宰已被人刺死，倒尸在血泊中，合署大亂，一個圍人說道：「邑宰已死，誰人主持搜捕兇手，現在最要緊的推舉一人代理邑宰，然後閉城挨戶搜拿兇手，大家都稱說話不錯，當推誰人爲邑宰呢？」四個圍人齊聲說道：「馬正侯犯勇力過人，足以服衆，堪勝此任。」衆無異議，公派四圍人往迎侯犯到署，辦理善後，侯犯整整衣冠，由圍人迎入署中代理邑宰，先將印信文卷接收，召集全體書吏役卒，吩咐他們照舊供職，立即傳令四城門緊閉，不奉命令，不准開放，每門派兵二十名看守。一面命四圍人帶同役卒，假意挨戶搜拿兇手；一面吩咐公若貌家屬，買棺收殮，公若貌，次日扶柩回里安葬。早有人飛報邑主州仇，州仇聞變，趕至孟氏告知無忌，商量對付方法。無忌說道：「這次的變叛，都是少正卯與叔孫輒從中挑撥而成，我早知卯與輒近日往來密切，必有野心，故密地派人投入少正卯家中爲僕，察聽祕密，隨時報告。」方纔得報，少正卯剛從費成、郈三邑歸

來可見公若貌被刺，必是他指使的，并且還得着一種可惱的惡消息哩！州仇
 問道：什麼惡消息？要知無忌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中國戀愛
 的故事故事 歷代古典

三厚冊 實售洋五角四分

本書集取古今男女戀愛之故實。上自秦漢。下迄近代。多共數百則。事事皆有根據。不僅可當軼史觀。且具有文學之價值。凡欲描寫美妙情愛之詩歌文章者。本書取材獨多。大可左右逢源也。

▲▲中國戀愛
 的故事故事 民間傳說

三厚冊 實售洋五角四分

本書搜集關係民間傳說的各種戀愛故事。如杏花天。耶蒲綠。繡榻野史等三十種小說。擷取其精華。彙編而成。資料豐富。饒有情趣。

第五十回 討亂賊州仇敗北 乞援師侯犯降齊

且說州仇向無忌追問什麼惡消息？無忌答道：公山不狃也聽了卯輒兩人的教唆，與侯犯約定據邑背叛，幸爾斂陽被召到此，未曾與謀。州仇頓足道：三城未墜，兩邑已叛，如之奈何！無忌說道：此事當和孔司寇商定討伐之計，愈速愈妙。州仇說道：同你即往司寇衙署就商去吧。說着，同步出門，好得路途甚近，步行來訪孔子，孔子接入客廳坐定，無忌即把卯輒密謀，教唆侯犯暗殺公若貌據邑叛變，公山不狃也不願墜城，決定據邑抗命。特來請求夫子指示弭亂機宜。孔子說道：不狃叛跡未彰，且作緩圖。侯犯戕官據城，罪惡顯著，二位何不各出兵車，合力往討，若能平定郟邑，費邑勢孤，必不敢抗命了。無忌說道：我們合兵往討，郟邑不難奪回，不過曲阜兵備，頓形單薄，倘有意外亂事發生，全

仗夫子獨力維持，季氏是不可靠的啊！孔子答道：自有丘負責保護，二位不必顧慮。兩人告別各自回家，傳令家將召集兵車各二百乘，駐紮南門，來朝候令出發。等到次日天明，無忌戎裝駕車出城，州仇已先到，亦然戎裝執戟，駕車率隊前行，無忌帶隊後隨，兼程並進。當日就趕到郕邑，傳令圍城攻打。侯犯自恃有勇善射，頂盔貫甲，左懸弓，右插箭，駕車帶精兵一百人出戰。侯犯自知身家性命，全在這一戰，號令部下出城拚一死戰，有進無退，勝則保全身家，敗則大家一死，所以部下人人奮勇前沖。侯犯手挺鐵矛，驅車殺入敵陣，近的矛刺，遠的箭射，殺得州仇所帶二百乘兵車七零八落，毀損無數，被奪數十乘。州仇喪膽而逃，侯犯駕車追趕，虧得無忌帶兵來接應。侯犯方纔鳴金回城固守。一面令廚役宰豬羊，殺鷄鴨，趕辦慶功酒筵；一面命族人侯家侯洪邀集參戰兵士，及在城游手好閑的壯丁，同赴邑署吃慶功酒，並出庫銀五百兩，均勻分賞給。

出戰的兵士，約共有三百人，大家歡呼暢飲，人人口稱願助侯將軍決一死戰。侯犯向衆說道：今日出師，雖然大獲全勝，無如敵人的大隊援兵已到，看去約有四五百乘兵車，我們能够臨陣的步兵，只有一百多名，今蒙衆位少年，自願仗義助戰，置生死於不顧，也不過三百人，終覺衆寡不敵，所希望的，今晨派使飛馬到費邑討救，若得費邑派兵來援，那末內外夾攻，必能把敵兵殺得落花流水，喪膽而逃，郿城可保，我們可得高枕而臥了！話聲未絕，正值派往費邑討救的雷全回來復命。侯犯見面就問道：費大夫有無援兵派來？雷全說道：費大夫急欲提兵殺到曲阜去，趁此都中武備空虛，要把三家搗巢滅穴；這裏圍城敵兵，得報都城危急，勢必解圍還救都城，寄語大夫親率郿兵，趕殺敵兵，直入都城，共圖富貴，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不可以失約的。侯犯本來是個有勇無謀的武夫，聽了這一席話，弄得遲疑不決，素知委吏駟赤，足智多謀，立地派

人相請到署，商議保城大計，侯犯把費邑宰的話詳述一遍，纔問道：究竟提兵殺上曲阜呢？還是守城降齊，向齊侯求援呢？請吾公代爲決定。駟赤原是州仇的心腹，派來監視公若貌的，當下聽了侯犯的話，心想：若叫他親率郈衆，追殺州仇，州仇敵不過他，只怕有性命之憂；我既受叔氏重託，在此相機行事，能够逐去侯犯，卽委我充邑宰，我當將計就計把他攆走，打定主意，出言答道：公山氏不肯派兵來援，他先爽約，吾公何必冒天下的大不韙，率郈衆殺上都城。況且都中尙有季氏家甲，宮中兵衛森嚴，武備何嘗空虛呢！爲大夫目前計，兩害相形取其輕，祇有派使到齊國去，獻城請兵來救，纔是萬全之策。侯犯依言降齊，卽請駟赤書就獻郈城於齊，請齊侯速派大將統兵來守取郈城的降書，仍派雷全爲使，連夜縋城而下，趕往齊國去了。侯犯就此倚重駟赤，事事與他商定而行。駟赤叫他暫時不要出戰，收集武器於衙中，等待齊兵來援，那末召集

壯丁，殺出城去，可操勝算了。侯犯就此不再出戰。駟赤把侯犯降齊求救的密謀，書就密函，縛在箭桿上，走到城牆上，背着人射入州仇浮營中，州仇閱畢大驚，卽與無忌商議對付方法。無忌說道：齊侯畏懼孔大司寇，剛與魯歸田修好，豈肯再收納叛臣的獻地呢！置之不問，似乎失察，我們也派使赴齊乞援，看齊侯怎樣對付。州仇依言，立地修書派專使至齊都，求見齊侯，懇請發兵助剿。郈邑叛賊，景公派員送魯使至館舍中守候回書，隔不多時，侯犯的來使，也入朝獻降書請兵收城。景公一時應付兩使者，卽向晏相國問道：魯叔孫氏乞師助討，郈邑叛賊侯犯，侯犯又來獻城請降乞援，相國以爲答應那一面？晏嬰答道：主公歸回汶陽田，推誠與魯修好，盟言在耳，豈可受叛賊的獻地，當助叔孫氏爲是。景公微笑道：寡人與魯侯修好，郈爲叔孫氏私邑，與魯侯無涉，況且叔孫氏強奪公室田地，目無君上，侯犯纔敢盜取所盜來獻，收受似無妨碍。寡人准

卽兩使並許，再作良圖。晏嬰無言可說。景公卽向雷全說道：寡人知道了，歸報你主，守待齊兵來，卽便了。雷全謝恩退出，回卽復命。景公又把同樣的話，寫就復書，送給叔孫氏來使，來使得書，回轉復命，不在話下。景公卽命大司馬穰苴統率兵車五百乘，出發到齊魯交界離卽城十數里紮營，坐觀成敗。若然侯犯能將叔孫氏殺得棄甲而逃，便移兵收取卽邑，迎侯犯歸齊，另行位置。若然叔孫氏勝了侯犯，便說來助討賊臣的。穰苴領命，率兵車至相當地界駐屯。且說駟赤與州仲密約，等在卽城做內應，以爲齊侯新與魯國修好，不會得收納侯犯獻地的。不料雷全回城報稱：齊侯已經收地許降，并派大司馬穰苴督率兵車來援哩。駟赤聽說，急得膽戰心驚，暗想：穰苴爲謀勇兼全的有名上將，用兵如神，果真率兵來援，同侯犯內外夾攻，孟叔二氏必然一敗塗地。若要保全二氏，只有早用釜底抽薪之計，把侯犯趕出卽城，使穰苴師出無名，不便來奪取。

郈城了。想就妙計，密派心腹在城內散佈流言，說侯犯已將郈邑降送齊國，齊侯將派大將來收城，把全邑百姓，移往齊國邊境墾種荒地，另換齊民移住郈城。城中居民聽得此言，人人自危，推舉紳耆來見駟赤，探問侯犯確不確。獻邑降齊？駟赤答道：確係事實，齊侯已經許降，即日派兵來收城移民，衆位非但要受離鄉背井之苦，并且齊兵入城，勢必挨戶搜劫。紳耆聽說，向赤求救。駟赤答道：侯犯只顧一身富貴，不顧城中數千居民，世代居此，廬墓在此，豈能安土重遷，太覺荒謬了！赤願爲全城居民謀保安全，衆位須派人出城，探聽齊國有大隊援兵派來，急速來報我，不得延悞。紳耆拜謝退去，派人混出城去打聽，正遇穰苴督率兵車，離郈城十數里紮駐。急急回城報信，一回兒全城居民都曉得了。婦女啼哭，少壯咬牙切齒，怨恨侯犯，駟赤趁此時機，密派心腹遠城傳語道：齊侯已派大司馬來收城了。全城百姓速速收拾行裝，不出三日，一律要押往

齊國邊境去開墾荒地了。居民聽說，更覺惶急，守城兵卒也全體仇視侯犯，不願守城，附和居民，來至侯犯占踞的衙署前，見大堂上滿堆着兵甲武器，大家一擁而入，搶着兵甲穿在身上，手中各搶着武器，發聲吶喊，把衙署圍住，因知侯犯有力如虎，一時尙不敢殺入內衙，這時侯犯正在飲酒，得報齊國援兵早晚要到城下了，酒落歡腸，喝得半醉，忽見家屬奔至面前，報稱全城居民入署搶奪武器，圍住衙署，聲稱要與主人拚命。侯犯聽了，叫家人速請駟赤來商議。要知駟赤怎樣保全郟城，且待下回分解。